

□ 我是一个中国人 汪曾祺

□ 香炉山 叶弥

□ 乐西公路探访记 朱仲祥

□ 茶马古道：中国的茶叶大道 李忠东

QINGYIJIANG
青衣江

□ 站在青衣江畔外二首 沙辉

□ 行走雅安(组诗) 范建华

□ 与冬书(外一首) 龙玉波

□ 澎湃在大渡河支流里的命运悲歌 王尧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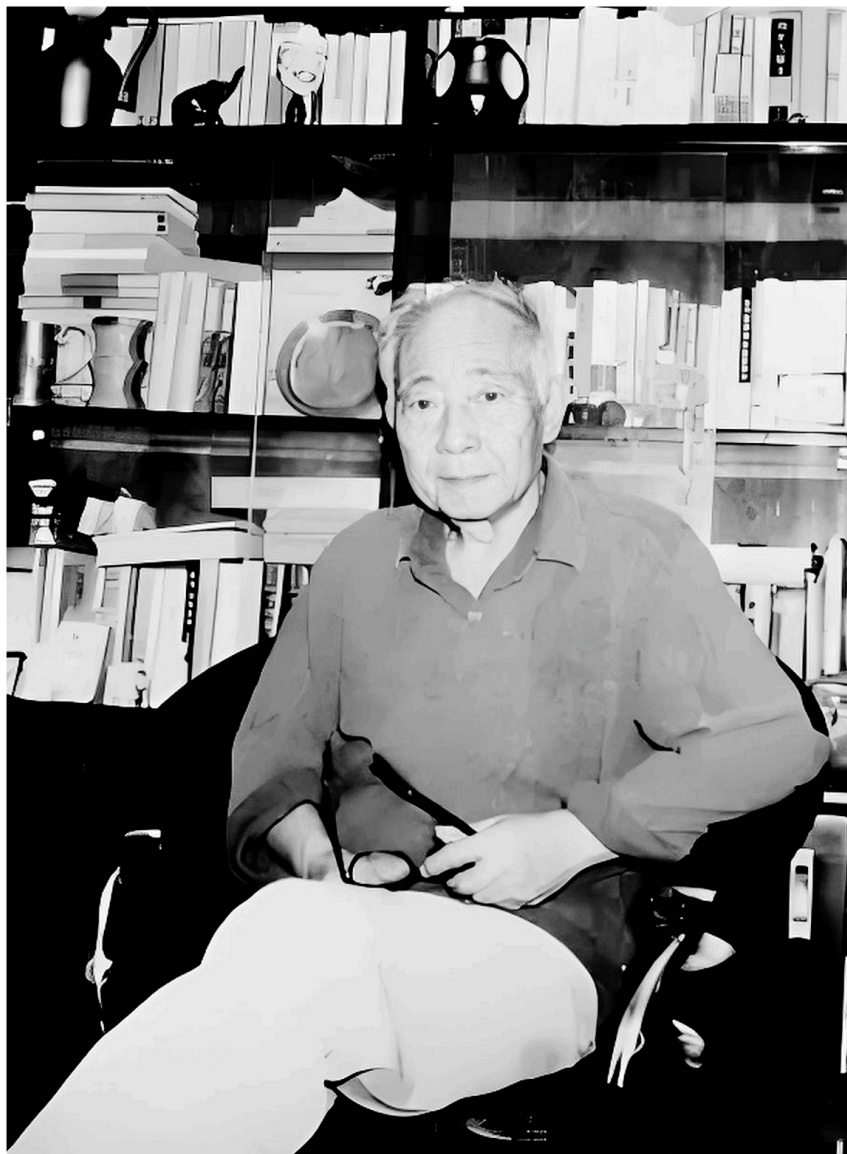
2025

总第110期

05

爱文艺 爱生活





汪曾祺
代表作品《受戒》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端午的鸭蛋》等。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为数不多的融汇古典文章与现代技巧、延续“五四”文脉而艺术常青的作家。汪曾祺作品中既有民族性，又有丰富的世界性因素，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开展，他的作品以独异的风格引起世界文坛关注，为海外读者所喜爱。

我是一个中国人

□ 汪曾祺

我的家乡是江苏北部一个不大的县，挨着大运河。乡下有劳苦的农民。城里有生活荒唐的地主、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和整天在作坊里用大概两千年前就有的工具做工的工匠，这城里不少人是正直的，但也是因循的、封闭的，缺乏开创精神和叛逆思想。

他们读过一些孔子、孟子的书，信奉玉皇大帝、灶君菩萨、财神爷和狐仙。生活是平静的。每天生出一些婴孩，死去一些老人。不管遇到什么灾害，水灾、旱灾、兵乱，居民都用一种出奇的韧性接受下来，勉强度过。

他们的情绪是稳定的，不像有些西方人那样充满激动与不安，我的相当一部分小说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起伏不大，不太形之于色的小小的悲欢。我本人的思想也多少受了这小城居民的影响，虽然我十九岁就离开家乡了。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小城里。过年，过节，看迎赛城隍，看“草台班子”的戏，看各色各样的店铺，看银匠打首饰，竹匠制竹器，画匠画“家神菩萨”，铁匠打镰刀。东看看，西看看。我的记忆力有点畸形。对记忆数学公式、英文单词，非常低能，但对颜色、声音、气味的记忆是出色的，也许因此注定我只能当一个作家。

我的父亲是一个画家。中国画有两大派：一派是工笔画；一派是写意画。工笔画注重表现物象，写意画注意画家对物象的感受。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即留出大量的空白，让看画的人有想象的余地。这两者对我的小说创作有一定影响。一是我详细地描写人物和背景；二是尽量少写一点。

一九三九年，我就读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我们写作的是沈从文先生。沈先生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教书的。他讲课没有课本，也没有系统，只是随便漫谈。他不善于言词，家乡口音又很重，说话是轻轻地，不好懂。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但是这一句话使我终身受用。他的意思是作者的笔随时要和人物贴紧，不能飘浮空泛。

我是沈先生亲授的弟子，我的作品自然受他的影响很深。但是沈先生曾对我说：你是你自己。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我的作品里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痕迹比较明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作家，都会或多或少地接受这样那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的。

孔子的影响，老庄的影响，甚至佛教禅宗的影响。一般说来，中国作家所受传统文化影响是混杂的，什么都有一点，而又融入了作者的现代意识之中。

我欣赏宋儒的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我希望在普通人的身上看出人的价值，人的诗意，人的美。

我追求的是和谐，不是深刻。

我年轻时读过一些西方的作品，受了一些影响。台湾在介绍我的作品时说我是中国最早使用现代派和意识流的作家。其实在我之前，废名、林徽因已经使用这样的手法了。

不过，我年轻时确实比较大量地使用过（现在这样的手法在我的作品里并未绝迹）。后来，我的风格变了。我比较正视现实，严酷的现实教育我不得不正视；同时有意识地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传统。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不反对当代中国的一些青年作家竭力向西方学习，但是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永远不会写得和西方作家一样，因为你写的是中国的人和事，你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式的，你对生活的审察的角度是中国的，特别是你是用中国话汉语写作的。

我认为，作品的语言是有决定意义的。

一个作家必须精通中国的语言，语言的美，语言的诗意，语言的音乐性和它可能引起的尽可能广阔的联想。

语言具有辐射性。

一个作家的看来似乎平常的语言所能暗示出来的信息愈多，他的语言就愈有嚼头，也具有更大的民族性。我相信西方现代派的作家对他本国的语言也是精通的。

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写出来的作品的语言像是翻译作品的语言，一种不三不四的，用汉字写出来的外国话，那他只能是鲁迅所说的“假洋鬼子”。

当然，我说的民族传统是不排斥任何外来影响的民族传统。



主管单位：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会

主任：聂颖
编委：杨术兵 戴伟 李宣康
陈敏 代成华 袁明
王堂兵 钟春燕 樊小融
李雪松 李炳中

名家

我是一个中国人 01 汪曾祺

他山石

香炉山 04 叶弥

纪实 |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南京上空的孤鹰 12 高富华
乐西公路探访记 20 朱仲祥

小说

联络官 28 尼格

散文

茶马古道：中国的茶叶大道 32 李忠东
雅安藏茶的一段烽火往事 40 周安勇
与一座山相遇 46 刘乾能
桂花落 49 李靖
大渡河畔的怀想 51 阿若

诗歌

站在青衣江畔(外二首) 55 沙辉
行走雅安(组诗) 57 范建华
与冬书(外二首) 59 龙玉波
珙桐林的白鸽(外一首) 59 白兰裳
树叶落下(外一首) 60 张乃月
雅安记忆(组诗) 60 钟义
飞仙关，你是一本厚重的史籍 61 周晓萍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

主 编：杨术兵

执行主编：戴 伟

编辑部主任：吕玉刚

责任编辑：卫超群

校 对：魏 斌 卫超群

封面题字：何应辉

设计印刷：成都旭美印务有限公司

编印周期：双月出版

投稿邮箱：qyj1208@126.com

联系电话：(0835)2243315

邮 编：625000

地 址：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1号(西康记忆5号楼市文联)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艺 评

澎湃在大渡河支流里的命运悲歌	63	王尧江
色彩的边际	65	叶宗明

艺 苑

野 山(国画)	66	戴成华
返景入深林(油画)	67	周登文
希望的田野(国画)	68	钱若娟
醉了秋风(油画)	69	钱若愚
毛泽东《七律 登庐山》(行草)	70	彭 刚
丁万红《长征颂》(楷书)	71	田昭敏
《烽烟盛世》联(楷书)	72	刘 滢
《翰墨携手》联(篆书)	73	赵彦钦
《懒与肯因》联(隶书)	73	杨俊新
藏乡之路(摄影)	74	彭 琳
长征万里险 最忆夹金山(摄影)	75	杨 涛
围塔漏斗风光(摄影)	76	李年龙
在喇叭河山巅往西远眺(摄影)	77	杨芳斌

初 见

桥的故事(散文)	52	马晓风
九月清晨(外二首)	62	郁 绵

文艺动态 78

■封面 美 术·小号手(局部) / 黄成章

■封二 摄 影·汪曾祺 / 佚 名

■封三 歌 曲·我亲亲的祖国 / 田文蛟/王聚宝

■封底 美 术·静 物(油画) / 任海强

香炉山

□ 叶 弥

自从搬到白菊湾的花码头镇，我陆续结交了一些朋友：大道观的看门人老邬，花亚，旅行家江吉米，张小虎和他的母亲，乌兰、她的父亲老乌，罗汉芳……

近半年来，我没有再交朋友。原因是，花码头镇出了杀人案。一位性格孤僻的女士，在夜里被她的同居男友杀害。而且镇上的人都说她活该。没有结婚就同居，还引狼入室，这不是活该是什么？我虽说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但自从这件事后，我就谨言慎行，不太敢在夜里独行，也不太敢去结交他人，以免被人骂上一句活该。

今天下了一天的小雨，到了傍晚，雨停了。站在屋子西边的丝瓜架子边，朝北边望去，看到雨后的香炉山上，到处冒出白色亮丽的烟岚，轻如白纱。天空中拖曳着细沙一样的白云，白云之后，淡淡的蓝正在变紫。

今夜的月亮也是特别的：粉桃色的一弯上弦月，清丽淡雅。它淋了一天的雨，化去了媚态和火躁，呈现出惠心兰质的模样。

舍不得这个月亮。因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月亮。花码头的人，对极美的事物

是形容“俊”，不说美丽，也不说漂亮，只称“俊”。

香炉山上看这样的“俊”月，应该是绝好的一件事。我穿上舒服的拖鞋和灯笼裙，拿了吃剩下的半袋原味葵花子，一面走，一面吃，仰面看着天上的月亮。我走的这条大路叫会稻路，还没有安装路灯。白天人来人往，通着600路公交车。乡下人没有夜生活，一到夜里，路上就杳无人迹，白蒙蒙宽阔平整的一条空路，闭上眼睛也可以走路的。

一条路，一个人，一轮月亮。路两边是稻田，还没显亮的萤火虫在稻田里飞来飞去，却不落脚。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有几处聚拢着蛙们，精力充足地大喊大嚷。大自然的声音，你不会觉得烦呢。

惬意地走着，我还是看到了危险的东西：潮湿的路边，横躺着一只土黄色蝴蝶翅膀，有着咖啡色和淡黑色的波浪纹，比麻雀的翅膀略小一些。我心头一惊，朝前走了几步，又吓了一跳，路上又有躺着的蝴蝶翅膀，这回是一对，看来是从同一只蝴蝶身上扯下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镇上那个被杀的女人，杀害她的同居人说，并没有杀害她的念头，只是那天他心里不高兴，嫌她话

叶 弥



本名周洁，江苏苏州人，祖籍无锡前洲。1994年开始小说创作。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风流图卷》《美哉少年》《不老》。中短篇小说集《成长如蛻》《桃花渡》《亲人》《香炉山》《对岸》《天鹅绒》等。散文集《运河边有个我》《今生一盅茶》等。小说《天鹅绒》被姜文改编成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并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提名。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江苏省委省政府第四届“紫金文化奖章”等多种文化艺术奖项。有长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及中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法俄德韩日等国语言。现居苏州太湖边。

多，掐着她的喉咙，直到她没有气息。她死了，杀人者先是痛快，过了一阵才感到害怕。……至于伤心，他也是有的，但那是再以后的事。

撕下蝴蝶翅膀的人，怕也是这种心理：并没打算杀死蝴蝶，只为了一时的痛快。

什么样的人寻求这种痛快？

但愿不是孩子！

我捧起这对蝴蝶翅膀，走回去把前面那只蝴蝶翅膀也捡起来。为了不再让路上人践踏，我用树枝在路坡上掘了一个小坑，把它们葬了。

身后忽然有一个人说：“旁边不是有一棵橘子树吗？怎么不埋在橘子树下？”

我抬头一看，边上真的有一棵结了累累小果子的橘子树，刚才又是恐惧又是难过，竟然没有看到它。再朝身后一看，见到那个说话的人了，一位年轻男子，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身材笔直高挑，浑身上下都是强健的线条。令人看了，不由得眼睛一亮。天已经有些凉了，但他的手里还捏着一把蒲扇，显得闲云野鹤似的。这是有意的吧？我喜欢这种有意为之的劲头。

眼睛一亮过后，我放弃对他的欣赏

重新想，这种年轻人花码头镇上多得很，他们很聪明，一眼就能大致掂量出别人的身份家境。他们只对家境富裕的女性感兴趣，愿意与她们交往，成为干姐弟或干母子。那位被杀的女人，就是在路上认识了今后杀她的人，认了这个人的干弟弟，后来又同居了，然后被杀。

这个世上，蝴蝶要当心自己的翅膀，女人要当心自己的喉咙。我的神情里一定流露出戒心，于是他立刻现出了局促不安，也不告别，掉头走下一个坡，朝北边的村庄去了。

我定了定神，决定继续我的行程。我心里虽说有些不安的阴影，但我并不想示弱。

他去的路正是我要去的，香炉山就在会稻路的北面。我不想跟在他的后面，以免被他看到了又回头来搭腔。我碰到过这种事，不止一次。陌生的男人对你感兴趣，千方百计地找机会搭腔，一副要找艳遇的样子。我决定朝西一直走，然后再找通向北边香炉山的小路。

我一直走到了蓝湖边。

发育良好的蓝湖，还保留着远古的些许风韵。虽然说没有了史书上所记载

的珍禽异兽和香草奇花，更没有传说中围湖一圈的美妙水石。但是作为现代人，我早已学会珍惜眼前的东西，因为蓝湖正在缩小，我担心再过若干年，也许连湖水也看不到了。

担心和焦虑正在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此种情况下，我眼下具有的风花雪月精神是积极的态度，弥足珍贵。我会让我努力找到的愉快成为未来最美好的回忆。

我在蓝湖边找到了一条通往东面的小草路。我早已走过了香炉山，现在我要向回走，走过这条草路，再找到一条向北的路，才能到达香炉山。

天穹中的蓝变成紫，紫变了灰黑，不久都隐去。天黑了下来，上弦月明亮得就像宝石一样，但它太细了，它的光还照不到路上。不过我可以看着它走，把它当作夜行时的伙伴。现在是晚上七点半钟，它要消失掉起码还有三个多小时。我有的是时间，并不着急赶路。

这些村子我从没有进来过。每次从会稻路上隐隐约约地看到它们，总觉得它们的构成很简单。一模一样的屋子，种着菜蔬和稻子的田地，大大小小的树，无非是杨柳、香樟、白果、玉兰……今晚进来之后，才知道我小看了它们。它们是错综复杂的迷宫。村与村转承口，路与路的交接处，没有任何文明世界常见的文字标志。但它们是有标志的，它们的标志隐藏在树木草丛和田地中，这种标志只有村里人才知道，大家心照不宣。谁家的白果树那边拐弯可以到达大路。又要转过谁家的那堵废土墙才能找到那个独木桥。从什么样的竹林里穿过才会走进另一个村庄……它们就像一个万花筒，不经意地一碰，就换了一个样式。又像魔方，拼错了一个环节，就错了整个方向。你也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个独木桥，一根又粗又短的大柳木，横放在小河两头，它在老金家的屋前，另一头连着老王家的屋后。从老金家这头，走到老王家那头，才能从南边的村子转到北边的村子，然后才能找到上香炉山的小路。

我很快就在村子里迷了路，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有些屋子我看到了好几遍，有些僻静的路陌生得让人害怕。走来走去，我发现我一直在几个村子里面

转悠，总也出不去。这期间，我敲开过六家村民的门，但是他们指出的路径都是一样的复杂。顺着他们指出的路，我走着走着又迷了路。村民们对突然而至的陌生人都很冷淡，疑心重重的样子，那怕对方是个女人。当我敲开他们的大门时，他们都会朝我身后看一眼，确定我的身后没有可疑人物时，才搭理我的问话。

到后来，我没有了办法，对一位开门的中年妇女说：“我就住在花码头镇上，你带我到香炉山去，回头我付你一百块带路费。”中年妇女慢慢伸出手说：“行。那你把钱拿出来。”我摸摸灯笼裙的大口袋，里面只有瓜子和家门钥匙，别的什么都没有。中年妇女说：“没钱也行，你把手机押在我这边。”我只有苦笑。我是个喜欢风花雪月的人，在我享受美景的时候，身边从来不带手机。我怕手机分散了好心情。这个中年妇女并不像精明冷漠的人，她胖胖的，长着憨厚的脸，说话的声音小而胆怯，向我伸出的那只手不自然地微微颤抖，像害羞似的。但她最后对我说的话却那么斩钉截铁：“什么都没有，那谁会相信你？你去找别人试试看，没有一个人相信你的。”

她不贪心，信任的基础仅仅是一只手机或一百块钱，但我拿不出来。

于是她就关了门。她一脸遗憾，我也同样遗憾。

现在的问题是，我找不着到香炉山的路，更找不着回家的必经之路会稻路。我在迷宫一样的村落里惶惑不已：不是说白菊湾的村民们是很热情淳朴吗？谁说过这句话的？我想起来了，我奶奶说过，我妈也说过。她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现在我碰到这种情况，我该怎样说？

如果不是迷路的话，今夜会是一个很好的赏夜机会。我心里焦急，所见到的美景看在眼里，却不放心上。但是到了现在，时过境迁后，我可以从容地向你描绘一下了。确实都是美丽的小村庄，每一个村子都被树木掩藏，路上铺着干净清凉的石块。村子里河道纵横，河水从每一户人家的屋前或者屋后流过。水里有鱼在夜里唧唧有声。野菊花

到处开着，它们散发出的药香随风飘得很远，就像老友迎接你到来。竹林摇曳在田地边，所有的庄稼地都被辛勤的农民收掇得秩序井然，棱是棱，角是角。不用看，我也知道田地里绝不会有杂草，就如干净女人的床上不会有头发丝一样。

我抬头看看偏西方向的月亮，从它现在的位置判断，应该有十点钟了。我迷路两个多小时了。

我的耳朵忽然听到歌声。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唱歌，并且这个人向着我走来了。我掏出一粒瓜子，迅速地和自己打了一个赌：瓜子掉到头上，今夜的好运气来到。瓜子掉到地上，好运还没有来。我把瓜子朝头顶上方一抛，瓜子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我的头顶。哈哈，好运来了！我头顶瓜子，站在那里，微笑着迎接这个唱歌的人。虽说这个人看不到我的微笑，可是微笑能让我放松一些。

唱着歌的男子走近来了，他停下步子。很显然，他看得出我不是村里人，有些明白我的处境。他等着我开口。我说：“请问……”刚说了两个字，我就不说话了，我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我才在会稻路上看到的，一个我拒绝与他搭腔的年轻人。我现在更不信任他了，因为他的手里还是拿着那把蒲扇。有什么人会在夜里拿着一把蒲扇东游西逛呢？

这时候，他也认出了我，站在那儿不吱声。

两个人面对着面，样子难堪。

还是他打破了沉默。

“你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干什么？”他的语气里没有一点生硬的成份，看来他并没有为会稻路上的事感到不快。

“那你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干什么？”我问他。

他说：“我就是个夜猫子，喜欢夜里瞎逛。”

我的心里生出了警惕。但他也许是我今夜唯一的指路人。我轻松地说：“今晚天气实在好，我出来玩，迷路了。”他笑了，声音轻而得体，自信地说：“请你放心，碰到我就不一样了。我认识这里所有的路。”

我喜欢这种自信的口气，但是自信并不说明什么。

我决定不回家，而是继续我的既定

目标。我对他说：“我还是要到香炉山上去。”

他说：“那太好了。我也要到香炉山上去。”

上香炉山有些冒险，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带路人更是一个危险因素。我跟在他的后面，问他尊姓大名，他云里雾里地回答我：“苏家庄人，姓苏。”

他没有问我的姓名。我有些奇怪。

为了预防危险，我做了一件事：在暗地里捡了一小块砖头，对他说，我要给丈夫打一个电话。于是就转身避开他的视线，大声地对砖头说：“你先睡吧。我还是要到香炉山上去看月亮……没关系，小苏陪着我，他年轻力壮。……他是苏家庄人。”

把砖头放进口袋里，我转身对苏说：“今天真悲惨。我碰了无数钉子，没有谁肯像你这样带路的，有的要钱，有的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淡淡地说：“那你今晚运气不好。你要是碰到我燕姐姐和我老干娘的话，早就到了香炉山了。”

我跟着他穿行在一个又一个的小村庄里。小苏轻松地向我介绍每一个村子里的秘密：“这棵广玉兰树是老叶家的，有一百年了。夏初开花，半树白花，半树紫花。不是嫁接的，天生就这样。我们都叫它夫妻树。”

我心里一动：他这么说，是有什么意图吧？

他又介绍道：“你看到这家人家门口的葫芦了吧？他家的葫芦上了菜市场，比别人家的贵一倍还不止，还供不应求，因为他家的葫芦每一只都是并蒂葫芦。真是少有。”

我的心里又是一惊：并蒂葫芦？这是在暗示我吗？

苏在一户砖木结构的屋子后停下来，用扇子柄指指它，神秘地悄声问道：

“你胆子大不大？说实话，大不大？”

我把这句问话放在心里迅速地盘算一下，便回答：“我胆子很大，我练过跆拳道，空手跟一到两个男人打架不会输。”

他好像有些失望，一下子兴味索然。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我马上来了精神，说：“你怎么不说了啊？你继续说下去啊。”

他叹口气，一边走一边头也不回地

叙说道：“这家人家的爷爷，十八岁的时候结了第一次婚。新娘子是镇上的大户人家闺女，很漂亮，像你这样漂亮。结婚的那天夜里，男的起身上厕所，看见新娘在月光下梳头，新娘子头发很长，从梳妆桌上一直拖到地上。原来她把头拿下来了，放在桌子上梳头发。她是个狐狸精，狐狸精变的美女。”

这一次，我怀疑他是在调戏我。我还从来没有被男人说成是一个漂亮的狐狸精，没有男人敢这么说我。

我对他的故事不作评价，催着他快点走。我不怕他使坏，我给我的“丈夫”打过“电话”了，他会有所忌惮的。

从迷宫一样的村落里转出来，走到一条向着香炉山的直路。路的两旁只有成片矮矮的野菊花，视野开阔。我这才轻松了一些，问他：“你还有干娘啊？你刚才说的燕姐姐是谁？”

其实我并不需要他回答我，我马上就要让他离开我。从这里到香炉山的路，我熟悉。这条开满野菊花的路，北头连着香炉山，南边连着会稻路。我有礼貌地等着他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完了就和他告别。

他的话出乎我意料，他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说：“我陪你到了这里。礼尚往来，你要陪我到前面那个村子里去一趟。顺路去看我的老干娘。”

他指着前面的那个村子，村子就在香炉山脚下，我必经的地方。村里的一座屋子里，隐隐地亮着灯。

我对他说：“不行。我到香炉山就是去看月亮的。你看，月亮马上就要落到天底下去了。”

他说：“是啊。月亮马上就要落下去了。你还没爬到半山腰的观云台，就看不到了，还不如陪我一下。”

我承认这一点。折腾了三个多小时，面临着打道回府，我心有不甘。也许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但是这与他是没有关系的，也不存在这样的礼尚往来。我绷紧了脸问他：“那个村子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并蒂葫芦还是双色玉兰花？”我居高临下的口气没有打消他的执念，他几乎是急切地说：“跟着我，没错的。有很好玩的东西。走。”他走了几步，看我还在原地不动，挥一下扇子，跺一下脚，催我：“快走啊！你没

听说过香炉山上今夜会出现神灯啊？我们去问问干娘，她知道神灯出现的时辰。”

原来如此，这才是他今夜在外面的原因。

有许多时候，我的好奇心会超过理性，就像猫一样。我真的跟着他走了。神灯？香炉山上有神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啊。如果真的存在这件事的话，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许是现在的人们有意地忽略这种事，只对杀人之类的事感兴趣；或者这种玄妙的事纯粹就是乡村的秘密——只在乡里私底下传来传去。

这些看似平淡的乡村还藏着多少的秘密？乡村的路是不是在夜里都会化成迷魂之路？

苏的干娘叫夏婆婆。村口那座亮着灯的土房子是乡村的小教堂，将近十一点，这个时间在乡里是躺在床上做梦的时间，但还是有许多人在里面虔诚地做着祈祷。

苏带着我走进小教堂，正好大家都跪着，他也跪下了。我站着不动，他扯我，把我扯得跪下了。我有些恼火。我对他说我不信教。他说他也不信教，不信教的人难道就不能表达一下对神明的敬畏吗？我没有理由相信他这句话，跪了几秒钟就跑到门外去了，苏刚才扯我的动作太亲密，我想让他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

一会儿，苏和夏婆婆从小教堂里出来了，站在我边上说些家长里短的话。

“今天是走来的？燕姐姐好些了吗？”满面皱纹的夏婆婆问苏。她的脸像一片脱了水的风干树叶，她的眼睛在皱纹里亮晶晶的，吉祥温顺。

“好些了。刚才我去看了她。我一个星期没有去看她，她就担心我变心了，急得头晕了。我去和她说话，她也就好起来了。”苏回答。

“那你想不想变心呢？”

“想啊。”苏笑着说，听得出他是开玩笑。他瞄了我一眼，让我又气恼起来。

“她那群金腰燕好不好？”

“一个个活得很开心呢。比她开心多了。”

“那你妈怎样呢？”夏婆婆换了一个问题。

“妈比去年的秋天好多了。她就是惦记增寿。今天晚上，原本是她差我来看你老人家的，顺便问问增寿的情况。我看时间还早，就先去看了燕姐姐，她要我多陪陪她。所以我就来晚了。”

“增寿好着呢。”夏婆婆说，“每天早上老早就起来了，到处玩。脾气坏，火性大。胃口大，什么都吃。啊唷喂，真是的。上次把我的小花瓶打碎了，被我追着打了几下，倒乖巧了几个时辰。没想到这东西也有记性。”

夏婆婆笑起来。苏也跟着笑。他们这样愉快，我感受不到同样的愉快。我猜到那个“燕姐姐”定是苏的未婚妻，他有了未婚妻，刚才还用那种眼光看我。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钟了，我心里的恐慌还在，现在又增加了对小苏的不快。我考虑着回家的事。

我咳嗽了一声。

小苏马上问夏婆婆：“干娘。我听说今天夜里香炉山上看得见神灯呢，你会占卦，知道神灯什么时候出来。”

夏婆婆极为聪明地扫我一眼，犹豫地说：“年纪大了，算不准。……多少年没算准，没人信我了。我昨天算出神灯是今天夜里十二点一刻出来，……但是谁知道呢？谁知道它出不出来？我知道了，现在天象气候都变了，它也就不准时了。”

这夏婆婆，她把失算推在天象气候的变化上。

这两个人极为严肃地讨论神灯的问题，不像是一个陷阱。我下决心上香炉山一探究竟。夏婆婆给了小苏一把手电筒。

“燕姐姐是你的未婚妻吗？”在路上，我问小苏。

“是的。她大我两岁，但我们还没拿结婚证书。她就心里不安定。”小苏说。

“男人就应对女人负责，不管有没有正式结婚。”我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为这句话，我一时倒怔住了：我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无趣，也学会说这样的话了？

他却认真地说：“你说得很对。我本想着再玩个两年结婚，今晚我考虑要尽快地结婚了。结了婚后，除了她，我不会再陪着什么人赏花赏月赏风景，所以今晚上我陪你，是最后一次。”

对感情之事他说得这么郑重，让我

完全放下了戒心。

“增寿是谁？”我又问。

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他笑得酣畅淋漓，像个孩子一样，他真是一个快乐的人。我对他的笑声有些入迷。

“增寿是一只母鸡。”他说。

而后，我明白了一件事：增寿确实是一只母鸡，养着它是为了给小苏的亲娘增寿，所以它就叫“增寿”。三年前，苏的母亲生了怪病，吃什么吐什么，连大医院也看不好。眼看着奄奄一息。后来，小苏的父亲到花码头镇上的大道观去求签。去晚了，一个道士也没碰到。大道观的看门人老郭听了他的叙述，就对他讲，养一只“增寿”鸡也许有用。以前的人就这样做。男的用公鸡，女的用母鸡。这鸡一定要精心养护的，鸡死人也死，鸡活着，人也活着。于是，苏的父亲就到花码头镇的集市上买了一只健壮的小母鸡，回家的路上，交给了苏的干娘夏婆婆养着。苏的母亲从此没有了呕吐的毛病，活下来了。

他说：“这些都是迷信，其实大家心里也不会相信的。就是求个互相关心罢了。”

小苏讲完了这件温情的乡间故事，我心里更安定了。

但是我心里的阴影又升起来了。

……镇上的人不是都在说，那个杀人的人，平时脸上总是笑嘻嘻的，杂货店林家的孩子，不是被他抱过？还亲了一下。前两天看到一篇回忆录，说以前与汪精卫一起做汉奸的褚民谊，就在本市刑场被国民政府枪毙那天，还对记者说他的身体很好，可给医院作解剖用，心脏和骨骼尽数供给医学界研究之用。可见人是具有多面性的。夜深人静，荒郊野外，更要小心提防。

我不由得有些后悔起来。我的弱点很多，爱吃后悔药就是弱点之一。现在到了山脚下，看着黢黑的山体又开始吃后悔药，但来不及了。

小苏这时候又怪异起来，他好像看得见夜里的一切东西：静悄悄藏在沼泽地里的白鹭，竹林里的野鸡，野苋菜下面的青蛙，……甚至五六步以外的一株兰花他都看到了。他把他看到的悉数告诉我，因为我不相信，他还朝一根竹子上投去一个石子，结果惊起一只野鸡。

关于那棵兰花，我坚决不信。他和我打了一个赌：赌一个拥抱。我的好奇战胜了提防心理，欣然应允。我们一起走下路沿，苏用手电筒光一照，真是一株野生兰花草。于是我们走回路上，苏也没提拥抱的事。他还算识趣。

夜里的这些东西我都看不到，我暗自羡慕他。

你是鬼吗？我心里问了他一声。他当然不是鬼。可如果真有神灯呢？那神灯一定也是一个可怕的事物，或是某个不祥的信号。神灯升起时，小苏会不会转眼变成一个鬼？

“你，你见过神灯吗？”我放下戒备之心，战战兢兢地问小苏。

“我只见过一次，还是八岁那年，干娘带着我上山来看了。”

“什么样子的？”

他回答：“小小的一个火苗，边上一圈光晕。从山下什么地方晃悠悠地升起来，快到半山腰时，不见了。当时看到有六盏吧，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有仙女在暗里提着它们，上了山，就把它吹了。”

苏的故事很有感染力，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我听了这个故事后，不再想入非非了。我得承认，这个世界确实有一些使人心旷神怡的东西，那怕只是想它们，也会得到有力的安慰。

到了香炉山上的观云台，窄窄的上弦月一下子不见了。它不见以后，四周更加寂静，一丝风也没有。放眼从半山腰望下去，下面就如一条黑漆漆的大河。看久了，双脚恍如腾空，魂若离世。小苏坐我边上，坐得很近，我听到他坐下来的时候，惬意地叹了一口气，这不是微妙，简直是明目张胆了。他在地面上扯了一根狗尾草，轻轻地哼起一首歌来，看来他真是很享受这一刻啊。离神灯出现还有二十多分钟，我必须安然度过这段时间。我问他：“刚才碰到你时，你好像唱的也是这首歌。”他回答我：“正是。一把钥匙配一把锁，哥是钥匙妹是锁……”他还想唱下去，被我打断了：“你去看过燕姐姐了？你干妈说她有一群金腰燕。”

小苏在淡薄的夜光里微笑，语气里也弥漫着笑意：“嗨，这个人，各别。”

“各别”就是特别，有个性的人就

叫“各别”。这里的人都这么说。

“她就是一个各别的女人。人家像她这样的，一定到城里去发展了。她读完师范学院，就回村子里当了小学老师，语文、数学、体育，全教，一是爱孩子，二是舍不得小学校里的那群金腰燕。那金腰燕关她什么事？有一百多只呢，住在小学校后山上的木房子里。她经常带着小孩子们去看燕子，给它们投食。燕子也经常到她上课的教室里去看她。……所以，人家叫她燕姐姐。其实她叫齐阿巧。我问她，齐阿巧，你到六十岁的时候，难道还让人叫燕姐姐吗？”

“哟。这是一个好人。你要好好珍惜她，快点结婚，让她安心。”我决不放过任何机会敲打苏。

“正是。”小苏说，“你看，我本来也有许多机会出去发展的，但她不让我走。我就留了下来。”

我问小苏：“她为什么不让你走？”这是我第一次对他产生出兴趣。

“她是怕我变心，女人都这样的。留在这里也挺好。我这个人，走也好，不走也好，在什么地方都会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的。”

“你为什么会这样？”我忍不住又问。他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此时他认真地想了一想，竟说了一个让我想笑的理由：

“我会唱情歌！”

这话乍听之下让人发笑，细想一下，确有道理。

二十分钟过去了，我们没见到神灯从山下飘升到半山腰上。我觉得应该再等一下，就建议他唱一个。他有些不好意思，走到山崖边，背对着我，脸朝山下，蹲着唱：“一把钥匙配一把锁，哥是钥匙我是锁。河水清清河水长，哥是橹来妹是船。春来满山鸟咕咕，秋来枫叶满山红。”

小苏拖泥带水地唱完了，还是不见神灯。他开始唱第二首情歌。他唱完后，我悄悄地把口袋里的砖头放到地上，我不需要它了。我站起来向山下走去。他追上来说：“再等等看。我们等的时候我唱歌给你听，我肚子里的歌唱不完，唱到天亮都行。”

我没有搭理他。很快走下了山，走到通向会稻路的直路。小苏在后面跟着

我。他手上的扇子不见了，兴许忘在观云台上了。这条路我认识，我加快速子，一面走一面对他说：“你回去吧。谢谢你！我要快点走的，我丈夫在家里肯定着急了。”小苏在后面说：“不用你谢的，我也要穿过会稻路，苏家庄在会稻路的南边。”

我一直保持着匀速的快步，他也一直跟在我后面看得见的地方。我气喘吁吁，他却悠然自得地唱着歌。会稻路临近了，他停止了唱，小跑着接近我，在我的身后，我几乎感觉到了他的鼻息。

我猛地回过头，严厉地问他：“你想干什么？”

我感到旁边的树叶都被我的声音吓得一惊一乍。

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想送你回家。”

我看看这条路。我从没听说过这条路上出过什么事。我放缓了语气说：

“不必了。这条路很安全。”我真想对他说，他刚才粗重的鼻息直喷到我的后背，那一刻，他才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

他说：“我送你，跟安全无关。”

“那和什么有关？”

小苏说：“跟一个男人的面子有关。”

显而易见，不是这个理由。但我想了一想，决定尊重他说出来的这个理由。

我依旧走得有些快，而他一直落在后面。一会儿，他跑上来，递给我一只又大又沉的稻穗，该有一斤吧。说实话，我有生以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稻穗，它匀称，散发着令人感动的米香。我的感叹还没结束，苏又递过来一支野菊花，上面沾着露水，显得润而沉厚。它枝叶繁多，放在手上形成一大捧，每一朵花儿仿佛都有微光闪现。我“啊”地发出一声，我感觉到我的内心就在此时轻松畅快了。哦，许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

我把稻穗和花放在一起，两样不相干的东西在一起竟然如此和谐。

他喜笑颜开，大声说：“谢天谢地，你终于高兴了。”

这句话感动了我。“谢谢你！”我真诚地说。到现在为止，与苏呆了四个小时，这是我对他仅有的一次真诚。我为我的真诚感到高兴，每次我这么真诚的时候，就感到生活还是很有意思。

花码头镇上一片灯光，我看得见我住的地方了。我停下来，意欲告别。

苏说：“其实是我谢谢你。我去年夏天第一次在蓝湖边上看到你，你穿了一件绿色的裙子，像仙女下凡一样。昨晚，我在这条路上看你埋蝴蝶翅膀，心里想，不愧是一位有学问的人。人家都说有学问的女人不漂亮，你是一个例外呢。……所以就想着和你说说话。我实现了这个愿望，是我的幸运。”苏的言语里透露出一丝不自信，不多，但足够让我知道，他是因为某种情感，才显出不自信。

苏难道早就暗地里认识了我？

苏忽然调皮地说：“再见，艾我素老师。”

苏说完就走。远远地，我看见他在路上蹦跳着走路……与他在一起，我也有了夜视的能力了？

苏知道我的姓名，他是认识我的。但我不认识他。他一定知道我许多事。

那么，这砖头手机，给子虚乌有的丈夫用砖头打电话……

我想他早就看穿了我的把戏。

这个积极的人并不吹毛求疵，他实现了愿望，很快乐。而我呢？我怎么评价我度过的这一夜？他感到的是某种爱，我感到的是紧张和戒备。我自认为是一个很享受生活的人，却白白失去了一个享受愉悦的机会。

我要重新享受一下昨夜风景。

回到家里，我开始给自己洗尘接风。我在院子里的瓷桌上放了三只酒杯，一只敬天地，一只敬小苏。另一只是我喝酒用的。杂货店林家的花雕黄酒，五块二毛钱一斤，便宜而好喝，味道纯正雅致。苏给我的稻穗和黄菊花横放在瓷桌当中，在微微的晨曦里，它们显示出令人惊叹的对称之美。回想昨天一夜，浑身如沐春风：最初粉红色的上弦月，美丽的迷宫一样的村庄，小苏的情歌和有趣的故事，乡村小教堂，干娘和燕姐姐，“增寿”鸡和金腰燕……我尤其感谢小苏给我的这一夜引路之情。我知道，此夜之后，我会驱除怯懦，就像从前那样无所畏惧。

我端起酒杯碰碰苏的酒杯，说：

“小苏，祝你妈妈长寿！祝你和燕姐姐一生幸福和快乐！”

南京上空的孤鹰

——记雅安籍中国王牌飞行员抗日英烈乐以琴

□高富华

决战前夜 书写《自传》

1937年11月底，空前惨烈的南京保卫战正在进行。

眼看南京守不住了，为了保存中国空军最后一点力量，执行蒋介石“相机撤退”的命令，第三、第五航空大队都撤往了大后方。最后撤离的第四航空队大队长李桂丹召集手下的精兵强将，做了最后的安排。兄弟们个个要求留下自己，与守城军民共生死。在激烈的争执中，高大威猛的乐以琴猛地站起来，声若洪钟：“你们全都撤走，我留下！”

李桂丹面对乐以琴，严肃地说：“以琴，说一说你的想法。”

乐以琴说：“南京的天空，不能就这么白白地拱手送给日本鬼子！只要南京还没沦陷，军民抬头还能看见我们的飞机从头顶飞过，那就是很大的鼓舞。大队长，民众称我为‘江南钢盔，空中子龙’，他们对我寄予多大的期望！在这紧急关头，作为‘钢盔’，若不能保护民众；作为‘子龙’，若不能杀敌，我还算个男子汉吗？”

李桂丹说：“你知道，南京周边的日寇飞机有900多架，而我们只能留下两架飞机。”乐以琴笑笑说：“自从进入笕桥航校，我们都明白了以身许国，是或迟或早的事。大队长，请不要犹豫了。”李桂丹拍了拍乐以琴的肩膀说：“好，你留下。”

由五大队借调到四大队的董明德主动报名，也留下来了。

最后的晚餐，李桂丹带着众兄弟向乐以琴、董明德敬酒。所有的铁血汉子眼圈发红，硬把泪水憋在眼眶里。说话间斩钉截铁，把生离死别当作了寻常事。

随着轰鸣之声响过，李桂丹率领的四大队机群飞离了大校机场。

昔日日夜繁忙的机场，顿显荒凉、沉寂，无边枯草在寒气中瑟缩，疾风夹着冷雨，扫过空荡荡的跑道。

南京四周，炮火连天，风中也有着一股血腥味。这沉寂，是台风中心的沉寂，是恶战之前暂时的沉寂。

偌大一座机场，只剩下几名地勤人员和乐以琴、董明德两名飞行员。白天，他们驾机在南京上空盘桓、低飞，让守城军民看见了自己的空军还在巡航首都。返航之后，隐蔽好飞机，商量好了明天的行动安排，他们便各自回寝室休息。乐以琴怎能安然入睡？他深深怀念着故乡芦山的老屋与迁居成都后的家院，还有父亲讲解朱子治家格言的那一番虔诚，以及川剧舞台上那些英雄人物……

23岁，他已经是亿万中国人爱戴的空军“四大天王”。他真想仰天长啸！

他想起了华西协中校友们常去聚会的成都武侯祠。

成都武侯祠建于初唐，与始建于公元223年的刘备（汉昭烈帝）陵寝相邻，后来合为一体，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而百姓们对于诸葛亮的偏爱远胜于刘备，习惯于叫它武侯祠。唐朝大诗人杜甫曾有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如果说《三国演义》有很多虚构的故事，那《前后出师表》可以说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千古奇文。在武侯祠祭拜诸葛亮的庙堂上，高悬着的岳飞手书《前后出师表》拓片，常让协中的校友们读得热血沸腾。

1138年，即绍兴戊午年，朱仙镇决战前夜。岳飞过南阳，拜访武侯祠遇雨，便宿于祠中。深夜，岳飞秉烛观看祠中咏叹诸葛亮的诗文辞赋，读着读着不禁泪如雨下。当天夜里，耿耿难眠，一直坐到天色微明。道士端来热茶，呈上纸笔，恭请岳大元帅留下墨宝。于是，岳飞挥泪走笔，不管工整朴拙，随心默诵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憋在胸怀中那股沉郁随笔端倾吐而出。

乐以琴深深感受到，这一幅岳飞手书的《前后出师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从诸葛亮到岳飞那支撑着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

于是，乐以琴亦铺开稿纸，写下了一行字：我的自传。

英雄故居 学者摇篮

1914年11月11日，乐以琴生于雅安市芦山县名门望族。

历经百年沧桑，闻名遐迩的乐家大院还残存着二百来平方米的破败老屋，现已整修一新。

中堂悬挂着空军英雄乐以琴烈士的画像，以及介绍英雄事迹的展板。守着乐家老屋的是乐近刚，年近古稀，看上去是位身体还壮实的老人。环视周边，一边是恢复重建的芦山孔庙，一边是颇有气势的乐以琴家风纪念馆。

乐近刚说：“乐家大院坐落在芦山县芦阳镇东街大水塘，是乐氏先祖在清朝中后期代代传承、不断扩建形成的一座占地20余亩的大院。大院包括川西民居风格的三进庭院，还有作坊、当铺、菜地、花园、碉堡、楠木林……高高的碉楼，是小县城的标志建筑，有四棵桢楠，两人合抱不住，像擎天巨柱，挺立在大院之中。后来，经历土改、粮食局征用等几次变迁，四棵大桢楠早已被锯掉，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深宅大院就只残存了这二百平方米了。”乐近刚的爷爷辈有兄弟三人，大哥乐和洲，字伯英，前清武举。老二乐和济，字作舟；三弟乐和澄，字宇熙。三兄弟手足情深，一直没有分家，共育有17个子女。乐家17名子女中，除长女、三女、四女只上了中学外，其余14人全是大学生，其中有9人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

这芦山乐氏家族中，除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乐以琴，最为著名的是“乐二姐”。

乐二姐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性格独立。为逃婚更为了读书私自跑到成都读中学，1924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当时，女子上大学是成都一大新闻，为了避免好奇者围观、流氓纠缠，毕启校长下令派出小轿一乘，天天接送。这位坐轿子上大学的乐二姐，1932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她就是中国妇产科泰斗乐以成教授。

乐家的女婿也很杰出，最著名的是乐以成的丈夫谢锡璩与乐以纯的丈夫吴和光。一位长期担任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一位长期担任华西医院院长。

一部《朱柏庐治家格言》被乐氏家族奉为传世宝典和行为准则。

遵从格言：“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乐家非常重视教育，所以花重金送子女去成都读书和海外留学。

遵从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乐和洲每天早起，规定满10岁的孩子必须参加洒扫家院。

遵从：“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乐家不准孩子抛洒粮食，更不准铺张浪费。遵从：“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需多温恤。”乐家人从未有芦山

豪门大户的优越感，与佣人、长工相处融洽。乐以琴读小学时因调皮常被老师惩戒，却不知道这一座小学是乐家出资兴办的。

乐以琴属虎，体格健壮，生性好动。小小年纪便，喜欢在铁索桥上跑，桥身摇晃起来，越浪越高，连成年人都不敢走。他还喜欢伙同玩伴下河坝摸螃蟹，上城墙掏鸟窝，成天玩得很开心，似乎有无穷精力。他在乐家男丁中排老六，在他前面有5个哥哥和6个姐姐，哥哥姐姐们对这个虎头虎脑的弟娃儿宠爱有加。

每天早饭后，孩子们齐聚客厅，听乐和洲讲《朱柏庐治家格言》，以及历代忠臣孝子故事。“早课”之后，才去背书包上学。

放学回家后，乐以琴喜欢坐在母亲膝下听故事。

岳飞的故事他从小就烂熟于心。母亲说，乐家都是岳飞后人，因为秦桧疯狂追杀岳家后代，祖上才改为姓乐。当时，乐以琴就明白，这是母亲故意说出来勉励后人的，但他不愿意说破。

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乡绅家族，探索“耕读传家”的历史渊源与演变，请到芦山来吧。芦山的乐家，足以写一部砖头厚的家族史。

在芦山县，乐家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故居、学者摇篮，归根结底，在于良好的家风与严格的家教。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929年，乐以琴来到成都，就读于华西协中。这时，乐以琴的叔叔，即乐和洲的二弟乐和济在华西协合大学当校监（学生宿舍管理员），有二哥乐以篴、二姐乐以成在华西协合大学上学。在芦山狭小的空间，乐氏兄弟经营的店铺常受到官方勒索却无力反抗，乐和洲索性将生意移往成都。所以，乐以琴在成都都有亲人相伴，更显逍遥自在。

协中创办于1908年，坐落于华西后坝，曾用名“华西高等预备学堂”。先后有外籍陶维新、罗成锦和本地名人杨少荃、吴先忧任校长。学校的历届校长均较为开明，提倡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学生们竞选学生会干部，发表竞选演说，举行辩论会，真是热闹非凡。协中被誉为“民主的摇篮”。抗战以来，蒋委员长就指示，全国高中生搞军训，要求束皮带打绑腿，男性高中生要剃光头。协中居然掀起“护发运动”，拒不执行。校长吴先忧说：“硬性规定剃光头，是搞形式主义，有损人格，我协中不宜提倡。”此事有人报告了蒋介石，气得委员长大骂“娘希匹！”

身体健壮，喜爱体育运动的乐以琴，在协中赢得了“球王”“短跑王”“射匠”的称号。乐以琴的800米中跑，打破了四川省纪录，直到他牺牲的1937年，还没有人打破纪录。

乐和洲曾与南洋陈嘉庚合作在成都开了一家四川橡胶公司，公司就设在成都第一街春熙路。橡胶公司的胶鞋店，与春熙大舞台相邻。为躲避地痞流氓纠缠，老板与乐和洲商量开一道侧门，让女演员借道安全撤离。乐和洲欣然应允，于是老板就给乐和洲铜牌一面，凭此可以免费看戏。这一面铜牌，乐和洲顺手就给了乐以琴，为他洞开了一片历史的天空。胡冶钧是乐以琴的同学加表亲，他在回忆录中特别说道，乐以琴是个川剧迷。喜欢武戏《三岔口》《战吕布》；喜欢喜剧《做文章》《柜中缘》；而最让他看得入迷的是文天祥、岳飞、诸葛亮的戏，每每说到戏中的英雄人物，便滔滔不绝。

《柴市殉节》是川剧著名的折子戏，再现了文天祥慷慨赴死，震天撼地的英雄形象。激烈火辣的川剧锣鼓一响起，让乐以琴面赤心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瘦骨嶙峋的文天祥衣衫褴褛，难掩一身浩然正气，他踉踉跄跄走向刑场，终于站稳脚跟，像一尊雕像，伫立在舞台中央。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文天祥的千古绝句，随高亢的演唱仿佛融入了乐以琴的血脉之中，让他浑身热血滚沸，禁不住热泪盈眶。

碧血喷洒柴市口，顿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文天祥的灵位竟腾空徘徊，高悬天上！曾亲自出面劝降，又暗中监斩的元帝，竟惊骇得面色如土，直到他承应将柴市口改为教忠坊，文天祥的灵位才落在祭坛之上。戏的结尾，虽属虚构，却表达了千万观众的强烈愿望。

一场好戏，会让乐以琴沉浸多日。川剧看多了，就会上瘾。《风波亭》的岳飞，《空城计》的诸葛亮，那些忠臣良将的形象，在乐以琴心中真是栩栩如生。

武侯祠，也是协中学子经常游览、会聚之处。

乐以琴与同学们多次议论起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和人生格局。

有同学说：“诸葛亮最伟大的是大智慧、大眼光，虽偏居南阳山村，能将天下大势分析得非常透彻，提出了三分天下的战略。”

还有同学说：“诸葛亮最伟大的是政治品质高尚，刘备都知道了他的儿子阿斗靠不住，临死时指示诸葛亮可取而

代之，诸葛亮竟汗如雨下，让将咽气又咽不下气的刘备放心而去。”接着，同学们又热议起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在曹魏已经雄霸中原，无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均胜于蜀国之时，他亲自率兵“六出祁山”，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他的特别令人感佩之处。《论语·宪问》中有一句名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末清初的张岱在《四书遇》中云：“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

华西协中的乐以琴，已经懂得了“圣人的境界”，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终成中央航校学员

1931年秋天，华西协中接到通知，次年4月将在南京举行全国运动会，要求学校组织运动队参加。800米跑的四川纪录保持者乐以琴当然是选手。当年底，乐以琴随四川代表团抵达南京。

正在集训的时候，“1·28”淞沪战事爆发，国民政府曾仓皇“迁都”到洛阳办公，并下令全运会停办，全国各地的集训队纷纷返回。四川代表团的参赛队员都回来了，但始终不见乐以琴的身影。原来，他想方设法离开了队伍，买了一张车票一人去到了上海。他的目标是到上海参加19路军，投身抗战队伍。他起初苦苦寻找，怎么也找不到19路军的驻地。后来才知道，这支孤立无援的军队激战一个多月后，已经撤离上海。

那时，三哥乐以钧正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他便找到三哥。

三哥酷爱美术，曾经在内山书店认识了鲁迅，后来还应邀去鲁迅家做过客，看到了德国、苏联等国家的著名版画家的作品，眼界大开。1931年8月，鲁迅筹办了第一个木刻讲习所，邀请日本友人内山嘉吉先生教授木刻创作经验，乐以钧参加了培训。再后来，在鲁迅推荐下，乐以钧到了日本深造，专攻版画，1935年归国后在成都南虹艺专任教，成为了乐家17个子女中唯一的一位艺术家。

当时，乐以钧也是个穷学生，自己的生活也过得拮据，无法照顾以琴小弟。无奈之下，乐以琴只得离开上海先到山东济南去投奔大哥乐以璦。

大哥早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他学的是牙科。1930年乐以璦毕业时，恰逢齐鲁大学请华西协合大学支援一名口腔科医生。经学校推荐，乐以璦便到了齐鲁大学任教。

大哥劝六弟：“先在山东读书吧，

有机会再去当兵。”乐以琴本名乐以钟，由于高中尚未毕业，没有学历证明无法报考。而四哥乐以琴的学历证明正好放在三哥乐以钧那里，于是，乐以钟便以四哥乐以琴之名报考了齐鲁大学，后被该校录取（注：在民国时期，借名投考的事不胜枚举，相当普遍）。

从此，“乐以钟”就成了“乐以琴”。

虽然，乐以琴在齐鲁大学读书，加入抗战队伍的愿望一直在胸中燃烧。他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机会。

因为与蒋介石、汪精卫意见不合的冯玉祥将军一直隐居泰山，他的牙痛病常犯，便去济南找著名牙医乐以璦。

冯玉祥在跟乐以璦闲聊时，聊到了中央航校正在扩建，要招收一批身体素质特别好、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员。

冯玉祥将军的谈话被乐以琴听见了，他迫不及待地向冯玉祥表示：“我要去读中央航校，请将军推荐我去中央航校。”

看着眼前这一位脸蛋通红、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冯玉祥乐了。顺口问了一句：“你知道，中央航校是干什么的？”

乐以琴说：“报告将军，我晓得，中央航校是培养战机飞行员的。”

将军又问：“你晓不晓得，当飞行员可不是儿戏。要求不仅要身体好，还要勇敢，不怕死！”

乐以琴说：“请放心，决不给将军丢脸！”

将军拍拍乐以琴宽厚的肩膀，露出满意的笑容。

虽然有冯玉祥将军的推荐，中央航校还是对乐以琴进行了严格考核。他强壮的体魄、运动员的天赋以及扎实的理工科知识，使他被中央航校录取，成为了第三期飞行队学员。

也许是独立自主性格的人心灵相通。乐以琴从小就与二姐乐以成感情深厚。乐以琴报考中央航校的事，只有大哥乐以璦、二姐乐以成知道。离开山东，南下浙江，乐以琴给远在成都的二姐写了一封信：“父母生我，祖国养我，此时此刻，弟惟有投笔从戎耳！”

风云际会壮士飞

1932年秋天，中央航校第三期招生从全国各地7000多名报考的大学生中，录取了包括乐以琴在内的43名学员。因人数不够，又招收了42名高中毕业生，还有“9·18”事变从东北航校南下的学员，一共150人。

从梅东高桥到笕桥10公里，所有学员都要在梅东高桥经历为时半年的严格

训练。吃不下苦的，身体素质差的，全淘汰。10公里仿佛是一道天堑，有50多名学员未能走到笕桥就被淘汰，不足100名学员来到了笕桥。在飞行训练中又淘汰了一批，最后仅有61名学员毕业。

中央航校大门口的石碑镌刻着校训，写的不是激励人心的话语而是让学生们“去死”：“我们的身体和飞机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这是一所与死神签约的年轻人的学校。

因为招收的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学员中大多数出自非富即贵颇有社会地位的家庭。林徽因的胞弟林恒，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幼子，还有来自清华的贵公子沈崇海……这些原本锦衣玉食的社会最顶尖的精英，却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慷慨赴死。

在开学典礼的会场上，有两幅横标：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

学校培养了16期毕业生，1700名冲上了天空，而前几期的学员大多数壮烈牺牲。平均年龄仅23岁。

航校的教官有意大利人，也有美国人，教学方法大相径庭，常让学员无所适从。而学员最喜欢的还是年轻教官高志航。

高志航，1908年生于吉林通化。12岁考入沈阳中法中学，13岁为了减轻负担，转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16岁时加入东北军空军科，并改名高志航赴法国留学，开始学习驾驶驱逐机。1927年1月，19岁的高志航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被任命为东北军航空教官。上世纪20年代，“东北王”张作霖便开始投入巨资组建空军，但在“9·18”事变后，东北空军的各种飞机200多架全部落入日本关东军之手，痛心疾首的高志航从东北一路逃亡到南京，后来便成为中央航校的教官。

飞行的第一课，高志航就向学员讲起东北沦陷、日军的残暴、民众的凄惨、颠沛流离的难民……家家都有一部血泪剧。而全中国的天空，沦陷的范围更广阔，没有空防等于没有国防！亿万中国人随时可以被日寇屠杀。我们航校学员重任在肩，一定要保卫中国的天空！

高志航问：“你们有为国家牺牲的决心吗？”所有的学员都举拳怒吼：“有！”高志航将一只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炬，传递给每一位学员。

毕竟，由于中国空军起步晚，实在太年轻太稚嫩。恶劣的天气，糟糕的机场，经常阻滞的导航信号，操作中的失误等等，往往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就在与日寇开始空战之后，出现过误投炸弹，一次是投向了上海闹市区百乐门，

还有一次是投向了美国商船，造成严重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中国空军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付出血和生命的高昂代价。

乐以琴的战友龚业梯的日记，在1937年10月17日（学员们已经毕业参战）记下了来自南京的消息，是令人悲痛欲绝的一幕：

“出发时，天气突变。机场上低云弥漫，斯洛勃机在起飞时，极其危险地穿过云层飞起来，接着马丁机起飞，刚离地面领队机即失速下坠，所带炸弹坠地后即轰然爆炸，人机俱成齑粉，跟随起飞的飞机也蹈覆辙坠地焚毁。这次死的人员，我们仅知道的就有张琪和驾马丁机的大队长，其余人员在四人以上。大略估计，过去在战场上，真确被敌人击下并阵亡的人数和损失飞机，只占我们全部阵亡牺牲的人和损失的飞机的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的人员损失全是失事造成的，可以说白白牺牲了，几乎全无价值。”

在6期学员马叔青的回忆录中，多次记下了恶劣的天气、糟糕的机场、经常阻滞的导航信号和操作中的失误等，往往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

龚业梯还记下了乐以琴训练中受伤的情况：

“飞机在不小心中又失事，22分队乐以琴等成队飞起，升至100尺将出机场关停车，转弯停下，机右腿及翼微伤，人无恙。”

幸亏乐以琴反应敏捷，基本功扎实，避免了一场大事故。

回头再看高志航，严苛的训练很有道理。他要每一位学员注意力高度集中，做好每一个细节。

在训练打靶时，命中率达到了90%，已超过了教材的要求。但高志航并不满意：“你们平时用轻松的心情打飞靶，还做不到百发百中，到了真正与敌人空中缠斗时，在紧张的心情下我们命中率还能高吗？你打不中敌机，敌机就会把你打下来！”

在队员们午休时，高志航叫来乐以琴，让他拖着飞靶飞到鄱阳湖上空，自己尾随其后，瞄准飞靶按钮射击。第一天命中95%，第二天命中97%，第三天命中100%。

高志航把学员集合起来说：“乐以琴，你告诉他们，这三天我是怎么训练的？我能做到的，你们也要做到！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不准睡觉！”

岂止是不准吃饭和睡觉，还不准恋爱和结婚。这不是航校立下的规定，而是乐以琴和他的铁哥们（均为航校三期学员）郑少愚、沈崇海、罗英德共同的

誓言：30岁之前，不谈恋爱不成家。

还在芦山老家时，就有人为乐以琴说媒，直到进了航校，同学朋友还想为乐以琴当月老的，大有人在。

1936年10月31日，中国航空协会搞了一个规模盛大的“祝寿献机”活动。新购的30架美制“霍克-3”飞机的飞行表演，迷倒了成千上万观众。现场高志航、乐以琴刚下飞机，立即被欢呼声和美女鲜花包围。一些狂热的女孩子大胆而直白地表态，恨不得立刻投入英雄怀抱。高志航频频喊道：“我有太太了，我有太太了！”好孩子们则回道：“不信！不信！”“骗人！骗人！”

高志航脱不了身，便把乐以琴推出来：“他，不但没有结婚，还没有女朋友呢！”女孩子们惊叫道：“啊！好帅呀！”

哇！身高1.80米的乐以琴，仪表堂堂，高大威猛，一下子被女孩子团团围住。

乐以琴只是微笑着点头，一直说着：“谢谢！”不回答任何问题，很快便突出了重围。乐以琴心中坚守着铁哥们儿的誓言。

四位铁哥们儿都信守了誓言。沈崇海于1937年8月，撞炸敌舰牺牲；郑少愚，1941年4月因接收的新飞机突然起火坠地殉职；乐以琴则于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为国捐躯了。只有罗英德活过了30岁，抗战胜利后娶妻生子。

23岁的乐以琴，留下的文字资料少之又少。

在航空队驻防南昌期间，乐以琴曾去瓷都景德镇，定制了写有父母、16个兄弟姐妹名字的68套件杯、碗、盘、勺寄回芦山老家，让父母分赠给亲朋好友。当时，烧“抗战瓷”成为风气，表现出民众“抗战到底”“誓血国耻”“国家至上”的理念。

1985年，二姐乐以成在重庆讲学时，听说博物馆在收集文物，便将乐以琴给她的3件瓷器全部捐出，现存重庆三峡博物馆。这是乐以琴及早就为亲人准备好了的遗物。

7天击落6架日寇飞机

“8·13”淞沪战争爆发，日寇大举向上海发起进攻。而中国军方早制定了对日军的轰炸计划。

8月14日，凌晨2点30分，第二十四中队中队长刘粹刚率领9架霍克-3型战斗机从扬州机场起飞，沿着长江往东搜索前进，寻找敌踪。他们一直搜索到川沙县附近才发现日舰。中国战机立即往下俯冲，对准敌舰投弹，击中了敌舰尾部，敌舰马上冒出滚滚浓烟。

这一天，中国空军共出动飞机76架

次，分9批集中轰炸了日军司令部、弹药库、登陆码头等重要军事目标。当时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会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

年轻的中国空军勇敢地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从1937年8月14日天不亮开始，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连接到关于中国空军轰炸日本军队的消息，让他大为恼火。长谷川清一向不相信中国空军有什么力量，没想到中国空军竟大显威风，把日本军队炸得狼狈不堪。于是他命令航空队出击，但老天爷却和他作对，强台风使得九州航空队的飞机都不能起飞。最后，只有驻台北的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全部出动。他们分成两队，一队空袭杭州笕桥机场，一队空袭广德机场，目的是破坏摧毁中国空军力量及机场设备。

几天前，台风袭扰中国东南沿海。受台风影响，杭州湾一带浓云密布，能见度极低。8月14日，从台湾松山起飞的日本鹿屋航空队18架轰炸机飞越台湾海峡一路北上，后兵分两路，一路攻向广德机场，一路直扑笕桥。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捣毁笕桥，给中国空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

由于航程过远，战斗机无法为轰炸机护航，且日本空军指挥官认为，“96式”轰炸机配备有任意旋转的机关炮，火力强大，对付中国驱逐机不在话下。如此藐视中国空军，为首战惨败埋下伏笔。

台风布下的浓云以及暴雨天气，让分布在周家口、南京等地的航空四大队各中队无法动弹。心急如焚的高志航搭乘一架民航机，辗转赶到笕桥，立即下令紧急部防，等待各中队集结。所幸，骤雨初歇，有了一小段窗口时间，李桂丹率领9架霍克-3趁机直飞笕桥。机场上，地勤人员已经在跑道上摆出“T”形红白布标，向空中飞来的各中队示意暂不降落，在空中直接拦截敌机！

当日寇轰炸机编好队在笕桥上空投弹时，高志航早已钻进云层，爬升在日机上方。一架日机刚从云中钻出，高志航便迎头冲上去，吓得日机掉头就钻进云层。高志航紧追不舍，在团团浓云中穿过。21中队的三架霍克-3战机发现高志航在驱赶日机，便一齐合围过来，并向敌机开炮射击，因距离远，没能命中。仓皇之中，日机再次钻进云层，没料到高志航的战机就盯在身后。待敌机进入射程，高志航瞄准了敌机尾部，狠

狠按下按钮，一排子弹射出去，日机中弹，空中一声巨响后，一团火球散开，燃烧的日机拖着浓烟翻滚坠落，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紧接着，由李桂丹驾驶的21中队三架霍克机围住了一架日本的“96式”，并将其击落；王远波、张效贤和龚业悌驾机也重创了另一架日机，此机飞到台湾松山机场，迫降时坠毁。

在参战的中国空军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此次3:0大胜日本，举国为之欢庆。后来，8月14日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国空军节”。

这一天，乐以琴既为战友高兴，又为自己深感遗憾，因为他所属的22中队前往安徽广德机场加油，在飞往笕桥的途中此次空战已经结束。

高志航要求大家不要懈怠，立即为明天的战斗做好准备。

由于油罐车被炸毁，乐以琴和飞行员们只好各提着5加仑的小桶多次往返于油库和战机之间，在漆黑的雨夜跑了许多趟，直到午夜1点过才完成了加油。

8月15日，按计划四大队准备飞上海轰炸日军舰队，军械士正忙着往飞机上挂炸弹时，警报突然响起，高志航紧急下令：“卸掉炸弹，升空迎敌！”

原来，是日寇木更津航空队的30多架战机轰鸣着向笕桥猛扑了过来。高志航亲率一批战机昂首飞天，奋勇迎敌。

乐以琴一钻进云层，就与两架日机相遇。乐以琴禁不住大吼：“来得好啊，老子玩死你！”眼看着日机临近，开火的时机乐以琴一个“鹞子翻身”扎进云中不见踪影。日机飞行员还没回过神来，一排子弹已扫过来擦着翅膀，冒起轻烟。原来，乐以琴已钻到后面的有利位置，一阵猛打。另一架日机则一个大转弯，直冲乐以琴的战机飞来，乐以琴仿佛猜透了敌机意图，突然拉高，顺便又是一排子弹扫去，又一次隐入云中。

此时，两架日机飞行员急了眼，分进、合围和包抄，狂吼不已，想死死缠住乐以琴的战机开打。可是乐以琴的战机忽隐忽现、忽左忽右又忽上忽下，像幽灵一样难以捕捉，日机飞行员被玩得晕头转向。在空中“捉迷藏”时，一架日机被击中，空中爆开了巨大的火球。乐以琴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摸了摸脑袋，哈，我没死，人还在，够本了！继续干！”

另一架敌机想趁机逃脱，结果结结实实挨了一顿“胖揍”，空翻几下，燃烧着嘶叫着坠向大地。

也许是足球射手临门一脚的冷静；也许是乒乓球运动员控球的精准；也许是排球扣手瞬间爆发力的凶狠；也许是

800米跑冠军惊人的体能，这些结合在一起使得支配运动的神经特别发达，瞬间反应疾如闪电，面对日寇军机，乐以琴保持着“玩死它”的高度灵巧的心态。

在食堂时，乐以琴曾表演过筷子夹住飞苍蝇的绝活，引起战友一片叫好声。乐以琴笑笑说“这算不了什么，要把鬼子的飞机打下来，才算真本事。”

打下两架日机，极大地刺激了乐以琴。他迅速发现了新目标。那架日机见乐以琴的战机气势汹汹地杀来，立即逃窜。乐以琴哪肯让它逃脱，从杭州湾一口气追到了曹娥江上空。日机利用云团东躲西藏，侥幸逃脱。乐以琴正骂：

“狗杂种，下回非穿你一身窟窿不可！”这时几架日机突然迎面飞来，也许它们迷失了方向，不成队形。乐以琴趁它们不注意，一个“鹞子翻身”，突然出现在日机身后，还没等到日机飞行员反应过来，乐以琴火力全开，只见一架、两架……两架日机立即中弹起火！乐以琴大喜：“今天大开杀戒，干掉四架了！”

幸存的日机开足马力逃窜乐以琴按动按钮才发现，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不得不掉头返航。

这一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17架，乐以琴一个人就击落了4架日机。8月22日，中日空军再次激烈交锋，乐以琴再次击落2架日机。这样，乐以琴在7天之内击落6架日机，成为与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齐名的中国空军“四大天王”！

当人们盛赞乐以琴出神入化的飞行技术时，乐以琴总是谦逊地说起高志航教练的“真传”。比如“鹞子翻身”，飞机的突然极限加速和强大的离心力撕扯得肌肉和脏腑剧痛，没有超强的身体素质 and 意志力实难承受。跟着高志航教官，乐以琴一次次苦练各种飞行技巧，终于在实战中大显神威。

日本空军在上海、杭州湾的一败再败，松山机场的60架日机只剩下了12架。大本营对赫赫有名的木更津和鹿屋航空联队的失利大为光火，愤怒表示要问罪联队长石井义大佐。就在中国民众为欢庆空军英雄的胜利敲锣打鼓、大放焰火之时，日空军联队长石井义大佐切腹自杀了！

日本空军实在不服气！

跳伞后被俘的日本飞行员川田胜次郎，根本不相信中国空军有本事打下他的战机，一口咬定：“肯定是美国人帮忙，替你们作战！”

高志航听懂了这位日本俘虏的嘟囔。用日语回答说：“请你看看，是谁把你的飞机打下来的。”

高志航把乐以琴叫来，向川田胜次

郎说：“是他，一战就击落了你们4架飞机。你的飞机只是其中的一架！”

在侵华日军的一本日记中，这样描绘了“8·15”空战：

“天空是墨黑色的，飘着小雨。我的两个同学没有回来，他们被顽强的中国空军击落了……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告诉野口君的母亲。这个现实很残酷，小川君被吓坏了，依然在角落里颤抖着。他亲眼看见野口君军机被打得凌空解体，亲耳听到了野口君最后凄厉的惨叫。据小川君讲述，那个英勇的中国空军不顾生死地冲过来，他能清楚地看见那张坚毅的面孔。如果不是野口君掩护，他也就回不来了。野口君在飞机解体、坠落时应该还活着（可能受了重伤），因为他的惨叫声断断续续持续了10余秒时间！那个中国飞行士的座机编号是‘2204’！昭和12年8月16日凌晨。”

2204号，正是乐以琴和战机的编号。这一篇日记，成为乐以琴英勇杀敌的重要佐证。乐以琴获得了“空中子龙”“江南钢盔”的美誉。按国际惯例，击落5架敌机的飞行员就是“王牌飞行员”，乐以琴成为了中国空军第一位“王牌飞行员”。在一片欢呼声中，他却保持着自己清醒的头脑。

8月25日，毛泽东从延安发来了贺电，电文如下：

“所有的前线军队，不论陆军、空军或其他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南京上空的孤鹰

乐以琴写完了《我的自传》已近凌晨。一弯冷月，几颗疏星，在云团中时隐时现，有枪炮声从远处传来。

他将《我的自传》和这两年珍藏的照片一并交给地勤的战友。应该交代的事，他早就一一做了交代。

仰望云天，他默默地说：“高志航大队长，我来了！”

10天前，11月21日，高志航在周口机场安排新购买的苏联造伊-16战机飞南京，情报被日军破译。9架日本轰炸机突然出现在机场上空投下大量炸弹，高志航还未来得及打开机舱门，炸弹已在身后爆炸。中国最优秀的飞行教官，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首，倒在了血泊之中……噩耗传来，乐以琴浑身紧绷，难以自持，大哭了一场。可以说，他一生也没有这样哭过。

“8·14”和“8·15”大捷之后，不知又有多少兄弟为国捐躯？

8月17日，阎海文与战友们驾着6架战机，挂满炸弹直飞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让罪恶的巢穴陷入火海。返航时，阎海文的战机被敌高炮击中坠落，阎海文跳伞时由于风向缘故，飘向了敌军阵地……日寇四面围来，妄图活捉他。他举枪射敌，高喊着：“中国没有被俘虏的空军！”他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太阳穴。

21岁的阎海文视死如归，连日寇也深为佩服。不仅厚加葬殓，还立下一碑，大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

8月19日，沈崇海与战友在长江口外执行对海上敌舰的轰炸。由于沈崇海的座机发生故障冒出青烟，不得不脱队飞行，返航时发现白龙港有敌舰数艘，便驾机对准敌舰俯冲而下……飞机如一枚巨型炸弹直撞甲板，随着震天一声响，飞机与日舰同归于尽。

高志航、阎海文、沈崇海……音容笑貌就在眼前，他们都鲜活地活着，活在乐以琴心中。

这是1937年12月3日，南京城已经陷入日军的层层包围之中。数十架日寇飞机飞过空中一番番狂轰滥炸，耀武扬威地宣告南京的天空已经被占领。

突然，一架中国空军伊-16战机升空，直扑日寇机群。

先是1对3，接着是1对6，日机的编队被打散了，只想将这一架伊-16团团围住，却一次次被玩得团团转。慌乱之中，两架日机险些相撞。

南京上空，乐以琴举行了生命中最精彩的“飞行表演”！

正玩得兴起，忽见红灯闪烁，燃油即将告罄。那一瞬间，埋伏于上方的日机击中了乐以琴的座机。

顿时，一团火焰散开，眼前浓烟滚滚，飞机迅速下坠……乐以琴想起9月的那一次经历：“2204”被击中后，他从4千米高空跳出飞机拉开了降落伞。凶残的日寇不顾国际公法向失去战斗力的乐以琴不断开枪射击……

这一次，他一跃而下，决定延迟开伞，不让罪恶的子弹碰着自己的躯体。也许是他离地面太近了，来不及张开伞；也许是他的降落伞出了故障；也许是他已经负伤，手脚不灵便；总之……乐以琴坠落之处，是南京最美的栖霞山。

那一刻，满天满地红叶飘零，如雨纷飞……

（本文系作者精编版，全书单行本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乐西公路探访记

□朱仲祥

提起滇西抗战的历史，那条始于1942年的“驼峰航线”就会浮现在眼前。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再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后飞越大凉山、峨眉山进入四川腹地，航线全长5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山峰起伏，犹如驼峰，故得此名。这是一条悲壮而神秘的抗战航空线，在取得抗战后期的胜利上功不可没。

而在此之前的1941年，地处四川盆地西南，在驼峰航线飞越的崇山峻岭中，也修筑了一条连接滇缅公路的抗战生命线，那就是“乐西公路”。它起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的乐山古城，跨青衣江经峨眉、龙池，再循大渡河经新场、金河镇翻越蓑衣岭进入西康省境内，抵富林(今汉源)、石棉、冕宁，止于西康省时期的西昌。其终点与西祥公路(西昌至云南祥云)衔接，全程525公里。当年川康两省24万民工，历时三载寒来暑往，战胜了难以克服的艰难险阻，终于抢通了这条公路运输线，与驼峰航线上下呼应，保障了外援抗战物资顺利运抵四川腹地，书写了一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传奇。

驾驶着越野车，穿过迷蒙的晨雾，我们踏上这条隐没

深山的抗战生命线。

先是来到乐山岷江边的王浩儿。这里原来是古城北郊，近年来被大街小巷拥入怀抱，成为乐山城北部的繁华地段。王浩儿东面，千里岷江自都江堰经成都奔来，经乐山下宜宾与金沙江牵手，然后汇入滚滚长江，奔夔门，出三峡。盛唐李白“仗剑去国”途中在嘉州（今乐山）小住，曾写下千古绝唱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在王浩儿的高楼间，竖有一通不起眼的纪念碑，开宗明义地标注着“乐西公路起点”。当年的公路建设，就是以这里为起点，逐步跋山涉水向西昌推进。

置身纪念碑前，回溯抗战历史，那些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如在眼前。随行的文史专家老刘告诉我们：“当年修筑乐西公路，实为形势所迫。1940年，日寇大举侵华，大片国土丧失，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遭日寇侵占。粤汉大动脉被切断，国民党政权退入中国西南一隅，在日本军事、政治压力相结合的逼降诱降下，徘徊不定。形势在恶化。1940年5月，希特勒突破西欧防线。6月22日，法国投降。随之，中国通向海防、河内的运输线中断。7月，日本利用欧洲局势，逼迫英国停止从香港和缅甸向中国运输物资，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通向国际的陆海通道除了中苏公路外，全部被切断！而此时的苏联忙于对付欧洲局势，已无暇顾及中国……”

“当时迫在眉睫的是，陪都重庆岌岌可危。自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达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死者逾万人，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破坏。这是继德国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Guernica）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于是，修

建一条连接四川内地与滇缅的抗战公路，成为事关民族存亡的当务之急。”

“为什么是以乐山为起点？”爱好写作的张翼问。

老刘回答：“这和乐山所处的战略地位有关。乐山战国时为‘开明故治’，以后为犍为郡、汉南安县、嘉州、嘉定府、嘉定府路治所，更是千里岷江航线的重要节点，上通成都下达重庆。直至明清两代，岷江水路依然是出川的主要交通线，也是蜀中对外贸易的生命线。十九世纪初，日本作家中野孤山曾在《游蜀杂俎》篇中记载：‘嘉定港帆樯林立，上下船只穿梭如织，入夜各船灯火映照江水，形成一大奇观。港内常有上千条船只停泊，形成一个码头城市。’岷江水道的繁盛，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青年郭沫若也曾写‘两三星火疑星落，千百帆樯戴月收’，描写了乐山码头上水运的繁忙。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英国炮舰‘乌得科’号自重庆试航乐山成功，法舰‘阿纳利’号、‘大江’号、德舰‘华特兰’号、日舰‘伏见’号和美舰‘盖巴乐斯’号，相继开抵乐山，揭开了岷江机动航运的新篇章。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又开通了重庆到乐山的‘渝嘉水上航空线’，也就是水上飞机，缩短了两地之间的时间距离。现在你明白其中缘由了吧？”

被誉为“鱼米之乡金天府，峨山沫水秀嘉州”的乐山，比邻“水旱从人”的成都平原，不仅区位优势交通便捷，更在于物产丰富商贸发达，抗战时期战略地位凸显。当时故宫国宝水陆并进南迁这里，天津、上海等地的民族企业纷纷内迁嘉定，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及江苏等地的大专院校也避难乐山，而且当时的国民政府盐务总局、中央银行造币厂和金库、降落伞制造所等国民政府机关单位，也迁来乐山城内外以及五通桥等地办公或运营。国民政府交通部将乐西公路工程处设在这座古城，也就在情理之中。

我曾专门到乐山古城陕西街寻访过乐西公路工程处旧址，一栋呈八角形的

西洋建筑，俗称“八角洋楼”。虽数十年过去，眼前的八角洋楼难免落寞颓败，但80多年前的风采依稀可见。乐西公路工程处总部于1939年8月开始在这栋楼里办公，筑路专家赵祖康为工程处处长，后兼任施工总队队长。其勘测队、石工总队、粮食储运总部、材料库等单位，散居乐山城區以及西郊苏稽古镇，后来还设立了督修司令部和督修专员办事处。1940年9月22日至23日，乐西工程处在乐山召开川内21县乐西公路征工会议，部署紧急赶工。首先是调集乐山的民工和相关资源，配合工程的早日上马。

那时的嘉定古城，刚遭受战火创伤。1938年，故宫文物分三路南迁四川和贵州，其中两路文物秘密存放在乐山城郊安谷乡和峨眉县城大佛寺。日本特务听说后，以为国宝存放在古城内，立即引导日本36架飞机于8月19日对乐山城展开狂轰滥炸，1000多市民因此罹难，沿大渡河岸的街道商铺化为废墟，千年古城满目疮痍。现在听说要修筑抗战公路，乐山民众立即擦去脸上的泪痕，同仇敌忾地参与到筑路之中。但乐西公路筑路战线长，工程难度大，其间要涉及码头3座、机轮4艘、渡船14只，要修筑涵洞657个、动土850多万方、架桥2600米、凿石240多万方、铺路117万方，这在当年的技术水平和经济状况下，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是艰苦卓绝的付出。

从乐西公路起点出发，我们驾车出城往西，不久后驶上横跨青衣江的徐浩大桥。大桥旁边有座闲置的水泥桥，桥面不宽桥孔不大，但依然保存完整。这便是乐西公路上第一座抗战公路大桥，只因经历数十年风雨沧桑后，它已无力承担当代繁忙的交通运输，早已不再使用，在临近的旅游公路大桥以及不远处的几座高铁、高速路大桥面前，显得有些冷清落寞。但在我眼里，它的雄姿仍在风骨犹存，其历史价值和精神意义永垂不朽。桥头竖着一通文采飞扬的碑刻，记录着修建乐西公路的艰苦卓绝和伟大功勋，也讲述着此桥的历史价值。

乐山与峨眉之间的这段乐西公路，是当年最先开工的路段。它处在青衣江、峨眉河边的河滩地上，土质相对松软。当年为解决这一地质难题，乐西公路工程处专门成立路面事务所，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在修建乐山城到峨眉县城之间的51公里路段时，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积极参与，该校土木系与工程处路面事务所合办试验室，在这一路段首次应用“中国公路级配路面”科技项目并获得成功，建成的路面密度和稳固性较强，抵抗车辆冲击和压力，以及干燥或遇水适应性能也较好，成为了乐西公路工程质量最佳路段。

汽车驶过横跨青衣江的徐浩大桥，穿越阡陌纵横的乐峨平原，驶上了乐西公路峨眉山区路段。仰望峨眉之巅，数九的金顶已经白雪皑皑。再南行十公里，途经峨眉后山的龙池、大为两镇，进入峨边彝族自治县。乐山地区与彝族聚居地大凉山接壤，其中的峨边、马边、金口河三区，数十万彝族同胞与当地汉族同胞相邻而居，因此被称为“小凉山”。

峨边境内海拔逐渐提升，公路陡峭起来。登上与诸葛亮南征有关的射箭坪，欣然回望这段早已被改造若干遍的乐西公路，现代感十足的柔性路面平整流畅，宛如飘在山间的黑色绸带。与这段历史性公路并行的，是近年开通的峨（眉）汉（源）高速公路。放眼新老两条公路边，一片片果园和田园铺展在谷底或坡上，一栋栋农家楼院坐落在青山绿水间。眼前的景象如此清新明媚、安宁富足，我们已无法想象当年修筑此路段的境况。

二

再前行，经峨边县新场乡的羊子岩、悬空岩，穿过一片茂密的山林进入今天的乐山市金口河区吉星乡，驶上了陡峭曲折的盘山公路。建国后新修建的公路，也是从这里和老乐西路分道扬镳。

金口河地处大渡河谷，境内高山耸

立，沟壑纵横，峡谷深处的最低海拔500米，大瓦山海拔2800米，绝对落差2300米。著名的四川大渡河大峡谷，就位于城区上游十公里处。发源于青海玉树果洛山南麓的大渡河，冲破崇山峻岭的阻遏奔腾而来，被此地的高山挤压成窄窄的一线，最窄处不到百米。峡谷中河水咆哮，崖壁上裂缝纵横。置身神秘的幽深峡谷，非仰望不见阳光。

乐西公路金口河地段，大山连着深谷，深谷藏着溶洞，地质状况极其复杂，被誉为“地质天书、旷世幽谷”。清代实施改土归流后，山东进士、青神县令陈登龙被改派往康巴地区任理塘县令，途经西南边陲金口河时，身处荒凉僻野山穷水恶处，面对冷月边关和西风古道，慨然写下了一首《金口隘》：“崇冈抱金口，半壁控西陲。山势趋罗目，关门扼野夷。”（见《嘉定府志·艺文志》）此诗既是对金口河战略地位的充分肯定，更是对这片高山峡谷的深深慨叹。

金口河境内数十公里的抗战公路，位于大渡河右岸的陡峭山崖上，许多路段都呈“之”字形，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挂壁公路”，曲折回环，陡峭险峻。当年的数十万民工手持简单原始的工具，要在悬崖峭壁间劈山开路，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在古老的驿站金河镇小憩，顺便准备一些干粮和热水，也给汽车加水加油。之后，我们鼓足勇气开始了登山的行程。不知拐了多少弯，穿过多少隘口后，我们来到金口河区永胜乡。这里距离山巅还有一半路程，海拔接近2000米，抬头已能看见世界著名的桌山——国家高山湿地公园大瓦山。

负责摄影的小江遥控无人机，开始拍摄大瓦山以及山下的这段公路。随着无人机的迅速升高，雄壮的大瓦山出现在镜头中，只见它四周峭崖壁立，山巅为森林茂密的平地，是典型的桌山地貌，望去如一艘劈波斩浪的巨轮，巍然行驶在云涛雾浪之中。大瓦山脚下是几片亮汪汪的天然湖泊，被称为大瓦山

“五彩池”，这也是它能忝列“国家湿地公园”名录的原因所在。1930年6月30日，英国植物学家、探险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先生从嘉定（今乐山）出发，踏上南方丝绸之路的西夷道和南夷道之间的“阳山江（大渡河）道”，经过六天徒步跋涉，终于到达大瓦山下，喘息之间仰首望去，出现在眼前的大瓦山恰似一艘永不沉没的巨舰，让威尔逊先生惊叹不已，回国后他在完成的著作《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中，对这座云海中的桌山喜爱有加，盛赞大瓦山为“东方的诺亚方舟”。

我将目光移出无人机拍摄镜头，打量着附近的景色和脚下的路况。山林已有点点积雪，晶莹洁白。农房上的袅袅炊烟飘散着过年的气息。脚下的这段乐西公路，盘盘绕绕曲折上升，如巨斧刻画在陡峭崖壁上。这些年，随着大瓦山景区知名度的提高，大多数路段已按旅游公路的标准铺筑了平整柔性的柏油，加装了旋律般的护栏，车行其上踏实而安稳，几乎感觉不到颠簸。

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坐车经过这段路时，亲眼见过当年抗战公路的原貌。那时的乐西公路不仅道路曲折逼窄，而且还是坑坑洼洼的碎石路面，一些边坡出现了垮塌现象，一些山崖还会喷出泉水冲刷路面，汽车经过时提心吊胆，不敢有所疏忽。经过有的危险区域，胆小的姑娘都不敢睁眼外望。

行进途中，老刘给我们讲：“修筑乐西公路的战略意义在于三点。首先，连接滇缅公路，打通了抗战生命线，由川滇西路（乐西公路和西祥公路的总称）连接滇缅公路，比川滇东路至成都快捷295公里；其次，由乐西公路连接新辟至印度的康印公路，构筑桂越、滇越之外的第三条国际通道，打破了日寇的战略封锁。同时，拟开发攀西和沿线矿产资源，支撑抗日持久之战。这都表明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之决心。另外从长远看，乐西路也有安康稳藏，促进川康、康藏和川藏往来的考虑。”

快到山巅时我们再次停下车，在乐西公路上作实地探访，小江照例用无人机拍摄极目远眺莽莽群山，不远处便是大瓦山雄伟的山影，再远处可见峨眉山的缥缈雄姿，而贡嘎的连绵雪峰，银光闪烁在更遥远的天边。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怎能不令我们为之倾倒，为之甘洒热血！

收回远眺的目光，认真打量脚下的公路。这是为纪念当年筑路历史专门保留下来的一段黄土路面，这里的海拔约么在2000米，路边的积雪多了不少，棉团似的托举在林梢。路面虽然略显狭窄，但还算平整流畅，只是两台汽车相错时要格外小心，开过时仍会尘土飞扬。遥想80年前，这里的路边林中定是简陋窝棚一个挨着一个，工地上民工穿梭，号子震天。仔细打量路边壁立的山崖，不难看见当年开凿时留下的斧钺印记。崖壁上横生出几株桧木树，枝叶经数九的霜风浸染，此时已是火焰般热烈鲜艳，如当年民族抗战中燃烧的激情。

我们再次重新上路，道路依旧曲折陡峭，左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右边是刀劈斧削的峭崖，我们的汽车更加小心翼翼地行驶，稍有不慎就有“人仰马翻”的危险。缠绕的云雾不时遮挡了前方的视线，更增加了行路的难度。行走在刀劈斧削的悬崖峭壁间，我们真切体会到了当年修建这段山区公路的不易。

随着山势的上升，雨雾更加浓重，道路也更加盘曲起来。待穿过雾岚纠缠，登上乐西公路最高处的蓑衣岭时，我们松了一口气。掏出手机查看，显示的海拔高度在2600米，距离大瓦山顶峰的海拔还有一段距离。这里是原来的四川、西康两省交界处，一边是雅安市汉源县，一边是乐山市金口河区。山巅公路边立着一竖一横两块石碑，竖碑上面镌刻着楷体的“蓑衣岭”，横碑上镌刻着篆体的“襁褓开疆”，字体皆古朴典雅，庄重得体，在团团结雪的衬托下显得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来时看见两座相挨的石碑前，是谁献上了一束鲜艳的菊花。在一片灰蒙蒙的山景中，在两块冷硬的石碑旁，那些盛开的花朵分外引人注目。金口河的朋友介绍道：这是前不久省城交通部门的一群年轻人专程前来乐西路探访、凭吊时留下的，花束寄托着对筑路先辈的无尽缅怀和对民族崛起的坚定信心。冷风从高高的山巅吹过，从石碑前的花束上吹过，金黄的花瓣便轻轻颤动，仿佛在无声诉说着烽火岁月里的筑路往事。

站在高耸的蓑衣岭上，我感受到了阵阵山风的凛冽。刘老师裹了裹衣襟，说道：“当时面临三大挑战。首先，这是首次挑战在崇山峻岭大工程量筑路；其次，工期集中在1940年冬季，增加了施工难度，特别是金口河境内的大瓦山蓑衣岭路段，海拔近3000米，气候恶劣，冰雪覆盖，土壤冻结。同时，后勤补给不济，最多时动员川康两省31个县24万人参与筑路，其中当时的乐山地区就有筑路民工6万人。一下子调集那么多民工上山，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为此，筑路的三年之中，饥饿、寒冷、疾病等非工程减员不在少数。”

张翼补充道：“我读到过一篇关于乐西公路的回忆文章，说那时这里是荆莽之地，公路要穿过原始森林。民工们不仅要忍饥受冻，还会遭到毒蛇、野兽袭击。”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民工们仍在饥寒交迫中筑路不止。他们或挥舞着铁钎、铁镐奋力开挖陡峭坚硬的岩壁；或肩挑背扛跋涉在陡峭山路上一趟趟搬运着建筑材料；也或顶着严寒酷暑手推独轮车，来来回回地运送着工程夯土。专门挑选精壮汉子，赤膊弯腰拉动沉重的石碾，一遍遍碾压蓬松的路面。他们下工后，住的是漏雨透风的窝棚，吃的是仅能果腹的饭食，穿的是褴褛衣衫，经受的是饥寒交迫，甚至因伤病痛许多人倒在了筑路工地上，但他们依然奋不顾身顽强筑路，用疲惫的双臂挥动着原始工具，于蛮荒之地开拓着抗战之路；他们还用孱弱的身躯背负着坚韧的麻绳，

齐心拉动着沉重的压路石碾。沿线的傈族（彝族）民工，更是踊跃参与，他们肩扛扁担锄头与铁锤钢钎，一起走出偏僻宁静的山寨，日夜奋战在筑路工地，只为让抗战汽车早日经过家乡奔赴前线。

工程实施困难重重，工期一再往后拖延。工程处和负责督办官员很着急，身在山城重庆或避暑峨眉山中的蒋介石同样心急火燎。自1938年6月到1941年1月，先后下达了七道“谕令”，又称“七道金牌”，内容包括“必须迅速完成任务”，“沿途设立粮站，以便采购公粮”，“乐西公路务于本年12月完成，否则照军事违命误期论处”，“乐山至西昌公路于本年6月以前完成。其筑路程度须于每星期日详报一次，新筑各公路之工作，应以此路为中心，其他公路令饬暂缓”，“加紧督饬赶办，即期完成，不得有误”等等。

其中1940年9月的“谕令”最为具体：“成都行辕贺主任、省府贺秘书长、西昌行辕张主任、康定刘主席均鉴：（一）所有乐西公路应征未到民工，限九月底前一律出齐。如再延误，县长应予撤职，仍令该县派工完成。

（二）此后交通部总公路管理处赵处长祖康到达乐西公路督工时，凡关乐西公路事得就地指挥。川康两省民工管理处县长及其以下人员，如有办理不力，准予电请行辕查明惩处。希转饬所属有关机关及县长遵照为要。”庚即又下达补充令：“不敷之石工应速就地募练，抓紧工作。”蒋先生紧盯着这条生命线不放，可谓事无巨细。

三

脚下的蓑衣岭是乐西公路工程中最艰险的路段。岭上冷热气候交汇，终日雨雾蒙蒙，人们经过此山必备蓑衣防雨，故得此名。而在眼下的数九寒天，不仅有雨的侵扰，还有雪的考验。这种雨夹雪的阴冷天气，尤其让人感到难受。

遥想当时修筑这段路，民工们在风雪交加中施工，汗水瞬间就成冰块，凝

结在破烂的棉袄棉裤上，走动起来都很艰难，何况还要挥舞铁锤铁钎，开挖冰冻成铁的山崖。往往是铁锤猛地砸下去，震裂的虎口就血流不止。不少民工只穿着草鞋上工，有的甚至赤脚奋战在工地上。开挖或填埋的泥土里，不仅有热辣辣的汗水，还有冻伤伤口流出的斑斑血迹。

蓑衣岭段是全线工程最艰巨、气候环境最恶劣、施工条件最差劲、粮食和药品补给最困难、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段。1940年10月初，工程处集中了民工与石工2万人，全面开启了攻坚战。他们在蓑衣岭上搭了200多间临时工棚，勉强解决了住宿问题；从山下各县运来粮食等保障物资，其中每天所需粮食达4万公斤。加上蓑衣岭气候恶劣，施工难度较大，蓑衣岭路段死亡人数就达3000多人。

距蓑衣岭十余公里的悬崖半壁，有一道狭窄奇险的隘口，临谷有巨大的石柱高高矗立，另一面是呈90度的壁立山岩，逼窄的乐西路就从岩壁和石柱的夹缝中通过。这里就是当年筑路最为艰难、让民工们吃尽苦头的岩窝沟，也称大岩窝。岩窝沟在蓑衣岭南麓，海拔2200米，属于坚硬的变质岩山体，宽800米，深1500米，呈狭窄巨“V”状，两山对峙，崖如刀劈，峡谷幽暗深不见底。虽然岩窝沟的海拔远不及蓑衣岭，但却是一个左邻悬崖峭壁、右面深沟大壑的魔鬼地带，施工难度更加险要，如拦路虎一般横在线路上。民工们硬生生从坚硬岩石中砍出一条险路来。如今从那块凌空笔立的柱形巨石上犹能发现当年斧钺留下的刻痕，于呼呼作响的松涛中，犹能听见当年拉动碾子的号子声以及开凿岩石的叮当声……

“筚路蓝缕”是描绘修筑这段抗战路的最好用词。史载1940年，筑路工程处集中了两万民工日夜奋战蓑衣岭，他们采用坐在箩筐里用绳索吊下悬崖开挖炮眼，有的人因绳索被锋利的岩石割断而命丧大渡河，或在炸药崩山时献身在峡谷中，还有因路窄坡陡失足摔下山

谷，因工程滑坡被飞石砸中受伤、身亡……大渡河峡谷阴沉的天空上，还不时有日机猖狂地掠过，时刻威胁着筑路民工的生命。据史料记载，为打通岩窝沟7公里长的路段，就有1400多民工葬身于此，其中坠崖者40余人。

紧赶慢赶，乐西公路终于在1941年元月竣工，7月实现全线通车。一辆辆运送抗战物资的卡斯特汽车艰难行进在这条生命线上。

蓑衣岭路段交付时，乐西公路二十七分段长王仁乾感慨万端，亲笔写下“蓑衣岭”石碑立于路旁，以纪念死者警示后人。时为中华民国交通部公路总局管理处处长兼石工总队长的赵祖康先生回想乐西公路修筑历程，更是思绪万千，挥笔题下“褴褛开疆”的碑刻，并亲撰碑文：“蓑衣岭乃川康来往要冲，海拔二千八百余公尺，为乐西公路之所必经，雨雾迷漫，岩石陡峻，施工至为不易。本年秋祖康奉命来此督工，限期迫促，乃调集本处第一大队石工，并力以赴，期月之间，开凿工竣，蚕丛鸟道，顿成康庄。员工任事辛劳，未可听其湮没，爰为题词勒石，以资纪念。”

1942年9月27日，青山肃穆，江水悲鸣。民国政府交通部乐西公路工程处在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凌云寺隆重举行修筑乐西公路死难员工公祭仪式。城内外市民纷纷赶赴，深切哀悼为乐西公路献身的筑路民工。据不完全统计：乐西公路筑路死亡人数逾4千人，平均每公里死亡8人。这条民族抗战生命线上，血肉之躯筑进了公路路基，抗战精神撑起了民族脊梁。

在两块纪念碑前作了简单凭吊后，我们继续向前行进。尽管已经道路冰冻，我们还是决定翻越石棉的拖乌山，继续探访的行程。

进入石棉县不久，拖乌山就横在眼前。此山海拔2500米左右，和大瓦山蓑衣岭差不多高，此时已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看那些托举着白雪的林木，充满了边塞征战“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浪漫豪情。这段乐西公路已经完全被高速

路取代，看不到原来的半点痕迹。只是在蜿蜒向上的攀升中，依然能够想象当年筑路的情景：沿路搭满了民工的窝棚，依然成千上万的民工奋战在天寒地冻之中，依然有不少的民工被冻死、饿死、病死，依然有许多的民工在开山劈路中献出了生命。甚至在其后的运送抗战物资中，因雨湿路滑或道路结冰，一些负重的汽车摔下了山崖。总之，这段路上依然有无数血肉之躯为之倒下，有无数英魂长眠在大山之中。

沿着冬阳暖照的安宁河谷，我们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老刘首先带我们参观了蒋介石“特宅”。这片所谓“特宅”，实则是抗战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

走进时光深处的西昌行辕，只见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邛海边泸山上，清灰的民国建筑连成一片，被四周茂盛的林木掩映着。当年修建的西昌行辕包括中央政府办公楼，按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部布局，至1942年上半年陆续建成四面走廊式平房18幢，即著名的“18宅”，另外还有警卫队驻军的营房等辅助建筑。1939年，国民政府做好了最坏打算。设立“西昌行辕”，以便直接控制西昌地区；扩建西昌机场，以便于大型飞机起降；修筑西祥（西康省西昌至云南祥云）公路，使之与滇缅公路衔接；调嫡系部队驻防川滇西路沿线，以加强军事实力；设置广播电台，扩大无线电通讯设施，以保障宣传、联络等等。这些举措，另一方面表明了当时国民政府对面临的抗战形势信心不足，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之决心。

乐西公路和“西昌行辕”的关联是：一旦陪都重庆不保，再迁第二陪都西昌，乐西公路是战时迁都的唯一通道。

四

值得一提的是，乐西公路连同滇缅公路后不久，四川抗战机场全面动工，一条空中抗战生命线由此诞生。

1943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

蒋介石：“美军将在中国成都附近修建B-29轰炸机机场，工程技术人员由美方派遣，希望中国政府提供必要的人力及资源……”罗斯福的要求得到了积极回应。1943年12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进行部署动员。

1944年1月，四川父老在送出300万川军出川抗战的情况下，再次集中22个县的20多万青壮年开始了川内33处军事机场建设，这其中就有不少参与过修筑乐西公路的民工，其修筑机场的情形同样可以用“褴褛开疆”来描绘。1944年6月这些机场竣工后，数百架美国的轰炸机、驱逐机、运输机立即从印度基地飞抵成都及周边机场，并部署对日作战。美军的“超级空中堡垒”B-29远程重型轰炸机，从这些战时机场起飞，多次轰炸日本本土的多个军事工业中心及中国东北、华中沦陷区的工厂和军事基地，给法西斯以极大的打击和震慑。乐西公路、滇缅公路与“驼峰航线”彼此呼应，形成了立体的抗战交通运输线。竺可桢在乐西公路旁创建峨眉山气象所，给人称“飞虎队”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和地面交通运输提供重要的气象信息支持。

而乐西公路修路难，行路也不易。在今天已经重新铺筑的乐西路上，我们的汽车尚且要小心翼翼，当年满载抗战物资的大货车就更是提心吊胆。特别是冬天里，高海拔路段结冰，车轮在路上不听使唤，一些汽车因此跌入大渡河峡谷。但来自海外的各种援助物资，急需运达前线支援民族抗战，车辆没有选择，只能冒死前行。

笔者前年去云南腾冲，参观国殇园旁的滇西抗战纪念馆，有张照片至今印象至深。照片上，一队满载抗战物资的汽车风雨兼程地行进在斗折蛇行的滇缅公路上，车后腾起一阵滚滚尘土，展现了一幅烽火连天的抗战场面。现在走在金口河的这段历史公路上，那张照片中的画面又叠加在眼前，两者的情景竟然如此重叠吻合。我甚至猜想，那队运送抗战物资的汽车，就曾从乐西公路隆隆

开过。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难岁月里，在日机不断进犯川东和川南的战火硝烟中，这段路上也曾是车流滚滚奋勇向前，也曾奏响民族抗战的不朽乐章。

历史总会有惊人的巧合，但这种巧合不是简单的重复。仅隔二十年之后，这片土地再次迎来了一个筑路的群体，成昆铁路的建设者们又再度踏上这片崇山峻岭，开始了同样英勇悲壮的筑路历程。他们在这片被称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土地上，30万铁道兵和施工人员历时12年栉风沐雨顽强奋战，硬是在“大山肚子”里掏出了一条祖国西南交通大动脉，缔造出了“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

我们一行人自西昌返回乐山，途经大渡河谷的峨边县城，专程参观了城中的“乐西抗战公路纪念馆”。走进建在半山腰平台上的纪念馆，首先被门口那个硕大的镇馆之宝所深深震撼。这是当年碾压路面、至今依然可见苔痕点点的石碾，它被安放在一个台基上，巨大的体型显得原始、沉重、笨拙。站在石碾前，我们仿佛回到修筑乐西公路的峥嵘岁月，看见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汉子各自拉着套在石碾上的麻绳，一起喊着“嗨左嗨左”的沉雄号子，挥汗如雨地迈进在筑路工地上……

站在“镇馆之宝”前，老刘总结式地告诉我们：“乐西公路是抗战交通功勋路。它在抗战时期分流了滇缅公路、中印公路运输物资，有力支持了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今天，改造提速后的成昆铁路已经贯通，雅安到西昌、攀枝花，乐山经汉源至西昌的高速公路也早已运行，乐山到西昌的另外两条高速公路项目也正在热火朝天地推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功勋卓著，西昌民用航线早已开通，乐山机场亦即将竣工。一张张现代智能的立体交通蓝图正在变为现实，一条条民族复兴的“乐西路”正在向前延伸。

但“乐西公路”这条历尽艰险修筑的战时公路，将永远镌刻在民族抗战历史上，不能忘记，也难以忘记！

联络官

□尼 格

本文根据彝海结盟亲历者沙马马海(红军向导)的讲述经历创作完成。

——题记

我大概走了一个小时，到了军营大门口。有点紧张，因为要见当官的。万一把事情搞砸了，回来咋向育达交代嘛！跟随他十多年，办过不少差事，得到过他不少夸奖。不过，那些差事都是跟彝人打交道。这次他差我去见的是汉嘎(汉人)，又是从没见过的军官。汉人的军营里有枪有炮有兵，我孤身一人。

我心里并不情愿接受这一差事，但还得去。育达是我主子，还是我们这一带的彝人首领。从他家到军营，要走十多里路。育达向我交代：“听说这路大军是从泸沽方向过来的，来自外省很远的地方。大军那边捎信过来，要我今天到营部去有事商量。我身体不舒服去不了，作为我的副官，你就以我联络官的身份去吧！”我觉着育达在踩假水(没说实话)，前几天他虽感冒咳嗽，但没咳了。首领是小心，可能觉得摸不清大军的用意，就不好匆匆忙忙亲自赴会。派我去探听虚实后，他才有回旋余地。首领还吩咐说：“你不要主动说啥子，听他们咋说后再见机行事。”

那时军阀很多，百姓调侃说西康省二十四军的士兵别“双枪”，是步枪和烟枪。住在不远处甘相营的丁家惹管着一个旅，百姓也背后说他们是两面人：一边禁鸦片，一

边又偷偷贩卖鸦片。我们要面对的队伍，究竟是友军还是敌军？会不会是来掠夺财产或者抢地盘的，又会不会久待这里不走？我还想，他们不会把我这个联络官作为人质扣留，然后索取钱财？当时我想得多，后来回想起来却有点傻。

首领为啥非要派我去办这事呢？我一路走一路想：我们那一带，堂哥尔果汉话最好，其次就是我的汉话稍好些。跟大军交涉是需要懂汉话的。还有我是毕摩(祭司)，经常去紫马洛岗一带搞法事，那里汉彝杂居，不光汉人，连彝人也懂汉语。我之前就是在紫马洛岗学会汉话的。尔果眼下有事不在家，首领就想到派我去当联络官。

我是着彝族正装去的，裹了丝质头帕，戴着玉耳坠，穿的绣花上衣和大裤脚裤子，佩了象牙骨英雄带，还外披一件察尔瓦。我也作了防身准备，肩挎驳壳枪，腰间别把短刀，只是防身，不是为了攻击。到军营门口见有卫兵把守，看到我这身打扮，没等我说明来意，卫兵主动问我：“同胞是来干啥的？”我记得临走时首领有交代，说是到了军营，就找柳司令。我说：“我是首领育达派来的联络官。我叫马海，来见柳长官。”

卫兵说：“叫令，不叫长官。”“哦，柳司令，知道了。”我说。卫兵又问：“你们的首领为啥没来，而让你一个副官来呢？”

我说：“他生病了，不方便来。”“把你身上的武器卸下来，同胞！”卫兵说。

“啥叫武器？”我问。卫兵说：“武器都不知道吗！同胞！”我说：“我是诺苏(彝人)，不懂。”“武器就是刀枪之类的！”卫兵说，“把枪放下，放到岗哨上来。”我卸下了枪放在卫兵身边。

“还有吗？有就一起卸下。”卫兵又说。我把短刀也卸下了，跟枪放在一块儿。

“还有没有？同胞！”卫兵再问道。我说：“只有点烟用的火镰，算不算武器？”卫兵把我手里的火镰接过去看，刀刃是钝的，就摇摇头，说这个不用卸。

正当此时，一个士兵跑过来跟卫兵交涉说：“司令吩咐，请马海联络官进营房。”

二

我在军营里，受到了柳司令的热情接待。返回首领家时，天已经擦黑(黄

昏)了。往返用了两个时辰，首领早已在大门口等候，见我回来，着急地问：“咋个样？”我说，见到柳司令了。育达把我引进堂屋分宾主坐下，他给我倒了一杯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回到主人家，我就算是松了一口气。

“柳司令高个子。”我喝口酒接着说：“戴副眼镜，着军帽，腰间扎皮带，很精神。皮带上别了支‘小羊腿，’就是手枪。司令对人很客气很和善。”

“这支队伍，丁家惹旅长口中的‘赤军’究竟要到哪里去？会不会长期停留？”首领问道。

我呷了一口酒，接着给首领报告：“柳司令说，他们是工农队伍，要去上边(北方)打日本。我问他啥叫工农队伍？司令说，就是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军队。我又问日本是干啥子的？他说日本在侵略我们中国。我接着问侵略是啥子意思？司令解释说侵略就是抢我们中国地盘，抢东西。我说那就跟强盗一样嘛！司令说差不多就是那样的，又说我们只是借道北上到安顺场，赶往泸定，然后继续往上边(北方)走，打日本去。”

首领继续问：“他们不驻扎下来，只是经过吗？”我答道：“他们是借道经过，不驻扎。”

“大军有多少人？”首领又问我。

“我见的有几百人，柳司令告诉我他们是先头部队，主力还在后面呢！”

首领又问了一遍：“几百人还只是先头部队，主力还在后面吗？”我又复述了一次：“是啊！主力还在后面！”

首领似乎感到惊愕，说：“阿啞！阿啞啞！”他呷了口酒，若有所思地说：“这支队伍的精神如何？”

我也呷了口酒，接着说：“队伍很精神。柳司令带我到营地转了一圈，士兵们身穿灰色军服，算不上很新，但很整洁。一部分士兵正在操练，喊打喊杀的，有的还喊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威武得很。司令还带我去看他们队伍的武器库，步枪、机枪、大炮、手榴弹，件件擦得光亮光亮的。柳司令还请我打靶呢，他先让一名士兵打靶，打十发中九发。然后喊我打，我也打十中九。本来可以中十发的，最后一发，是我故意打脱靶的。”

首领有些生气地说：“你是傻的呀？为啥要打偏！”我说：“还是谦虚一点好，不要让柳司令难堪嘛！打个平手，大家都高兴！”

“柳司令还说了些什么？”首领育达问。我说：“司令还说，等你感冒好了，他要亲自来见你这首领。”

“哦，他们要找我们，原来只是要借道经过。”育达又呷了一大口酒。我说：“他们没提别的，就是借道经过。”

首领又说：“借道经过让他们过就好了！可是，哪个又晓得我的难处呢！丁家惹旅长之前就给我下了命令，叫我不让‘赤军’从我的地盘上跑了。丁旅长要我们堵住‘赤军’，他是军阀，凶得很，我不敢违抗他的命令。要是放走大军，丁旅长就要怪罪收拾我。借道经过我们要承担很大风险啊！”我说：“丁家惹确实很凶，诺苏(彝人)都怕他，放走大军确实也有风险，但是这支队伍过境没有招惹我们，对我们很客气很尊重，要是不让经过说不过去啊！”

首领说：“不让过，是昧良心！但是丁旅长说我育达要是不服从命令，就军法处置。放了大军走，弄不好我要招来杀身之祸。”

首领一口气把杯里的酒喝了个底朝天，然后接着说：“即便要放走大军，也总得提点要求吧？不能让我帮忙还白白承担风险吧！马海你说呢？”

我把杯中酒也来了个底朝天，愣了一下反问首领：“你看提啥要求合适？”

首领又给我倒了一满杯，也给自己的杯子添上，想了想说：“第一，帮我收拾一下山那边的勒洪家支，他们抢我家的娃子(奴仆)，强占我家的领地。让大军帮我教训勒洪家支为我们撑腰，以后他们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了。第二，给我一点枪炮，增强我的防卫能力。万一丁家惹要报复，或者勒洪家支要挑事，有了枪炮我们也就不怕了。第三，我这方吃不起饭的穷人多，大军要是能给穷人一些吃的穿的……”

我们喝完了第二杯，又倒了第三杯酒。正在喝酒交谈时，女主人洛伍大姐喊我：“马海，你们过来吃饭了……”。当晚，首领召集夫人洛伍、他兄弟、我和堂哥尔果开会，商量让大军借道经过

一事，当然也谈了自己提的“三条要求”。洛伍大姐再三告诫育达，一定要善待友军。

三

我再次来到军营门口。这次我没带枪，也没带刀。卫兵看见我就说：“马海同胞，进去吧！司令在里面。”

在士兵引领下，我第二次见到了柳司令。司令问我：“首领的病好了吗？”我说：“比先前好多了，但没全好。”柳司令又问：“借道经过的事情首领咋说？”我回答：“首领说本来应该答应借道经过的，只是丁旅长之前给首领交涉过，要把‘赤军’，他叫你们‘赤军’挡下来，他命令要对你们围、围、围啥呢？”“是不是围追堵截？”柳司令提醒道。“哦，是的，围追堵截！”我继续介绍说：“首领说要是让你们借道走了，他怕丁家惹报复，很多诺苏(彝人)都怕丁旅长，首领也很为难啊！”

柳司令很体谅人，说道：“首领这些顾虑可以理解。但眼下要紧的是，部队需要抓紧行军，首领的顾虑总有办法解决。除了怕丁军阀，首领还说了些啥？”我就把首领的“三条要求”给司令汇报了。司令摸了摸下巴说：“大家只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啥都好商量，我们边散步边谈吧！”

我们围着营地转了好几个圈。边走他边对我说：“我们是你们的友军。你们有困难我们该帮忙。要求教训勒洪家支的事，具体怎么个教训法下来商量好。要求给点武器的事，我们在行军中装备也并不充足，但既然是友军，你们开了口，我们会认真考虑至于第三条要求留下点物品的问题，接济穷苦人应该的，我们会引起重视……”柳司令讲了很多，我也听得很认真，我需把他讲的话认真给首领捎回去。直到太阳落山，司令和我才分别。

四

司令和首领歃血结盟的场地就选在海子边上，我花了几块大洋在附近人家买了只大红鸡公，是仪式少不了的东西。堂哥尔果负责找树枝、草茎和小石块等法事道具。我和尔果受首领信任，

我俩不仅是他的副官，还是当地德高望重的祖传毕摩(祭司)。结盟仪式，司令和首领确定由我和尔果一起打理主持。

结盟是头天定下来的。那天，司令和育达在海子边散步交谈，尔果站在司令一侧当翻译，他的汉话讲得很好。司令的两名警卫一左一右跟在后面。作为副官和联络官，我也紧随其后。天气很好，在美丽的海子边上散步谈正事，司令和育达说话也显得很投机。话题从“三条要求”聊起……！

“司令先生！”育达称道。司令当即打断了他的话说：“哎，不要客气了，就叫同志吧！”“司令同志！”育达接着说：“我提了‘三条要求’您可能觉得我太小气了吧！您要理解，我也为难啊。表面上我是个首领，看似很威风，其实恼火得很。山那边的勒洪家支跟我们成了世仇，矛盾大得很，随时都有可能干仗。我是说借助你们的力量，看能不能收拾一下勒洪家支的威风，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欺负我们。这是一点。第二点，自从甘相营的丁家惹发达之后，我们这一带也成了他的势力范围，我要是让你们借道经过，就是不听丁旅长‘围追堵截’的命令，他肯定要报复我们，我们枪太少，连火药枪都不够用。丁军阀一报复，我肯定要吃大亏。我们要一点‘家伙’，也就是枪弹，就是为了自保，不是为了惹事。第三嘛，我们这里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穷人，阿啾啾！太多。你们要是有多余的粮食和衣服，拿一点给穷人吧！要是司令先生，哦不，司令同志答应我们这三条要求，就卡莎莎(谢谢)你们，就让你们顺顺利利走，去打日本！不好意思司令，我们大大的小见了！”

“哈哈哈哈哈！”司令开心地笑着说：

“怎么是小见呢，你说得很实在嘛！我们有啥说的，就是要开诚布公讲出来才对嘛！我也把我们这边的情况跟首领讲讲。我们这次是长途行军，已经走五个省了，还要走几个省，几万里路呢！我们人比较多，军需也大。不过，你说的三条要求我是记在心头的了，你说教训一下勒洪家支，不是我们不想帮忙，是因为行军时间确实紧，所以，这事只好等到以后再说。我们把日本打出去以后，要是山那边的勒洪家支继续欺负你们，我们会主持公道的。再说新世界建

立以后，什么家支冲突啊、军阀丁家惹难搞啊，这些都不存在了。我们要建立的新世界是没有军阀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不再互相残害，各民族平等，人人安居乐业，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阿啾啾！”首领插话说，“新世界，瓦吉瓦(好得很)！”

“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武器也不多。不过，为了预防丁军阀的报复，增强自卫能力，我们研究过了，给你们一些枪支弹药。”育达忙说：“卡莎莎(谢谢)！卡莎莎大军！”

“育达首领是不用谢，彝汉是一家人嘛！”司令补充说，“支援你们的枪支弹药走的时候就交给你们。至于你们第三个问题，我们是解放劳苦大众的，走的时候，我们要留些粮食和衣物由你们分配给穷苦人。”育达再次感谢“阿啾啾，卡莎莎司令同志！”

“不用谢，我们是你们的友军嘛……”司令笑说。

“我们说话算数！”首领说，“保证友军不受干扰地翻过拖乌山，不让友军掉一根头发丝丝。以后丁家惹要是报复，有了友军给的‘家伙，’也不得怕了。”

“很好！”司令说，“那我们就算结盟了，写个纸约吧？”

“文化我们没有。”育达说，“啥都不去写了，诺苏口头说了算，哦，这样吧，为了表示诚意，吃血酒发誓，干得不？”

“哦，歃血为盟，要得！”司令说，“这样吧，今天不早了，明天一早我们就举行结盟仪式！”“瓦吉瓦！”育达爽快答应说，“司令同志说了算，就明天……”

结盟这天，阳光明媚。一早，司令和育达如约来到海子边指定地点。他们一见面就握手，有说有笑，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相见一样。到了辰时，我提醒两位首领仪式时间到。于是在我和尔果的主持下，用了三杆烟工夫(三刻钟)，顺利完成了结盟仪式。双方对遵守誓约信心满满。

仪式一结束，司令和育达依依不舍握手告别。当天中午，停留数日的大军开始翻越拖乌山。同时，我也踏上了通往紫马洛岷的路，这次可不是去搞毕摩法事，而是按育达首领的吩咐，为大军当向导。行军方向，朝着大渡河畔安顺场。

茶马古道：中国的茶叶大道

□李忠东



距我出生地仅3公里的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有一个叫“长马寺”的地方，它既是一个古寺的名字又是一个场镇的名字。小时候常听人说“赶（去）长马寺”，不知何意。直至2015年的有一天，我在茶马司的一片废墟中看到一块“长马寺”的匾额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长辈们口口声声的“长马寺”，就是古时管理茶马交易的衙门机构——“茶马司”。长马寺是当地人对茶马司的称谓，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古时的衙门被改造成一座寺庙，更名为“长马寺”，直到2004年才恢复茶马司的称谓。这是茶马古道上，也是全世界唯一保存完好的茶马司。

茶马古道一词，源于中国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居住于西部高寒地区的藏族人民有“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习惯，茶叶需要量相当之大，藏区又多处于高原酷寒地区，不具备茶叶生长条件，大量的茶叶只能依赖四川等内地输入。而内地因为战争、运输和耕作的需要，对马的需求量也十分惊人，于是以茶易马的古老交易便悄然形成。伴随着贸易的开展，无数的商贩、驮队、马帮、背夫为运送货物，开辟出一条条连接青藏高原与中国内地的交通道路。这条道路因“茶马互市”而兴，故称为茶马古道。

茶马司是古代官署名，又称“都大提举茶马司”。

这是一个历代朝廷管理茶马交易的专门机构。中国茶叶的外销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通常为以茶易物的方式。隋唐时，最早的以茶易马交易开始出现。到了宋代，西夏、辽金、蒙古三面为敌，战火不断，战马需求量大增，朝廷开始以茶马之政为重要国策，立“茶引法”实行茶叶专卖，商人经营茶叶须到官方领“引”，凭“引”卖茶。当时的茶马互易主要在陕甘地区，茶叶则取于川蜀。朝廷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之后榷茶和买马司合署为茶马司。自此之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诸朝诸代均茶马专营，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直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才因茶叶私贩猖獗，以茶易马难以实现而予以废止。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之时，我们决定去寻找这座茶马司。东出成都，一撒千里的油菜花从公路两侧扑面而来，铺天盖地的金黄薰得人微微有些醉晕。约行半个小时，远端的地平线开始有浅丘出现，再往前，山的影子由远而近。车窗外的风景在不经意间变换了颜色，金黄的油菜花被墨绿色的茶树代替。大片大片的茶垄此起彼伏，接天连日。

我们要寻找的茶马司位于名山区新店镇。隐匿在一堆“火柴水泥楼”之间，川藏公路从门前通过。大门紧锁，有人见我们在门口勾留拍照，便自告奋勇告诉我们，看院的阿婆在临街的另一幢楼房。果然不一会儿，看院的阿婆便笑吟吟地从自家房子出来，乐呵呵地为我们打开院门。

这是一个冷清寂寥的四合院，占地面积2亩，建筑面积约有600多平方米，当年的老房子已经只剩下一半，另一半在川藏公路扩建时被拆掉了。截掉一半的四合院内空无一物，唯一的建筑主殿和两侧厢房为石料檐柱砖木结构，主殿内空徒四壁，四面墙上挂着关于“茶马古道”的图片，文图俱泛黄而斑驳。显然，已经很久没人管理更新了。院口的门庭前竖立着一块“茶马司”的石刻碑文，叙述了这里的来龙去脉：“宋时因连年用兵，所需战马，多用茶换取。神宗熙

宁七年，派李杞入川，筹办茶马政事，于名山，以名山茶易马用……明洪武时，对茶叶实行官买官销，由茶马司主持交易……”碑文也是2000年新立的。

据史料，当时名山茶马司属成都府路统领，负责筹集边茶上缴成都府路，同时承担了名山县和百丈县“名山茶”筹措和以茶换马事务。鼎盛时期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50公斤）之多，占官方统筹总数的一半以上。昔时，这里当车水马龙，骡马成群，商人、马队熙来攘往，各种吆喝与喧哗此起彼伏。

关于茶马司的修建时代，查阅相关资料大多语焉不详，区上的各种宣传资料均称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实际上这一年史料中只是记载李杞在成都设立提举茶马司，在名山建买茶场，并无证据显示成都的茶马司即名山茶马司。名山茶马司最确切的记载是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国设置四个“茶马司”，雅安茶马司位居其一。我们看到的建筑其实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对明代茶马司修缮后的纪念性建筑。

后院的侧房内，有社台、床铺，阿婆晚上就住在这里。即将离开院子，阿婆又拉着我的手去看开裂了的墙体，漏雨的屋顶，她说她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茶马司的修缮问题，皆石沉大海。她希望有人投资，在里面建个博物馆之类的，她受不了趁兴而来的游客，最后败兴失望地离开……

二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北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边界贸易其实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因为采取的形式是“进贡”和“赏赐”。边远的地方政权或部族携带本地“物产方物”入朝进贡，而中原王朝加赠以丝帛、茶叶等物质。如此，一方面满足了中原王朝“天朝上国”的心理需求，又起到了安抚边疆，结好友邻的作用。而对于进贡而言，既可轻易获取经济上的高汇报，有实利可图，又可谋求政治上的依托。因此，诸番与中国互市，便成一个时期乐此不疲的现象。“朝贡不绝”而番人一

至，即要厚赏，甚至在进贡队伍中还出现一些商人，他们或随同，或冒充使节，以进贡之名骗取王朝的赏赐。唐朝时，进贡者络绎不绝，甚至有些番邦派人长年客居长安，设起驻“安”办，令朝廷不堪重负。

隋文帝时，虽然在边界上设立互市，以绢易马，但由于夹杂着政治和军事目的，这样的交易仍然不平等，因为马贵而绢贱，让朝廷甚苦之。进入唐朝之后，佛教的兴盛，促进了茶饮之风。坐禅易困，而饮茶则提神驱困，禅茶一味成为时尚，煮饮渐成僧侣一大爱好。后传入藏区，也是由僧侣渐入民间。慢慢地，茶叶在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开元十九年（731年），占据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主动提出划界互市，双方商定于赤岭（今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交马互市。此时，换马的商品在悄然间已经变成茶叶为主了，而茶叶主要来源于四川和陕西。

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为报答回纥平叛之功，正式同回纥开始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茶马互市第一次出现在史乘记载的权舆。当时交易的规模“动至数万马”，已经非常之大了。

由于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茶叶的进入迅速找到了最佳知音，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最爱。这种强大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茶马互市贸易。五代十国时期，“番部羊马不绝于路”，后唐时更有“西北诸番卖马者，往来如市”。

如果说宋之前以马互市的除茶叶而外尚有大量绢帛等手工品，到了宋代茶叶便成了唯一畅销的商品，大有舍我其谁之势。而宋时，又恰好战争不断，北境不宁。战马需求量非常之大，而北方来源又受阻。最初宋廷一度以银两绢帛换马，无奈“银帛钱钞，非蕃部所欲”，最后不得不改为茶叶，这才得偿所愿。“名山茶，为易马用”，当时“名山茶”已经成为换马的专属商品，是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物质，受到空前重视。茶叶在边贸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宋代的茶马之法，以“茶引”对茶叶实行国家专卖。并设立

专门的茶马互市机构，熙宁七年（1074年），宋政府在成都设榷茶司，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设买马司，后来合并为大提举茶马司，成为统一管理茶马互市的部门。

三

茶马互市形成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有相对固定的茶马运输通道。这种通道不可能专门为茶马交易新开辟，一定是利用现在的通道，只是在通道中流动的商品变成茶与马而已。

唐宋时期，茶马互市主要在中原王朝与西北部族之间进行，交易地点主要在西北的原州（今宁夏固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州（今甘肃天水）、德顺军（今甘肃静宁）等地，后来重点转移到熙秦（今甘肃临洮、天水）地区。马匹主要来源于西北地区，尤以河曲马最受欢迎，如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唐“命中使以绢万匹，市马于河曲”。而茶叶的来源主要为四川和陕西。

四川是茶叶的起源之地，大概没有什么悬念。最早有关茶饮的记载是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制订的《僮约》中有关僮奴的职责，其中便包括“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等。它至今证明两点，一是早在西汉时期，在今四川地区茶饮已然是上层社会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日常消费。二是茶叶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到三国时，茶饮之风在南方士族中很是盛行，所谓“南方以为饮”。据记载，东吴上层有“以茶代酒”习俗，这种说法至今流行。茶饮之习，由南方开始，渐至唐朝北方及西域游牧民族。有茶饮之习，就有茶叶的种植与生产。四川在唐时，茶叶产量已经十分巨大了。据杨晔《膳夫经手录》中记载，“新安茶，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这种茶每年收购量多达“数百万斤”；而与新安不远的雅安名山蒙顶茶是茶中精品，“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俨然是当时的奢侈品。正因为蒙顶茶的优质，有厚利可图，在产地竞相种植，每年茶叶的

交易量往往以“千万斤计”。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中原王朝与西北诸部茶马互市的茶叶，四川是主要来源地，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则源自名（山）雅（安）之地。而交易的地点，则主要在今天陕西、甘肃、宁夏一带，如“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今宁夏固原）、渭（今甘肃平凉）、德顺（今甘肃静宁）三郡，以市蕃夷之马”。北宋神宗之后，茶马互市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熙秦（今甘肃临洮、天水）地区。

也就是说，在明朝之前，产于四川的大量茶叶主要是北运，运至陕甘宁一带的固定交易地完成马茶交割之后，再马往东进中原，茶向西至吐蕃等西域诸部。这与后来以川藏线、滇藏线为主的茶马古道在方向上完全相反。而产于陕西的茶叶则主要沿着“唐蕃古道”一路向西至熙秦完成交易后，继续过唐古拉山经那曲到拉萨。

蜀茶出川，走的是“金牛道”和“岷山道”。这和蜀锦出川的路径几乎如出一辙。

金牛道南起成都，向北过广汉、德阳、梓潼，越大剑山，经广元出川。这条拥有3000多年历史，比古罗马大道还有悠久的古老交通系统，它一直是蜀地与中原之间的枢纽。蜀茶到达广元后，沿白龙江至甘肃武都，然后越过江河分水岭至甘肃岷县，与唐蕃古道汇合。

古蜀道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它承担着蜀地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以及南北之间商贸。但倘若蜀地与西北诸部的沟通，另外一条岷山道似乎更直接与便利，因为穿过龙门山、越过岷山山脉就是陕甘宁。

“岷山道”又名河南道。河南是指南北朝时期的河南国，即吐谷浑。岷山道从成都平原出发，沿岷江河谷而上，经茂州（今茂县）至松州（今松潘），这段正好与松茂古道重合。到松州之后，分两路，一路沿松（州）洮（州）路，西北出黄胜关，沿今若尔盖县东部包座河谷北上至甘肃境内，经迭部县（叠州）至临潭县（洮州），或向西与唐蕃古道相接，这条道在唐代为川茶输藏的茶马

古道干道。而另一路，从松州北上翻甘松岭（今弓杠岭），经扶州（今九寨沟县）进入甘肃南部。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岷山道就已经形成，流动在古丝绸之路的丝帛华锦，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成都平原的“蜀锦”，它们中的大部正是通过这条古道进入河西走廊，源源不断汇入通入西域的驼队。而西域的吐谷浑、柔然、白题、滑国等与中原王朝遣使往来，也多是从岷山道至成都，然后再沿长江到达中原等地。如《南史》中便有“时西北边远有白题及滑国遣使岷山道入贡”的记载。

到晚唐时期，绢马贸易逐渐被茶马贸易所取代，岷山道驮背上的物质才由蜀锦变成了茶叶。横断山与四川盆地过渡带的龙门山、邛崃山，具有适宜的海拔和温润多雨雾的气候，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宋代在邛崃山、龙门山前山带沿线设置大量茶场，又在成都设置“都大提举茶马司”正是利用了得天独厚的地理、地缘优势。直至明代晚期，朝廷才将西藏的朝圣路径改为沿川藏线经雅安至成都入京。在政治的干预下，茶马古道的主线南移，经销南路茶的川藏线逐渐成为主角，风头逐渐盖过经销西路茶的岷山道。即便如此，岷山道主销的西路茶的贸易规模仍与滇藏线相当，对松潘一地清代乾隆以后每年贸易的茶就达360万斤，民国初期，每年行销的茶票也达400万斤。

横断山东部，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四川盆地的西缘，从成都平原到极高山、高原的转换，渐次抬高，逐级过渡。然而西北部的龙门山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则表现为“陡跌”或“陡升”，是突变而渐变。山体骤然拔地而立，在极短的距离内扶摇之上几千米，甚至达到雪线以上高度。从平原到高山、极高山，甚至都不需要丘陵、低山、中山的过渡，直接而迅速。因而跨越龙门山的岷山道，极其艰险。

陕甘宁一带，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带。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这里交织缠绕，难分彼此。秦岭由东向西延绵而来，祁连山从西北向东南下插，

横断山的岷山山脉由南向北逶迤，也都同时交汇在这里。几大地貌单元的交融汇合，两大水系的交织缠绕，众多山脉碰撞聚合，这里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和历代王朝兴衰晴雨表，便不奇怪了。早在7000年前，这里便居住着古老的氐羌人，其中一支氐羌人由西秦岭向东迁徙，成为秦人，然后创国立业，一统江山。而居住在岷山山脉一带氐羌人，也有一支翻过龙门山，沿绵远河抵达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古蜀文明。而更多的氐羌，则以这里为根本，建立了强大羌国及诸羌部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独立存在上千年。

四

宋南渡之后，西北被金人所据，马的来源地进一步缩小，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四川的西部、西藏东部等康巴藏区。黎州、雅州、碉门、灵西寨易马场开始受到重视。

宋之后，茶马互市经历了一段萧条期。因为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统治者对西北战马的需求量锐减。到了明代，出于对元作战的需要，对战马的需求再次显得十分迫切，而与此同时，藏区对茶叶的依赖也更加强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而以茶治边已经成为带有政治谋略的经济政策，“用茶易马，固番人心”是当时的国家战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了茶马互市，任何个人皆不许染指茶马贸易，“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讷者，并论死”。

茶叶的流转方向也从明朝开始发生了变化。南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正如明太祖朱元璋在派遣附马都尉谢达往谕蜀王朱椿所言：“秦、蜀之茶，自碉门（今四川天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与此同时，明太祖还动用了“边防部队”稽查茶叶走私，“檄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于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及入西番关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其实朝廷对茶马互市采取的是南北并重、互为补充的策略。一方面明军的马匹来源还得依赖甘青地区的良种

马，另一方面西北地区时局不稳，又不得另辟马场，以防不时之需。

清军入关之后，清朝一直是一个控制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帝国。战马来源已经不是问题，茶马互市在康熙之后逐渐停止。与之相反，边茶贸易却越来越大，由于不再需要以茶易马，茶叶贸易重心从甘青地区转移到四川。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清廷还大力修缮了先前的道路，新建驿站塘汛，通往藏区的道路系统比之前的好了许多，驻藏大臣入藏和达赖、班禅进京觐见清帝走的都是川藏线。过去以茶马互市为主体的贸易通道，其商品越来越多元化，茶马之道成为运输以茶叶为主的各种商品的通道。

其实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茶马古道，最初可能都是以中国独有的特产丝绸、瓷器、茶叶等作为标志性的贸易物品，后来却扩展到包括锦缎、绣彩、盐、铁器等百货，以换取中、西亚和欧洲商人的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以及高原民族的马、牦牛、皮革、黄金、贝母、虫草等货物。这些交易的完成，有些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有些是在古道上的驿站，还有一些则是在“迢迢山径峻，万仞险隘危”的漫漫路途上。

五

川藏线，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交通系统。然而，在历史上它却是一条因茶马互市而起，逐渐形成的内地与西域之间以茶叶运输为主要内容的商贸古道。这条以雅安为起点的行茶大道，在肩挑马驮的时代，青石路、马蹄印，以及连接茶道的古茶园、古茶号、古城镇、驿站等景观，叙述着浓浓的茶叶情。

实际上在唐宋时期，西藏与中原王朝之间往来的主要通道是唐蕃古道，也就是今天的青藏线。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这也是那个时期茶马古道的主线。直到南宋后期，出于战略考虑，官府除了组织“官力”将四川的茶叶经成都、茂汶、松潘，再过甘南运至西北互市易马外，还特别准许在黎州、雅州、碉门等地开设易马场与青藏

高原的藏族部族开展茶马贸易。

到了明朝，朝廷规定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朵甘思及西藏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藏区部族朝贡的重要目的就是获取茶叶，雅安又是茶叶的主要产地，既然无需以茶易马，又何必舍近而求远，四川的茶叶慢慢便由黎（今汉源）雅（今雅安）输入藏区。天顺二年（1458年），明廷规定乌思藏（西藏地区）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給，也促使乌思藏的贡使选择由川藏道入贡。成化二年（1466年），明廷更是明确规定乌思藏的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乌思藏的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路入贡。从此，由茶叶贸易而发展起的川藏道同时又成了官道。

四川边茶被细分为三路“其行销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曰西路边引；行销邛州者，曰邛州边引。”其中南路边引交易量最大。

四川南路边茶的起点虽可从成都算起，但成都不过发放引票的衙门所在，真正的茶叶生产、加工和销售的起点是在雅安。川藏茶道以雅安为起点大致分为三段：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拉萨至亚东。

雅安至康定一段是川藏“茶马古道”上最艰辛、最神秘也是最苍凉的一段，分为“大路”、“小路”通向康定。“大路”俗称“官道”，从雅安向南，经荣经翻越大相岭，然后向西北途经羊圈门，到清溪经富庄、泥头驿（宜东）、三交、飞越岭、化林坪、隆贝堡、沈村、德威、摩岗岭、磨西、雅加埂、木雅后到打箭炉（康定），这条路亦称“沈黎道”。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泸定桥建成后，无需再经过沈村，而改隆贝堡至冷碛、泸定桥、烹坝、大岗山而至康定，仍是“大路”。相对而言，“大路”沿途驿站、客栈都比较多，商旅行人、马帮等来往相对方便，经此道的茶称“大路茶”。“小路”又称“商道”，夹岸沟深、悬崖峭壁，从雅安向西至宋村后再渡青衣江，经天全、马鞍山、岩州（岚安）、大渡河并引入“大路”通往康定，经此道的茶称“小路茶”。

从内地供应藏区的茶叶，一般都称

为“边茶”“藏茶”，意为专供边疆藏胞的茶叶。因此也就有了“西路边茶”“南路边茶”“大路茶”“小路茶”等历史名称，尽管茶马古道主干难辨、支系庞杂，但从这些名称亦可理出一些大致的轮廓来。

这条古道的前身“旄牛道”，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汉时期。据传汉武帝派人打通“蜀身毒道”和宾服“西南夷”的时候，蜀地商人已经携茶叶等物至大渡河以南和以西一带，与邛人、笮人、冉駹人、斯榆人等当地氏族、部落进行物物交换，由此而形成的简易通道。201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队在汉源县大渡河边发现大型史前聚落遗址——麦坪遗址。从时间上看，遗址距今4500年到2500年前，当时是秦以前的古蜀时期，有专家认为其在当时极有可能是“史前特大中心城市”，甚至有人认为麦坪遗址的意义甚至要大于三星堆遗址。这几乎说明，这里在秦汉之前早已是马蹄声，人影憧憧。

大小路茶均在四川打箭炉（今康定）会合，出打箭炉后，又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经雅江、理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而北路，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汇合后至拉萨。这条南路边茶之道，无论是在哪一个分岔，南面的那条路都是官道，运兵、运粮，沿途设立粮台、巡营，驿站数量多，往来官员僧侣一般都愿意走这条道。而北路由于适合于牦牛驮运，自然就成为商道。

后来的川藏公路，也基本上沿南路边茶之道修建，只是雅安至康定一段，公路选择了北路既“小路”越二郎山而行。在康定的新都桥公路同样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道孚县、炉霍县、抵西藏昌都邦达与南线汇合；南线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在邦达与北线会合后，再经八宿县、波密县、林芝县至拉萨市。

川藏线是我国目前里程最长、跨越高山大河最多、修筑维护难度最大的公路。它完整地穿越青藏高原的东南缘，穿越的区域恰好是世界最高一级地貌单

元青藏高原向第二级地貌单元四川盆地的陡跌地段，也恰好是世界上落差最大、地形地貌最为复杂的横断山地区，正是由于这种举世无双的地理环境，使得川藏线跨越了多种地貌，成为中国的景观大道。

六

有人将茶马古道说成“历史上马帮驮茶的道路”，实际上除了滇藏道主要行走的是马帮而外，走在川藏道上的主要是背夫和牦牛驮队。

川藏茶道的不同路段其运输方式不尽相同。成都至康定，道路崎岖险要，很难用得上骡马，大部分靠人力搬运。

行走在茶道上的背夫当地称为“背子”。他们长年累月从雅安茶庄背茶到康定。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0-30公里。途中休息，背上的茶包不卸肩，而是用丁字形杵拐支撑着站立歇气。杵头为铁制，天长日久，古道的石板上便留下深深的窝痕，至今犹存。“一盘拐子龙抬头，打拐不打斜石头，三拐两拐安不稳，挣些痠病在心头。”道出了“背子”打拐歇气的辛酸。千里茶道上，“男背夫”称“男背子”，“女背夫”称其为“女背子”，未成年的称为“娃娃背”，甚至还有“家背子”，夫妻同为背夫，一路带着娃娃行走在茶路。他们浩浩荡荡，络绎不绝。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20世纪初，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曾经多次从这条古道往返于康定至雅安、乐山之间，沿途的背二哥就曾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39年6月初至12月底，时任金陵大学教授，后来曾为张艺谋导演老师的摄影师孙明经曾携带12000英尺的电影胶片和200个相机胶卷，跟随“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对茶马古道进行调查拍摄。在他留下的影像中，便生动记录了茶马古道上背夫的艰辛。

背夫们一路艰辛将边茶背到康定，先在“茶关”完成纳税领取“茶引”，然后进城送入“锅庄”。在锅庄内，汉地茶商与藏族茶商完成交易之后，茶叶将再次进行重新包装后，踏上另一段路程。

康定至拉萨路途遥远，沿途的海拔均在3500米以上，之间还需翻越数十座4500米以上的高山，渡过无数的江河，靠人力不可能完成茶叶的运输。从此，西去的茶叶，采用骡马、牦牛来驮运。牦牛驮运的方式是“边牧边运”，即一边放牧一边运输，行进速度完全取决于牧场与牧场之间的距离，以及需要放牧的时间。所以牦牛驮队都需要携带幕帐，自备武装。这样走走停停，常常今年起运的茶，到第二年才能运到。好在边茶是发酵茶，茶叶在漫长的征途中在茶包里进一步醇化，到达目的反而恰到好处地甘醇地道。

由于牦牛生性散漫，活跃好动，在草原丛林中犹喜东突西奔，所以茶包极易损坏，因而边茶到达康定之后都要更换包装。将条状边茶一分为二，用刚刚剥下的新鲜牦牛皮将边茶包成块状，以牦牛皮为线，严密缝合，这样牦牛皮在风干过程中不断收缩，将茶裹得更紧。干后既不透水又不透气，坚韧耐磨，且不受潮。

七

横断山南北纵横的山水之间，也许在茶马古道形成之前，这里已经开始古蜀先民与西夷部落的交融。起伏不定的山脉，大河深切的纵横峡谷，形成遗世独存的偏僻之地。历代北方部落、中原逐鹿的失败者，丢兵弃甲，落荒而来，于蛮荒之处，就地生根，将部族的希望播撒在山水皱褶间，在王朝鞭长莫及的领地，自生自灭。

是茶马互市的古老交易激活了这里，然后是纷至沓来使者、驻藏大臣、僧侣以及大量的商贩、驮队、背夫……川藏茶道的兴起，催生了沿途集市古镇。如汉源的清溪古镇，历朝历代都被视为战略要地。汉置沈黎郡、牦牛县，北周改称黎州，隋置汉源县，清雍正七年（1729年）置清溪县，1914年改清溪县为汉源县。不管是古南方丝绸之路，还是茶马古道，以及清嘉盐道，清溪都是必经之地。历史上的清溪古镇是一座城，城东南西三面临绝涧，北面倚山，筑有城墙。旧时的古镇有“九街十八

巷”，主街是南北走向，也正是茶马古道的方向。

大渡河畔的泸定，明末清初尚是无人知晓的“西番村落”。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泸定桥铁索桥建成后，改写了马帮、背夫们运茶渡河依赖舟楫和溜索的探险历史，而让这里商贾云集，成为重镇。而康定在元时还是荒无人烟之地，来往商贩在此易货，只能搭帐篷竖锅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但随着川藏道的兴起，逐渐成为边茶的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大量川、陕、藏地商人涌入，“内外汉蕃，俱集市茶”。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这里俨然西陲大都市。茶叶的聚合功能在古道上大显神威，雅安、康定、昌都，充当起连接川藏茶道的纽带，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地标。而之间的天全、九襄、清溪、宜东、泸定、理塘、巴塘、道孚、炉霍更像是一盏盏星火，将这条古道照亮。

古人常用“香郁味醇”来形容藏茶的滋味，原来这种揉捻、煎炒、发酵的茶融进了横断山的灵秀和岁月的醇美之中。

八

我出生在雅安名山。这里位于四川盆地西缘，气候温润，海拔适中，四季雨雾飘渺，非常适合于茶树的生长。境内的蒙顶山，是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区之一。早在西汉，吴理真便开始在山上驯化栽种野生茶树，这里的农民至今仍以种茶、制茶、贩茶为主要谋生手段。唐宋时期，蒙山茶盛极一时，堪称茶中精品。唐玄宗时，蒙山茶被列为贡品，并且为历代天子祭祀天地祖宗的专用之物，这样的荣耀一直沿袭到1100多年后的清代。不仅如此，这里还是历代茶马互市中茶叶的主要来源地。北宋中期仅甘肃熙河一路（今甘肃临洮）交易的名山茶，便占其总量的一半。所谓“熙河茶数四万驮，名山茶占半”。名山茶不但产量大，而且品质优，是藏族同胞最爱的茶中珍品，在易马时深受青睐，估价最高。据记载，“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赤（尺）四寸大马一匹”。正因为名山茶的独有价值，北宋时期，曾有二位

皇帝三次特诏“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

但就算是历史上最鼎盛时期，名山的茶树种植和传统农耕之间也是维持着互不侵扰的关系。首先，在土地利用的空间上，传统农耕占据着坝区、浅丘等宜耕地，而茶树主要分布于中、低山区的不宜耕种区，二者各守一方水土，地尽所能。其次，在耕种时间分配上，茶树管理和采摘的季节正好是耕种的闲时，当茶叶采摘完毕，正好进入“春分”之后农忙，在时间上二者亦形成互补。正因为此，雅安才在历史上长期维持着“粮仓”与“茶乡”的双赢格局。

然而，进入21世纪后这一格局迅速被打破。由于茶树种植显而易见的好处，大量农民开始放弃传统的耕种方式，纷纷将旱地、果园里的农作物挖掉换成茶树。到了后来，干脆把稻田的水疏干，也换成茶树。据近10年来的统计数据，名山区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呈下降趋势。与之相反，茶园的种植面积和茶叶的产量逐年增加。据统计全区有98%的村产茶，89%的农户种茶，农民人均茶园面积840平方米，农村人均拥有茶园面积均居全国第一。而这个区在十多年前还是雅安的产粮大县，素有为雅安的粮仓之称。在土地面积不会发生改变的前提下，茶园的迅猛增长，意味着与原来种植粮食耕地的此消彼长，也就意味无数的旱地与稻田被改造成了茶园。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有一段关于种植鸦片还是种植粮食的智力较量。当鸦片换来的钱无法换取粮食的时候，财富带给我们的仍然是饥饿与死亡。当然，在大流通时代，这样的惨剧不可能上演，但当万顷良田都变成清一色的茶园时，至少农村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正在丧失。

农民当然有权决定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或不种什么。他们也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法。农村需要诗意，更需要发展，这无可厚非。但当我们轻易而举地改变这片土地的用途，改变土地上所生长的作物，也就摒弃了传统的耕种方式，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传统农耕文化的改变。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都需要时间的佐证。

雅安藏茶的一段烽火往事

□周安勇



“藏茶”是雅安的标志性产品，过去也叫“边茶”、“黑茶”或“乌茶”、“马茶”，它既是藏族同胞生活之必须，也是封建朝廷易马、驭番的战略物资。清末至民国时期，为了控制藏茶的生产与流通，为争夺藏区茶市，一场地跨欧亚、时越两纪的角力以川边为中心展开，可谓跌宕起伏，精彩纷呈。

中国的茶叶何时进入英国？这是一个很难考究的事情。按李朝贵、李冬耕《藏茶》一书中的说法，是在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还是一个转手贸易。“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将一批中国茶叶运抵欧洲，被喜爱新奇事物的欧洲上层贵族饮用。中国茶清爽醇香的口感和消腻化滞的功效，让欧洲食肉民族顿感神奇无比。于是，来自中国的茶迅速被欧洲人接受，并流行开来，从此中国茶大量被进口到欧洲各国。”

随着进口量的不断增加，饮者增多，销量增大，至顺治十六年（1659年），英国始立茶法，征收茶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定广州为茶叶出口通商的唯一口岸，中国茶成为大宗出口到欧洲的商品。东印度公司累计17年的统计数据表

明，从广州运往伦敦的商品总额中，茶叶占了95%。

买、买、买是不行的，利润绝对才是资本虎视的对象。于是，欧洲人开始设法从中国引进茶种，雇用种茶、制茶的师傅，在本土及其殖民地开辟茶园，开办茶厂，生产茶叶。18世纪中叶，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开始在印度开辟茶园，办茶叶公司，以满足本国人和国际市场的需要。道光三年（1823年），一位叫罗比伯特的英国少校军官、植物学家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他在印度东北阿萨密的森林中考察时，发现了一种野生茶树，这一发现引起了英国政府高度关注。道光五年（1825年），英国技术委员会发布刺激种植和生产红茶的奖励政策，只要在印度或其他殖民地生产出20磅以上的红茶，就发给金质奖章或“50基尼”。道光十九年（1839年），东印度公司生产的茶叶上市销售。从此，大量资本流入印度，投入印茶生产。

同治六年（1867年），当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在雅安穆坪发现大熊猫的时候，英国人库珀也在赴印度和西藏的旅行考察中发现了雅州的砖茶。他了解到，雅州的茶是西藏僧俗民众日不可缺的独特商品，对西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藏每年由雅州输入的砖茶，折合英国货币高达600万英镑。他提醒英国政府，这是一笔大生意啊，英国人应该不惜代价和不择手段用印茶夺取西藏市场。一旦印茶取代了雅州砖茶，英国人就能完全控制和垄断西藏的政治与经济。

光绪初年，英国兼并了当时臣服清廷的缅甸，同时向西藏亚东修路，加紧入侵西藏的准备。

光绪十四年（1888年）年初，英国军队向西藏边境的驻防藏军开炮，屠杀用原始武器英勇抵抗的藏军，武力入侵西藏。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经过不平等谈判后，英国强迫清廷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光绪十九年（1893年），英国再次逼迫清廷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续

约》。两个条约使清廷割让并丧失了后藏的大片牧场及战略要地，并在西藏亚东开放商埠。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英军在西藏曲米森谷发动袭击，包围了1000多名藏军。藏军在赖丁代本的指挥下，面对架起机枪大炮的英军，拒绝缴械投降英勇战斗。英军对藏军官兵进行了一次野蛮和血腥的大屠杀。同年七月十五日，震惊中外的江孜保卫战打响。英军踏着西藏军民的尸体和鲜血越过拉萨屏障江孜，于九月七日进入拉萨，用大炮包围了布达拉宫，逼迫西藏僧俗官员签订《拉萨条约》，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英印茶商可以在西藏自由销售印茶。

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西藏的大门，英国东印度公司紧随其后，利用其政治、军事、资金、工业技术、运输路程（注：从康定至拉萨的行程是85个马站；从印度葛伦堡到拉萨是18个马站。）的优势，在商业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特权。英印商品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入藏倾销，并通过甘孜转销内地，其中主要商品就是仿制藏茶的印度茶。

二

那么，此时的中国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在鸦片战争后，被列强东揍西捶的大清王朝已是伤痕累累，外事不济，内政膏肓，可以说是积弊丛生，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在茶政的管制上，首先是引票泛滥、茶税积欠。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停止茶马司主管茶马贸易的职能，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的结束，边茶产销区茶商开始实行自由营运，地方政府只是颁发引票，收取税收。因茶利丰厚，茶商不顾生产能力与市场容量，盲目请引。据《天全州志》中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至嘉庆二年（1797）间，总计增加引额14626张，全州引额已达31120张。”引票增加了，清政府茶税增长了，而市场却在不断萎缩，于是茶税积欠，茶商破产而逃。嘉庆七年（1803年）至二十三年

(1818年),天全州共有未完美截银38000余两,欠屋房、山场、茶包等项变价银2636.84两,尚有未完银12923.5205两,多系逃亡之户,无可追缴;另据《荣经县志》记载,在咸丰、同治时期:“邛、雅、天、名、荣五属茶商,又复积欠253000余两之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川总督的《批打箭炉同知察》中这样描述道:“查该厅炉关额征茶税、票息银两,历任交卸有未能收齐之款,至多不过数千余金,何以该丞任内竟积至37000余两之多,殊堪诧异,若准予移交后任接征,则接任之员辗转推延,旧欠未清,新欠又积。”可见,川边地区的茶税积欠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其次是假茶盛行。制茶时将其他树木的叶子掺入其中,是一种普遍的行为,通常有桤木假茶、马尾叶假茶和藤片杂树假茶等。原本是个别小商贩在收购时与茶农合作掺假。渐渐地,园户卖假,商人购假、造假。明明是假茶,政府却不打假,反而视为生财之道,对之课税。桤木假茶每背抽钱五百文,藤片杂树假茶两背抽钱八百文。这就变相认可了造假的合法性,更加剧了假茶的盛行,从峨眉一带入西藏之茶叶,伪茶竟然占据了50%。大量假茶入藏,对川边茶叶行业的声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川茶在藏区的销量逐渐萎缩,为印茶入藏创造了契机。三是地方官员之贪腐。茶叶产销区地方官员利用茶为自己牟利,不同时期都有所体现。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四川提督岳升龙疏报:“查打箭炉各处地方,向系藏人霸占,抚臣(于养志)从前查勘受贿,通同不问侵占地方,止议贸易。臣又查打箭炉通商卖茶,抚臣行私自便,每年发茶八十余万包,私受茶税数万两,现有荣经县私票并各商可证。”仅仅一个打箭炉市场,于养志便以茶谋私数万两;又见四川省劝业道札:“照得茶商请领引票,向由该地方官备文来道代领转发,今春,本道以各属产茶园户新茶成熟,急待求售,复经示谕各茶商赶速请领引票配茶,免致产茶地方酿成事端。乃近

来访查,各地方官于该茶商等请领引票时,往往任意延搁,不即照转;其甚者,有些州县竟任书房刁难需索,实属不成事体。”说明了茶产区正值新茶上市,急于出售时,管理茶引的官吏为了自己的私利,故意拖办引票。不仅危害到园户、茶商的直接利益,严重阻碍了边茶业的发展。

三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严重冲击了汉藏贸易,对四川的茶叶生产形成严重威胁,英人与西藏亲英势力的合流,已影响到整个西南边疆的安危。危急之时,清政府任命夙全为驻藏帮办大臣,并命令“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夙全认真经理。”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夙全在巴塘被当地的头人杀害,清朝政府命令建昌道赵尔丰、四川提督马维骐进驻康区处理相关事务,是为川边边务整顿之始。

赵尔丰主张抵制印茶入藏,振兴茶业,力挽川茶利权。他派巡检郭士材赴西藏、印度调查茶务;以川茶种子输入藏地,教民自种;严禁假茶,提高雅州藏茶声誉。

这时候,雅州府雅材书院山长余云鹤将印茶入藏一事的具体情况呈报了川省。当赵尔丰接到余云鹤的报告后,一直关心藏茶的他,立即电奏清廷主张“在省创立公司,以树先声”。

赵尔丰最初想的是官办藏茶公司,全部垄断藏茶购销。这种想法遭到了雅州五县茶商的一致反对。不得已,又提出“官商合办”方案,还是无法取得茶商们的支持,最后的妥协方案是“官督商办”。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除邛崃茶商外,雅安四县茶商认定股金36.17万两,其中雅安茶商20.67万两、天全茶商5万两、荣经茶商6万两、名山茶商4.5万两。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奏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筹办处”正式在雅州成立。推“孚和茶号”老板余云鹤为总理,各县推正副协理各一

名，拟定12条章程。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十二日，公司在雅安成立，公司正式定名时没有使用“藏茶公司”的名字，大概一方面因为沿袭已久的边引配边茶的制度难以改变，另一方面是因垄断性地承销全部边引之需，名正才能言顺。公司在汉源宜东设转运站，打箭炉、理塘、巴塘、昌都、结古（属青海）五处设立售茶分号，但因清王朝覆灭，赵尔丰抵制印茶诸举东流。

四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朝皇帝退位，一时天下大乱。1912年，康藏地区那些在清末被取消的土司们纷纷复辟。在驻西藏英军的煽动下，康藏区域乱兵四起，失去控制。理塘被陷，知县被杀；盐井降服，汉兵逃散。骚乱中，各土司占山为王，划地而据，任意阻塞交通，抢掠过往藏汉茶商。进藏茶道阻滞不畅，藏茶价格急剧上涨。

自民初以来，川边地区换了六任川边镇守使，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大小军阀、政客们，都把雅安藏茶当作自己的摇钱树，苛捐杂税，滥发引票，让茶农茶商们苦不堪言。再加上印茶低价倾销，雅安茶号纷纷破产倒闭，藏茶产量大幅下滑，藏茶到了危难时刻。

民国政府知道雅安藏茶的重要性，要求农商部总长周自齐尽快在雅安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成立公司。但是，初期的民国政府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尤其是没有熟悉藏茶、熟悉雅安与熟悉藏区的经营人才。

这时，周自齐雅安籍的学生余茂荪找到了他。余茂荪是孚和茶号老板余云舫（余云鹤的兄弟）之子，对于雅安茶事很了解。老师做了民国政府的高官，学生东洋学成回国，自有契合之处。有备而来的余茂荪给周自齐算了个账，并抛出了自己的建议：藏区按每人每年消费100斤茶计算，每年需要雅安茶167890担，其中前、后藏需要137890担，康区需要20000担，青海需要10000担。如果垄断藏茶的边引，只允许采购、制作和销售

1000万斤的藏茶；其次以政府名义督办茶厂将大小茶号纳入茶厂，集资入股，再按股分红多多发给茶厂引票，不愿加入的茶号则少发引票。就算给茶厂两万张引票，按每引一两税银缴纳，政府不花一个铜板，先进了20000两税银，一不操心二不费神，茶厂不就办起来了。

这把周自齐整高兴了，当即决定由余茂荪在雅安领办茶厂。回到雅安，余茂荪、余云舫父子二人携孚和茶号出马，打出北平政府的牌子，联络雅安五县茶商集得银子20多万两。很快，北平农商部批准立案注册的文书下达，茶厂定名为“川藏茶业公司”，认领边引两万张。川藏茶业公司不顾其他茶号的反对，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出生。

公司是集资联营企业，同其他茶号同时经营边茶，雅安茶号中有的妒忌公司不同流合污，不掺假制茶，且据有较多资金，因而暗中破坏。适尹昌衡经略川边，路过雅安，茶商见有机可乘，集资一万元由茶商夏鼎三出面行贿于尹老太太。尹老太太收此贿银后，存入夏鼎三的永昌茶号内生息，一年后尹昌衡在北京下狱，尹老太太向夏提款，夏不认帐，吵闹不休终未取得。尹昌衡因老太太未得贿银，到打箭炉后无理扣留川藏茶业公司茶包不准过关。后尹出狱后，罢官无权，就请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帮收，陈收后又吞为己有。镇守使殷承瓚到打箭炉妄想茶商的钱更甚，川藏茶业公司眼看不能再营业下去，呈请北京批准解散了。

张毅任川边镇守使时，曾组织康藏、藏卫两大贸易公司，俱因康藏交通阻滞，转运不灵，失败歇业。其他川陕商人，亦以同一原因，次第停闭。

到任陈遐龄镇守使时，逼缴茶税，日甚一日，一年内迫缴以后几年的茶税，又时时派茶商的捐款，商人难以应付，发生当堂打死商长、庆槐茶号老板王仁杰，打伤孚和茶号老板余东皋（余家后人）之事。川边屯垦使刘禹九来雅安，每月必派捐二、三次，出卖雅属各地的官营、公营的庙产和土地，强迫茶商

出钱购买，茶商若有拒绝，则以“卖假茶”定罪，必须出银赎罪。当时就有茶商鄢大元被迫出银3万两，茶号因而倒闭的事例。

五

1935年12月，蒙藏委员会咨四川、青海、云南省政府和西康建省委员会，要求四地建设厅筹划组织康藏贸易公司，采办内地各省货物及西藏土产，流通有无，调节供需。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青海省代主席马步芳、建设厅长李迺棠、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均予以热切回复，并有相应的措施。

深知边茶贸易的巨大利益，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对此是热心的，也正如他在《西康概况》一书中说：“在前清赵季和（赵尔丰）时代，本已组织有官督商办之（边茶）公司，成绩甚佳，一年之中，曾盈余三四十万元。”于是，刘文辉投入极大的热情，谋划西康建省的同时，筹划着公司的成立。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谋求对全国的茶叶实行统制，规定“内销茶之收购运销事宜责成中国茶叶公司主持办理”。1938年，中国茶叶公司派徐世度前来西康调查茶情，“以谋改良并统制”边茶，欲获取西康边茶的税收权。但是，康、雅茶商及地方当局，“皆不愿此有关康藏经济大势之茶业，为别方势力所掌握”，于是竭力抵制，徐世度空手而回。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成立。5月1日，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有资本五万万元，五百万元以上的大股东13家，小额股本一万三千七百万，荣经兰荣泰五千万，姜公兴一千万；董事长李光普，之前为康裕及西宁公司董事长，设常务董事四人，荣泰茶号经理兰翹云为董事之一，永昌茶号经理及省参议员的夏仲远任总经理。省府特准的十一万张票引，全数由该公司认领承销，将所有茶商统一到康藏茶叶公司旗下，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在此状况下，西康政府的茶课收入也增至16万余

元。至1941年时，又增至30万元。

刘文辉赚了，但茶商们亏了，茶农惨了，于是群起而攻之。1939年末，西康、西藏两地的一些中小茶商联合向经济部状告西康省政府的省银行和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官僚资本垄断一切，并以劣充优，鱼目混珠，以获厚利。各地藏商一面先行罢市，一面向省府请愿，最后在理塘寺的香根活佛调解下，事态才暂时得以缓解。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因以专买关系，对农人所产茶叶贱价收买，农人因无利可图，在1940年与1941年两年间，砍伐及失管茶树不下三百万株，然而该公司是专买之特权，每年仅运销康定茶叶二十五万余包，较之1939年前降低了二分之一。

1942年2月25日，西康雅属茶商天康兴号等，向蒙藏委员会请求废除茶叶包票制度，呈文对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以来“残害康藏人民生计”的行为进行了“撮要分述”，对废除茶叶包票制度“福国利民”要点“预陈如次”，要求“明令废除满清时代遗留不合法之西康茶叶包案制度”。3月18日蒙藏委员会函财政部，4月财政部电复蒙藏委员会、西康省政府，“准许人民自由贸易各情，似确有考虑必要。”至此，始于宋，盛于明、清和民国的边茶引岸制度宣告结束。

于是，许多歇业的茶号纷纷重新开张营业，徐世度再来西康筹设茶厂。由于“藏销茶业意义重大”，出发之前，“曾获元首二度召见，指示颇多，并即亲批拨发八千万元试办”，层层克扣下，仅到手40万元。最高领袖两度接见并亲拨经费，可见政府高层是相当重视边茶贸易在改善西藏与内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徐氏到了西康后，仍为当局所制约。但徐世度是个习于官场应酬的人，知道不与西康地方势力结合就干不成这个事。于是，他找到荣经本地茶商姜树文（字德滋）。姜树文在姜家公兴茶店分业后，创办了又新茶店，本来生意好好的，恰逢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他不愿入股，又无销路，还积压了万余斤茶叶，徐世度相邀等于瞌睡遇到枕头。而刘文辉觉得自己已占得先机，毕竟中茶公司的背后老板是陈果夫，徐世度是奉诏而来，也得迁就一点，至少面子上要敷得住。于是嘱其副官长（荣经人陈耀伦）：“与徐虚以委蛇，阳示欢迎。”作为“荣宾合”总舵把子的陈耀伦在西康这个地方绝对是个人物，有了刘文辉的明示，便有了自己的计较。三方合欢，组建成官商合股的中国茶叶公司，并在荣经设藏销茶叶精制厂，其中中国茶叶公司控股40%，启动资金80万元，陈耀伦的股金系以其雅安公馆租与公司作抵，姜德滋的股金则以其万余斤存茶作抵，于1943年4月5日正式成立，徐世度任厂长，姜德滋任副厂长。藏销茶叶精制厂在雅安设办事处，由徐世度主持，荣经厂由姜德滋负责。另在雅安设有分厂，康定设有营业处。当年制成中等品级金尖8630包，1944年制成上品等级砖茶9390包。之后，徐世度又邀邦达昌入股中国茶叶公司，荣经藏销茶叶精制厂的产品就由邦达昌全部驮运。

1945年4月，中国茶叶公司归并于复兴公司。该公司向荣经藏销茶叶精制厂发出委托订单，请其代制砖茶、金尖各6000包。但至年终，藏销精制厂仅制成“沪上”牌砖茶3480包。显然，茶厂的产能退化，产量远难满足藏地需要，更谈不上左右藏茶贸易，中央欲通过筹办茶叶制销机构促进康藏茶叶贸易的努力最终未获成功。

1946年初，复兴公司被解散，该厂业务归中央信托局接收。4月，中央信托局检讨了国民政府依赖于荣经藏销茶叶精制厂发展藏边茶的政策，认为该厂设立的主旨原在发展边茶业务，但是自经营以来，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国民政府推行的委托国营茶厂逐渐控制所有边茶制造的统制政策也宣告失败。

六

显然，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成

立，对于西康省的财税收入是有贡献的，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边茶的颓势。西康地方的茶叶统制政策，实系私人经营，除少数富商、政客借便独占边茶之垄断利益外，全无筹藏及助益国防经济之意义可言，使得有关汉藏经济命脉之茶业一落千丈。蒙藏委员会经过调查也发现，边茶统制的好处是“肥饱私人”，“毫未发挥补助政治之作用”。据统计，自1939年至1942年的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统制时期，茶叶销量不升反降，数量由40万包渐渐降至20余万包，而且茶树的栽培数量亦大量减少，因而茶价大幅上扬，间接影响汉藏两族感情及通商关系。这种当局和茶商主动筹谋改变边茶产销颓势的尝试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内部腐败以及入股出资的不公平黑幕，很快被暴露出来，首先引起陕帮茶商的不满。1944年，陕帮的义兴、天兴、聚诚茶商带头从康藏茶叶公司退股。随后，川帮孚和、永义也相继退股，茶号纷纷自办茶厂，恢复生产和新开办茶号达50余家。较大的有西康企业公司、利康茶号、同兴茶号、裕丰茶号、启昌公司，陕帮茶号有义兴、世昌隆、聚诚、天兴、恒泰，天全茶号有长顺，荣经有荣兴、成康茶号等。

藏茶又还原到了原始和传统的家族作坊时代，不同的是，局面更加混乱。因为西康军政官员都了解到藏茶经营有丰厚利润，也纷纷大开茶号，染指藏茶。1945年，川军二十四军137师师长刘元琮成立“137师合作社”，这是直接以军队番号名义开的茶号，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藏茶，已经失去控制，任谁也难以驾驭。1948年，西康省政府宣布开禁，允许茶商自由经营。1949年，藏茶产量仅为300万斤。雅属五岸仅存雅安30家，荣经8家，天全10家茶号，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仅有55万元，藏茶产销一度滑落到历史最低点。

与一座山相遇

□刘乾能



雨过天晴，顶着弥漫的水雾，我沿蜿蜒公路盘旋而上。天光初破时，我站在了大岗山顶。晨雾如流觞曲水，漫过县城，漫过烈士陵园，漫过新砌的山径石阶，将大小龙岗洇染成一幅湿气萦绕的水墨长卷。山岚深处，传来布谷鸟的啼鸣，间或还能听到山雀清脆的“啁啁”声。那委婉的叫声，透着大岗山特有的湿润。这声音，让我想起父辈们过往的日常。在提篦山，在茅岗子，在火地头，他们顶着一头的雾水，躬腰驼背，如豆的汗水洒落下来，掉在玉米苗、黄豆秧上。苗秧瘦弱纤细，承载着父辈们厚重的希冀。“看山要看骨，察人要察心。”第一次听到说这句话的，是到大岗山考察的一位外籍客商。气喘吁吁的他，望着山脚的县城，一只脚踏在残断的树桩上，手中的烟斗腾起袅袅青烟。身后，是他的助手展开在手中的规划图。图上，“云上客厅”“秘境寻幽”“山涧花溪”“雨夜听荷”清晰可见，一幢幢设计精巧的建筑造型独特，与山光水色浑然一体，宛若仙境。这让我对大岗山的未来充满无限期待。

“大岗山这身骨头，可是挨过斧钺之痛的。”烟斗在青石上磕出火星，溅起四十年前的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石头、木头、水头为支撑的“三头”经济此消彼长。林子里，“咔咔”的刀斧砍伐声，“呜呜”的油锯轰鸣声不绝于耳。听父辈们说，那时，大岗山森林密布，合抱粗的水杉香樟不计其数。然而，一夜之间，那些高耸入云的树木，在与利斧油锯的激烈碰撞中轰然倾倒。树冠扫过天际，惊起的白鹭像撕碎的云絮，从天空四处翻飞，叫声凄惨，在空中盘旋却找不到栖息的枝桠。油锯剖开百年千年的年轮，木屑纷飞如雪，落在伐木工人褪色的蓝布工装上。父辈们说，树们接连倒下的轰响，惊醒了二郎神的坐骑。很多年以后，每到雨夜，他们都能听见山腹深处传来闷雷般的嘶鸣。

期待与大岗山相守相望的客商，最终却未能圆梦。“到时候，我会在这里保留一处森林被砍伐的原始状态。残存的树桩，锈迹斑斑的油锯，褪色的工装，破损的手套，甚至那些疙疙瘩瘩的树瘤，都将是这座生态博物馆的展陈物品。”清楚地记得，说这话时，商客的双眼噙满泪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几十年的光阴，在土地承包到户、退耕还林、灾后恢复重建的轮回中悄然划过。被利斧油锯侵蚀的山体，如今全是新栽的桢楠、银杏与香樟。那些沐浴着阳光雨雾的树苗，早已蹿至丈余。晨光中，叶片泛着青铜的光泽。透过阳光的缝隙，能看到“国家储备林项目”的标识牌隐在蕨草丛中，蚂蚁正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标语牌列队行进。忽然，几只松鼠掠过枝头，碰落的露珠跌进陆羽《茶经》残页般的苔藓里。

二

目光漫过琉璃观景台，落在四面环山的县城。观景台悬在断崖边缘，像一

片透明的银杏叶飘在云海之上。山脚下，龙湾湖、慈朗湖分别镶嵌在城的一南一北，似翡翠，如宝玉，湛蓝的湖水晶莹剔透。此刻，在渐明渐亮的晨光下，泛起粼粼波光。“从县城到山顶的距离为13.14公里，这里的海拔高度恰巧也是1314米，从平面到立体，山顶无疑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焦点。”指着树立在悬崖边“1314·见证真爱”的招牌，友人这样说。

“1314·一生一世”，这片地壳，需要多少年的修行，才能达到这般境界。满脑子这么想着，脚步却已沿栽满扁竹叶的小径向东移动。如果不是亲临山顶，谁能想到这座大山的山顶竟是一片地势平缓的开阔地，地质学上把这样的山型叫“桌山”。平整的“桌面”上，布置着不同的景观：银白色的哈哈镜，月亮形的吊椅，熊猫造型的卡座，吊脚楼式的观景厅。空气中飘来浓郁的茶香。抬眼望去，吊脚楼上，一对身着运动装的青年男女相对而坐，几上放着两杯盖碗茶。女孩兰指轻启，青花瓷盖轻叩碗沿，发出一声脆响。那脆响，仿佛茶马古道马帮的铃音。茶汤里沉浮的蒙顶黄芽，恰似贡嘎雪山消融的星光。

“西岭千秋雪，东吴万里船。”伫立藤蔓编织的“云上咖屋”，凭栏西望，贡嘎群峰在云隙间若隐若现。雪线之上，朝阳正为金字塔状的山尖鎏金。几个摄影爱好者架起长枪短炮，正对着远处的神山狂拍，“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此起彼伏，惊醒了睡在杜鹃花蕊里的绿尾虹雉。在天全，这种鸟称为“山炸”。此刻，它翅羽掠过处抖落七彩光斑，恰似苏东坡笔下“天工忽向庭前破，碧玉雕成翡翠堆”的奇幻景象。

山风飘来吊炉火锅的香气，混着野葱与牛肝菌的鲜味。火锅区设在纯白的帐篷里，远看恰似大草原上散落着的蒙古包。铜锅吊在百年树杈上，尽管外面寒气逼人，室内却早已温暖如春。红汤翻滚，麻辣的鲜香扑鼻而来。邻桌的游

客操着绵软的川西口音争论：“这个‘沐云’的‘沐’，该是沐浴的‘沐’，还是‘牧羊’的‘牧’？”老板娘笑着插话：“‘沐云’也好，‘牧羊’也罢，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好！”

三

继续漫步向西，“昆虫秘境”的巨幅招牌映入眼帘。超大的熊猫，巨型的恐龙，威武的狮虎，装点出童话的世界。玻璃穹顶笼罩着一片冷杉林。光阴渐暗，萤火虫开始点亮身体里的星图。枯叶蝶伪装成黄桷落叶，直到某片“落叶”突然飞起，露出腹部朱砂般的斑纹。孩子们凝声屏气，正在默默数点七星瓢虫身上的斑点。墙上，皇蛾阴阳蝶标本一动不动。那对翅膀分别呈现雌雄特征的奇珍，正在悄悄演绎梁祝化蝶的传说。

“你们看这桢楠叶脉，多像先人修的堰渠。”观察室内，十几个学生正在聆听老师的讲解。年轻的老师戴着阔边眼镜，右手高举一片树叶，轻声细语，投影仪射出年轮的图案。恍惚之间，茶马古道的行进路线与生态廊道在光影中惊人地重叠。有个小女孩指着树瘤说，“看，多像熊猫脸呀。”众人细看，果然看见年轮纹路天然勾勒出食竹熊猫的轮廓。

走出秘境，来到“星空小屋”。乳白色的小屋错落有致，有如星落人间。小屋内，低矮的屋顶是整片的玻璃，抬头望去，天空一片湛蓝。仰面躺下，头顶星河灿烂，屋外凉风习习，松涛阵阵。细细聆听，那涛声里隐约有古道背夫的山歌飘来。目光从天空收回，书架上蓝皮封面的《天全州志》吸引了我。取出三册线装的州志，随意翻开，见到这样的记载：“大岗山多楠樟，其木坚如铁，香可驱瘴。”此刻，新栽的桢楠正吮吸天地精华，悄无声息地描绘着自己的年轮。一圈又一圈的轮廓，承载着植绿增绿、爱绿护绿的所有努力，也铭

刻着产业互融的坚定信念。

夜幕降临，拧开床头灯。竹丝编成的灯罩，幻化出如梦般的光影。那光影投在地上：飘渺，幽静，斑驳。隐约之间，我仿佛看到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斑驳字样。

四

次日早起，山间晨雾弥漫，树木、花草、楼台和亭阁，被时浓时淡的水雾洇染成一幅水墨画。水雾翻腾间，小雨悄然而至。雨丝穿过林隙，在一段朽木上催开簇簇青杠菌。一位早起晨练的老者，身着一身洁白的练功服，顶着绵绵细雨打起了太极拳，动作刚柔相济，行云流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熟悉的旋律从广场上四下散去，很快便溶入雨雾之中。一片银杏从眼前滑落，金黄的颜色俨然研学儿童的蜡笔画，又像是昆虫秘境里展陈的蝴蝶。

下山途中，遇见驾车上山的柯老师。他装满摄影器材的背包背在身后，手中还握着一门“长炮”。“只有用这600毫米的长焦镜头，才能捕捉到这样的美景！”一边说着一边从取景框里翻动着存储的画面。屏幕上，色彩艳丽的鸟雀，眼神清澈的水鹿，五彩斑斓的蝴蝶。每一幅画面的背景，都是重生的原始林。忽然，林中响起一阵清脆的鸟鸣惊起几只竹鸡扑扑腾腾一阵狂逃，恍若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玄猿素雌，雉鸕飞蠋”的生机重现。

回望大岗山，云雾正在林梢绣蜀锦。那些曾被利斧斩断的年轮，终以年轮的方式重生。山脚下，一家新开的“林家乐”挂着“古语”的招牌。院墙的照壁上刻着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此刻，朝阳正艳，照得满山新叶透亮如翡翠。一只绿尾虹雉掠过观景台，翅尖扫落的露珠里，晃动着一座山经年的春秋。

桂花落

□李靖



寒露过后，便是霜降。风，在不知不觉间添了几分凛冽，宣告着深秋最后的节气已然来临。天气转凉，秋风凌乱，萧萧瑟瑟中，世界步入了深秋的尾声。

姜城的深秋，向来是多情且深邃的。城中，银杏树叶像是被秋神打翻了颜料盘，纷纷染上金黄，漫天飞舞起来，给姜城绘就了一抹绚烂的色彩。这些树叶，恰似灵动的舞者，时而在风中翩跹奔腾，似要挣脱大地的束缚；时而又摇曳无声，悠悠然从空中飘落，温柔地洒在姜城那历史斑驳厚重的街巷、古墙之上，为这座古老的城市更添了几分秋意。

“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此时的姜城，在氤氲薄雾的轻柔笼罩下，一缕沁人心脾的暗香，宛如灵动的精灵，在四下里悄然渗透、弥漫、流窜、涌动。它先是在街巷的角落里若有若无地飘荡，引得行人不自觉地深吸一口气，继而愈发浓烈，最终，这一缕香魂将整个古老精致的小城萦绕并紧紧包裹。刹那间，小城仿佛被施了魔法，沦陷在这优雅的冲天香阵中，变得旖旎而梦幻。

姜城人习惯将“桂花树”称作“木犀树”，这一称呼和这座城一样，古老而厚重，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在姜城的山林间，桂花树隐匿于郁郁葱葱的绿树之中，金黄、银白、嫣红的花朵在枝叶间若隐若现，为山林增添了别样的色彩；田野里，它们与庄稼相伴，在收获的季节里，散发着独特的芬芳，似乎在为丰收的喜悦添上一抹香甜；阡陌小道旁，桂花树错落有致地排列着，行人路过，那馥郁的香气便萦绕身旁，让人心情愉悦；道路两旁，它们整

齐地站立，宛如忠诚的卫士，又似热情的迎宾，用花香迎接每一位过客；庭院之中，桂花树更是备受青睐，或亭亭玉立在庭院中央，或依偎在墙角，为家人们带来温馨与甜蜜。无论是金桂、银桂还是丹桂，金色、白色、红色的花朵连成了片。它们虽含蓄低调，内敛谦逊，不去争宠，不去斗艳，只是默默地任凭芬芳四溢。但那澎湃的花香，却让整个姜城仿佛被甜蜜的气息浸泡，空气中都有了一丝甜滋滋的味道。

清晨，一场秋雨不期而至，带着丝丝寒意，平添了晚秋的寂寥。桂花落时，花与树别情依依，花雨随风纷纷洒洒，宛如天女散花。那一朵朵桂花，落在羌笛悠远的平襄楼，仿佛在倾听古老的旋律，为其增添一抹诗意；落在竹号呜咽的茶马道，似乎在诉说着往昔的商贸繁华，见证岁月的沧桑变迁；落在挂起灯笼的庭院中，给温馨的庭院带来了一份浪漫与诗意。黄的、白的、红的，各色花雨汇聚在一起，紧紧依偎着树，层层叠叠地堆积着，那浓郁的暗香郁结其中，浓得剪不断，化不开。

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徘徊在桂花树下，他们身份各异，或许是热恋中的情侣，手牵着手，在花雨下相视一笑，那笑容比桂花还要甜蜜；或许是相依相伴的母子，母亲轻声叮嘱着孩子，眼中满是慈爱，孩子则好奇地张望着飘落的桂花，时不时伸手去接；或许是亲密无间的兄妹，嬉笑打闹着，一同收集着桂花，共享这秋日的美好时光；或许是情谊深厚的朋友，围坐树下，分享着生活中的点滴趣事，桂花的香气弥漫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又或许只是陌路之人，因这桂花而在树下短暂停留，彼此相视点头，便心领神会，一同沉浸在这桂花的世界里。他们在树下既非吟诗，也非作画，而是拿着笤帚、撮箕、布袋，认真地把满地的暗香汇集。他们的动作慢慢的、轻轻的、柔柔的，宛如《红楼梦》中黛玉葬花般，小心翼翼地收集，心怀虔诚地包裹，仿佛手中捧着的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不一会儿的工夫，满地的桂花都已经清扫得七七八八。这时，或许有顽皮的小孩，眼中闪烁着好奇与兴奋的光芒，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跑到桂花树前，伸出稚嫩的小手抱住桂花树一阵猛烈地摇晃；又或许是好事的小伙，想要再感受一番那花雨纷飞的美妙，也跟着加入摇晃的行列。一时间，“窸窣窣

窣”声响，那是桂花树叶与花朵最后的“吻别”。忽然间，树下一阵花雨如瀑，密集的桂花纷纷扬扬地洒落。花雨笼罩中，人仿佛置身于梦幻之境，迷离间，“湿”了我的发，我的眼，我的唇，我的心……晚秋中的这场花“雨”，是那么酣畅淋漓，让人沉醉其中，忘却了一切烦恼与忧愁。

收集好的桂花被仔细清洗，一盆盆清水之中，桂花在轻柔的揉搓下，洗净了花上沾染的红尘烟云，沉淀下简单真实的纯粹。洗净晒干后的桂花宛如脱尘的仙子，玉立玲珑，超凡脱俗，静心素雅。花瓣历经千万次的揉捻、研磨，在白中承受力量的挤压，形状渐渐破碎；上屉蒸煮时，高温考验着它们的韧性，直至粉身碎骨，但那最初的香气却始终不改，芬芳如故。

将其制作成桂花糖，一颗颗糖粒晶莹剔透，包裹着桂花的香甜，放入口中，甜蜜瞬间在味蕾绽放，那是秋日里最温暖的慰藉；制成桂花糕，软糯的糕体中镶嵌着细碎的桂花，入口即化，每一口都充满了桂花的清香，给凡间孩子们带来了多少幸福的欢笑；若做成桂花饼，酥脆的外皮，香甜的内馅，咬上一口唇齿留香，让人回味无穷。桂花酿酒，更是一绝，那酒液色泽澄澈，滴滴香浓，入口绵密，醇厚的酒香与桂花的芬芳完美融合，在舌尖上跳跃、舞动，顺着喉咙缓缓而下，暖了肠胃，醉了人心。有多少文人墨客，在桂树下面对这美酒，豪情顿生，吟出“将进酒，杯莫停”的诗句，如痴如醉，如癫如狂，赛过李太白斗酒诗百篇。

桂花落，在不知不觉间渲染了深秋多情的姜城。深秋，本应是萧瑟、颓废、凄凉、思念如斯的季节，却因桂花落演绎出不一样的秋景。桂花，在生命终结前还能落得如此之绚烂，如此之淡定、从容、洒脱，甚至辉煌。它们在枝头绽放时，默默奉献着芬芳；飘落之际，又以最美的姿态告别，为大地铺上一层花毯。即便最终被收集、加工，做成了糖、糕、酒，甚至腐烂成泥，它们也不悲喜，不纠结，不彷徨，不抱怨，在豁达中静候初心，坚守暗香。

秋风吹过姜城，千树万树落桂花……这一场桂花雨，是大自然馈赠给姜城的礼物，也是生命轮回中最美的诗篇。在这桂花飘落的季节里，姜城宛如一幅诗意的画卷，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桂花的芬芳，每一个瞬间都定格着生命的美好。

大渡河畔的怀想

□阿 若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首向烈士致敬的诗歌，标题是《你记得我，我就活着》。诗中这样说道，“我曾经和你一样，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慷慨激昂，憧憬过无数种可能的未来；但是我没想到，一次离别竟成了永别，一声再见就再也未见……”诗歌最后说，“只要你记得我，我就活着”。

今年夏天，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胜利90周年之际，石棉县在安顺场镇举办了一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经典阅读”活动。当这首《你记得我，我就活着》的诗歌被文学爱好者深情朗诵，回荡在大渡河的上空时，对英雄和先烈的缅怀之情，顿时弥漫在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间。

在阅读活动的现场，我注意到，在大渡河畔的“红军渡”旁，那尊由花岗石雕刻的红军战士头像，历经风雨的洗礼，依然巍然矗立，坚毅的目光注视着前方，仿佛在随时等待着战斗的召唤和冲锋的号令。

时光回溯到90年前，1935年5月25日，红军营长孙继先率领17名铁骨铮铮的勇士，站在大渡河边。面对浪涛汹涌的河水，他们目光坚定、勇猛，抱着必死的决心毅然踏上了那艘翘首的木船，迎着枪林弹雨奋勇渡河。

同样坚定勇敢的，还有为他们摆渡的当地船工。在船工们的帮助下，18勇士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在300多米宽的河面上跨过一个惊涛骇浪，以无一伤亡的奇迹冲上对岸，抢占了敌人工事，成功地控制了渡口。此后，他们又搜寻到几只被敌人破坏的小船，开始运送大部队渡河。

强渡大渡河是红军的一次生死之战，当时，能否渡过河去，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强渡大渡河的成功，可以说是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挥师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

共和国的史册上永远铭记着这光辉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老区人民为了铭记红军将士的英雄事迹，由雕塑家叶宗陶、许宝忠和高彪共同创作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纪念碑。碑体以巨大的半圆雕红军战士头像为主体，下方为枪林弹雨中红军将士强渡天险大渡河的浮雕，碑体背面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14个烫金大字。

整个纪念碑呈堡垒形，全部采用灰色花岗石雕刻垒砌而成，1983年5月25日正式落成，耸立在安顺场的大渡河畔。

2004年5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也在安顺场正式建成开馆，展厅以弘扬红军精神为主题，激励着后人追寻先辈足迹，感悟精神力量。

夏天的风轻轻吹起，带来清新湿润的气息。参加完经典阅读活动后，我走进大渡河畔的安顺场镇，坚实的复古房屋，宽阔的石板街道，还有白色的紫荆花，满河谷的黄果柑花香，以及迎风招展的红旗和闲适的游人，在这个古老的小镇组成了一幅生动的夏日画卷。

岁月轮回，山河锦绣，昔日红军征战地，而今一派新气象。当年红军战士曾在暗夜里敲过门的那些黑旧木石房屋，如今虽然还保留着当初的建筑风貌，但已经是抗8级地震的崭新房屋，里面住的百姓也都是新时代幸福生活的创造者、见证者。

在宽阔的红军纪念广场上，有个小男孩盘腿坐在地上，细心地整理着手里的风筝线，他期待着童年的风筝，能够带着他的梦想在大渡河的峡谷上飞扬。一对穿着漂亮裙子的双胞胎姐妹在广场上追逐嬉戏，裙裾翻飞，银铃般的笑声洒落在红军雕像的目光里。那群在广场上写生的画家，用抽象、写意、写实或梦幻的风格与色彩，描绘着今日安顺场的崭新面貌。

大渡河水日夜奔腾，流向长江。据统计，当年红军大部队渡河时，安顺场有77名船工为红军撑船，其中有4人参加了红军。如今，老船工韦崇德的后人韦蛟又回到了安顺场，在当年爷爷载着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地方，开了一个奇石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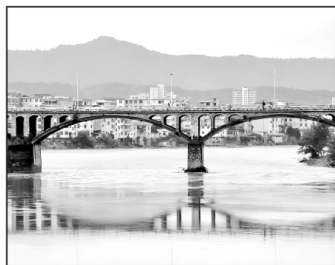
安顺场附近奇石资源丰富，沿大渡河往下一直到乐山，都出产一种当地称为“葡萄石”的石头。韦蛟到处捡拾这些石头，并且把红色文化元素画在上面，做成各种石头产品，他想借此把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把这一宏大历史事件中的细小故事传承下去。韦蛟认为，这是他作为船工后人的一个责任和使命。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从1935年到2025年，历史的车轮已经迈进了整整90个春秋，当年发生过激烈战斗的大渡河遗址，如今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红军将士曾经抛洒过热血的这片土地，如今一片欣欣向荣，人们生活蒸蒸日上。在90年后的今天，虽然红军长征的壮举已成为历史，但英雄的故事和精神，却在老区人民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桥的故事

□ 马晓风



在我的家乡，一条河流养活了我的祖祖辈辈，它将一块袖珍的盆地一分为二，将城市和农村一分为二，将优越与落后一分为二，将楼盘和村舍一分为二，也将万家灯光和黑灯瞎火一分为二。记得小时候语文老师讲到故乡的母亲河时，说河的名字被我们电视台的播音员读错了，在没有网络的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是公众接受信息的唯一渠道。县上的播音员念错一个字在老师看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值得特别说明。老师讲：我们脚下的河叫作“mei水”，而不是直到现在约定俗成的“沫水”。说是专门查阅了《康熙字典》的，求得实据。国文老师对一条河名字的发音如此看重，是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事情。

大概在清朝，沫水两岸仍无桥梁往来，来往商客必须乘船方能抵达彼岸。船家生意兴隆，每回渡船总是满满一舱，有劳工有商贾，还有读书人……行人的物什总夹带太多，一条船沉甸甸的。航船夜里也开，河对岸的城镇灯火通明，就有秀才之类的书生写了四言八句：“千人拱手，万盏明珠。”你看那摩肩而坐的旅客，随着船身在河水里荡漾，好像作揖磕头的样子，映红天际的街灯，不正像是万

盏发光的珠宝吗！过了一些时日，秀才的话被传入当地有钱的大户老爷们耳中，他们压根见不得这种文绉绉的腔调，或许也觉得靠坐船过河的确不便，上街也得出船钱。于是老爷们团结起来，干脆动员青壮年一起修了一座铁索桥。桥起之日，立了“永垂不朽”碑于桥头。桥修好了，行人方便了，船夫的生意破落了，河上也再也没有“千人拱手，万盏明珠”的场景了。

河、船、桥的角色转变，深刻体现了故乡芦山近现代的变迁。光靠区区铁索通行不是长远之计。上世纪60年代，一座宏伟的老式拱桥终于在铁索桥的下游数百米处横跨东西，只见高高矗立的桥墩插入湍急的河水，桥面宽大无比，连接着东西岸的两个陡坡。桥在一九六六年竣工之前，没有人意识到穷乡僻壤竟还有藏龙卧虎之辈。K先生是大桥设计建造者，已是白发老人，其先祖明末自湖广迁徙入川，世代修桥筑路，造福川中百姓。听人讲，K先生解放前在川中业内名头已经很响，无奈性格怪僻，不善与人交道，致其常得罪于人，遭同行嫉妒被使阴招，告别了省会到处漂泊。K先生知天命之年，最终选择芦山小城安居，隐姓埋名。然金子总会发光，自然有人略知他的来历，地方势力与政府官员均倾力请他出山，K先生终大显身手，为收留他的家园贡献力量。大桥如愿建成，老K成了家喻户晓的奠基者。这个平时有些怪异的老头开创了新的局面，多年的怀才不遇在这么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县城得到了施展。

一九九六年，一场如注的大雨下个不停，山洪从四面八方涌来。水势无法阻挡，大桥上游的铁索桥连同“永垂不朽”的石碑都被冲走。老K心中的弦早已紧绷，整条河的水位见涨，似乎一夜之间，大桥就成了高位截肢的巨人。小城从未遇到过这么凶猛的洪水，大桥周围低洼的田地尽数淹没。一片片很大很大的水，一条条很小很小的船，半壁江山

水倾城，街里街外都是潭。新建伊始的石拱桥也处于这场风雨飘摇的考验之中，再没人敢从上面经过，倾覆很有可能就在顷刻之间。

走南闯北的老K再怎么见多识广，那年的大雨他也是头一遭遇到。他没想到这弹丸之地，老天还要给他开这天大的玩笑。万一大桥不保，一世英名尽毁，他可是第一次在此显身手，不容有失。日渐高涨的水位使得固执的老K作出了一个惊悚的决定。那天，姜城的百姓看到了壮观的一幕：一位文弱的建筑大师独自一人在桥中间席地而坐，他老迈的身躯硬是与滔滔洪水对峙。据当年的老人们讲，当时人们几乎可以坐在桥栏边洗脚了。杰出桥梁设计者同建筑大师的差别已经不在于技术的高下之分。真正的大师视人桥一体，桥存我存，桥亡我亡。老K敢为天下先，让一群山野匹夫也为之惊叹，即便他们并不能理解其中深义。大水迟迟未退，但也未再上涨。老K干脆搬来了床被，日夜吃住桥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想若桥果真被冲垮，那也只是证明他的能力不足以保全自己。他谁也不怪，继续坚守、等待，他也从一开始的焦躁过度到了后来的坦然面对，老K在花甲之年迎来了人生体验的飞跃。于是一连好多天，这个小城几千年来最震撼的一幕在上演着，怎么也让人觉得像是一位英雄在镇守城池，桥不倒，城就在。

桥坚持屹立不倒，洪水的力气明显消减下来。一开始像是一条巨龙从上而下，奔流了这么多天体力终于不支了，流速缓慢下来，水位也降了下来，人们重新看见了河岸，小城的常态开始恢复。老K终于松了口气，全城百姓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下来。后来大家争相去帮老K将桥上家当搬下来安顿好，然后还蜂拥在英雄周围，立在河边看潮水慢慢退下，也顺便侃侃大山。事后县官宴请功劳人等三天三夜，老K自然出席，同太爷们同坐。他的桥，他的本事成了此后百

姓们骄傲的谈资，这个山中小城着实狂欢了好一阵子。

但那几年毕竟是新中国的非常时期，岁月过得很快。小城百姓在一阵兴奋之后又陷入了平静的生活，其实更大的不平静已经在酝酿，并且悄然逼近。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到省城搭上了北上的列车，说是要去革命。姜城也渐渐有了一些新兴的思想，多了许多醒目的标语。一切旧的事物必将被摧毁，一股狂热劲弥漫小城。有一天，一帮穿着军装的年轻人闯进了老K的家门，他们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进来，为什么要拿这户人家开刀，毫无疑问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类似于“抄家”的快感。这些青年当然不会理会这位老人修桥的功劳，有的甚至不清楚被“抄家”的对象究竟做过怎样的贡献。他们从老人家中搜罗出太多不同于其平常所见的东西，有字画，有书籍……大多数都被付之一炬了。也不知是什么人翻出了老K曾为国民政府效过力的往事，传言便跟那些被撕碎后燃烧的纸屑一样满城飞舞。老K心中的恐慌一定不亚于那场洪水带来的惊悸，彼时的他是淡然的，已作好被洪流冲走的准备，但现在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荒诞的害怕。

数年间，老K从功臣变为了罪人，他回想起自己上一次处在万众瞩目位置时的时光，恍如隔世的感觉让他的心绪从迷茫走到了绝望。好在后来荒诞的闹剧终于结束，躁动的人们回归本分，社会重新运转正常起来，只是此时有心人发现老K家的田园早已破废，人去楼空，无人问津。似乎没有人说得清楚老K何时离开的，又是去了哪里。

笔者是30多年后才听到的这段小城故事，经前辈指点我去找寻老人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那里早已从一片瓦砾变成了一间庞大的仓库。整座小城早已没人再谈论他，年老的人们也将他的故事留在心里懒于讲述。后来年轻的一代也渐渐成长，他们把日夜经过的大桥，仅

仅看成是一块块巨石堆积起来的建筑而已。好在桥这几十年一直连接着大河两岸，用不可替代的功能维持着一个小城最基本的运转。我从幼儿园记事开始，就日日往返桥上，十余载如一日，早已习惯了它的模样，也习惯了触摸桥身石栏杆的质感，习惯了它与水面的距离，还包括从河底仰望那弯弯的桥拱，有种仰视巨人的感觉，桥像是一位亲近的长辈，承载着我们一路前行。直到后来一场大地震的到来，桥才遇到了自己生平第二次正式考验，但它却仍然稳如泰山。

事情的戏剧性往往让人苦笑而又辛酸。大震平复后，百废待举。国家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决定拆老桥建新桥。我知道有许多上了年纪的本土人士泪眼婆娑，我理解他们的情感，一场凶猛的洪水没有将它冲垮，一场强烈的地震亦没有将它撼动，到头来为了小城的发展，几包炸药就要让它灰飞烟灭。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必定旧貌换新颜，新修的大桥听说有十七八米宽，还加装了时尚的路灯，样子很漂亮。我不能以个人情感草率评价大政方针，但我能肯定小城的老百姓中没有人怀疑过曾经大桥的建造水准，也没有人会对大桥的承载能力产生质疑。大桥拆除的那天爆破声巨响，机器轰鸣，河边人山人海，人们指指点点……几十年过去了，吾乡的河床干涸了不少，水流不再那么湍急了，这更方便于作业，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但却再也寻不见那份壮阔。我忽然想起南斯拉夫的经典影片《桥》，当然也想起了老K，也许他早已不在人世，早已在等着自己建的桥去陪他。是啊，年长的人总说这桥就跟自己娃儿一样，拆掉了如同身上掉块肉，无奈拆了也就拆了，但青山依旧，绿水常流，故乡的明天只会更美好。这世间原本无一成不变的物质，只有永恒的精神。无论走到哪里，记忆在，乡愁便在，归宿便在。



站在青衣江畔（外二首）

□ 沙 辉

没有大渡河那么急躁的脾气
没有岷江那么沉稳的性格
也没有金沙江那么闪闪发光的名号
青衣江，青衣江
听到这名字
就让人联想到流经门口
供人洗衣纳凉的小桥流水

没有轰然巨响的先声夺人
没有铺垫没有众河簇拥
就像关中平原上的那条渭河
曾经一不小心出现在我眼前
一不留神
你就出现在了身旁

头枕邛崃山脉巴朗山与夹金山
之间的蜀西营
那是一个高枕头
海拔近五千米

一开始你也很调皮
蹦蹦跳跳
上游三十余公里落差超过两千米
遇见雅女
你便早熟地学会了养成
文文静静的雅士风度

大渡河岷江也都头枕高处
只是一经起来
便跳水一般一头向东扎去
青衣江是大渡河的兄弟
大渡河是岷江的兄弟
他们毕生的追求，就是从海拔五千米的
世界屋脊
牵手一头扎进零海拔的东海
青衣江、大渡河、岷江都是长江的孩子
她们都曾一头拱进长江母亲温暖的怀抱

青衣江由高处向低处，从西往东

大渡河由高处向低处，从西往东
 岷江由高处向低处
 从西往东
 岷江的孪生兄弟金沙江
 和她们的兄长长江，她们兄长长江的邻居
 黄河
 急急向东
 一刻不停向东
 千江向东，万河向东
 像伸开手掌时的手指
 一路向东，由青涩、莽撞，而静水深流
 直至寻得归宿修成正果

迁徙的河流

谈到祖先，就应该谈到迁徙
 就像谈到河流，就要谈到河水从来不在
 同一个地方停驻
 那么多年了啊，我的祖先们，你们当年的
 四处流荡（甚至是流离失所）、迁徙就
 像夏天的初雨
 汇成水流，四散开来，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
 山头
 从一个山谷到另一个山谷。你们四处流荡
 你们不断地迁徙
 就像水流在四散流荡
 ——寻找家园

多少年了啊，我的祖先们，你们像夏天的
 初雨
 汇成水流四散流荡寻找家园的同时，你们
 在时间的
 长河，流成了一条条清晰的迁徙路线，构成了一
 幅幅
 清晰的迁徙图。——如今回头看，你们一

群群地迁徙
 多像一条条在大地上四处寻找归宿的水流而
 你们本身
 也流成了迁徙的河，时间的河，历史的河

 而如今，虽然早已找到了家园，你的子孙们
 依然在迁徙，依然在流动，从一个地方，
 到另一个地方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我乡到他乡
 从熟悉的地方，到陌生的地方……人群
 从来就是迁徙的河流；人类，它的别名
 就叫迁徙
 ——因此，他乡即我乡，无一处不
 吾乡。——试想
 我们谁人不是祖先的后代？

风永远是故乡的使者

风永远是故乡的使者，在山岗
 在楼厦，在河谷

风永远是故乡的使者，不管是徐徐微风
 还是呼呼狂风，不管是热热的风还是冷冷
 的风

风永远是故乡的使者，不管是当年幼时的
 我站在山岗的时候吹来的风
 还是如今的我坐在高楼大厦上玻璃外面的
 风和行走在宽阔的马路上时的风

在风的声音里，永远携带着故乡的消息
 在风墨绿色的面孔里，永远有着故乡墨绿
 色的面孔和祖先们墨绿色的面孔



行走雅安（组诗）

□ 范建华

观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一些人的名字
写在一面旗帜上
端庄、耀眼
像三月灿烂的桃花
一滴滴殷红的鲜血
从上面掉落

这些红色并不简单
总是被史书
反复提及

在雅安炽热的天空下
在奔腾的大渡河边
我们记住了那些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他们为我们引路
为后人掌灯

他们把风骨和斗志
用汉字的一撇一捺
一横一竖
写进自己的血液
告诉后人
英雄，从来都是江山的缔造者和
拥有者

青衣江

循着两岸渐次明亮的
渔火
我们找到了宝兴、巴朗山和夹金山
云朵里飘落下来的
片片雪花
找到了荒凉、寒冷

荣耀与生命的预言
找到了我们的父母、兄弟
以及一个传奇故事的
前世今生

我们站在青衣江边
和一湾流水交谈
和一尾鱼交谈
云淡风清
远处走来的
是河谷、水草、粮食
以及逐渐明亮的
城市灯盏

碧峰峡

是千年飞逝的时光
点亮了碧峰峡
让它的一草一木
一生一世
都那么柔顺、从容与博大

阳光雨露孕育了
石笋竹笋
飞瀑流泉
孕育了一只大熊猫的心智与
人间预言

在碧峰峡
我们渐渐学会了
隐忍、逃离、接纳
学会了与人间所有的美好
朝夕相处
学会了读懂这个世界
润物无声或旷世风流

二郎山

七十多年前
一支队伍吆喝着未来
吆喝着人生的豪迈
在窒息的空气中
把寒冷紧紧攥牢
让石夯、铁锹
绽放出的绚烂
如今已开成
耀眼的山丹、龙胆与
雪莲

上山的小径不见了
一丛丛野草不见了
宽敞的大道
早已走进村寨安静的
夜晚

唯有那一顶顶军帽
还留在山巅
与耀眼的飞雪
相互凝视，相互辉映

上里古镇

把石头刻进木头
把木头刻进石头
再来点雅雨
就有了上里古镇
和古镇一间间铺面
一个个鲜活的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就有了米粮、炭火
炊烟
就有了顺河抄手、拳头粉
大肉挞挞面
还有麻辣烫、土豆饼
豆花饭

甚至
连雅安的鱼
也一条条鲜活起来

龙苍沟

浓雾和密林
埋藏的奥秘永远无法破解
除非你深入沟底
深入龙苍沟的心跳

附近

看它并不苍老的面容
渐渐被自己的身世
掩埋
看它如何把太阳
抱在怀里
和一只有戾气的小熊猫
还有驴友丢弃的帐篷
遮阳伞
一起沉入那条清凉的
沟渠

蒙顶茶

一座山的
神韵和气质
全都在一片卷曲的绿叶中
呈现
即使是一滴雨露
也会伴随它的舞蹈
不断闪亮

蒙顶茶
吐纳着芬芳
让一杯水更雅致、清澈
它缓缓游走的地方
会变得郁郁葱葱
甚至
它耳聪目明
每时每刻都能听见采茶的人
在唱山歌

孟获城

几块乱石
在阴郁的天空下
垒起了一座苍凉的古城

一本史书
把一段故事叙述得
井井有条
意趣横生

擒和纵
只是谋略的一部分
与武器无关
后人从中读出的
只有“攻心”二字

与冬书（外二首）

□ 龙玉波

就让冬天更冷一些吧
让鱼虫蛰伏，草木沉睡
让飞雪漫过旷野，村庄与河流

整整一个季节，我都在怀念
怀念晶莹的飞雪，剔透的寒冰
甚至浮云，柳絮，海盐……

暖冬。荒谬的暖意像一场盛大的山火
许多声音仍然停留在喉头
失语者众多，理由源于那些可笑的鱼骨

苇丛

残冬迟疑不决，苇丛中

迷途的蝴蝶经不起微微北风

流水曾经，触碰过迟钝的刀锋
远去的葱郁，苍茫……
苍茫的大地在凝望谁的伤口？

河畔

流水在阅读，岩石坚硬冰凉的叙事
河面上泛起波光，阳光投射更多的暖意
她们一再提及，红嘴鸥是午后的浪漫

一座城市的浪漫，仿佛岁月也会放缓脚步
这里不是红嘴鸥的故乡，她们避而不谈

珙桐林的白鸽（外一首）

□ 白兰裳

每一天都适合飞翔
向着更高更远的天空
只有五月
这片珙桐林栖满白鸽
感受温柔的风细细的雨草木的香
不被风儿、云儿、线儿牵着的振翅
有自己的方向
不被花儿、草儿、根儿束缚的休憩
有自己的节奏
珙桐林的白鸽
孕育着十万颗种子
零落并非成泥
要长成参天大树

乌木

被埋葬的瞬间
是窒息是绝望是奔涌而出的倔强
自由呼吸在蓝天白云下
是遥不可及的从前
现在只有冰冷、黑暗、重压
叶子腐烂了
细枝细桠折断了
粗壮的干以千年的等待
搏一次被发现
千千万万刀的雕琢
不疼
要以人的模样温暖人间

树叶落下（外一首）

□ 张乃月

晚秋，公园里的银杏叶
纷纷逃离树梢
亲人的离世，恰如叶与枝的诀别
唤起切肤的痛感，难以言说

幻想，能够穿越季节
用无形丝线，将树叶与树枝重新连缀
就像穿越时空。那年同样是冬天
老家的屋子里
外婆耐心地教幼小的我如何握笔
就像果农，一遍又一遍
轻轻分开过于密集的花朵
只为果实茁壮成长

如今，树叶再已无法重回枝丫
人生就像开动的火车，一路前行

未抵达终点，决然无法掉头

寂 寞

银杏树悄然染上了浅黄
飘零在风里
为大地覆盖上更厚实的毯子
踱步在茶园的林间小径上
喧嚣的车水马龙顿时化作虫鸣鸟叫
时光从指尖的缝隙中溜走
恍惚之间，又来到一年年末
鸟鸣落在空荡的枝条上
点缀了冬的寂寞

身上的叶子不慎掉落
只有苏醒的石头
在你我告别的黄昏
怀抱着一枚滞留的残阳

雅安记忆（组诗）

□ 钟 义

青衣江的邮戳

雨滴在瓦楞上敲打着摩尔斯电码
它把信息传递给遥远的太平洋
今日之雅雨正以每秒五厘米的速度告别苍穹
把青石板捶打出古韵，使潮湿的皱纹不断
涌向盛唐
油纸伞在巷口，宛如移动的菌菇绽放，
苔藓正静静解读着屋檐与天空的契约
那属于它们的契约，同样也属于我
逝者如斯，子在川上曰

藏茶辞典

马帮铜铃在县志里氧化成斑驳绿锈
茶饼的年轮裹藏着高原的咳嗽声
似要把时间震碎
紫铜壶炖煮着月光与大雪
在二十四节气里悠然巡游，仿若一个偷吃
月亮的小孩儿
舌尖泛起海拔两千四百米的巨浪
我的味蕾，在藏茶这册辞典里

悄然被淹没

熊猫叙事

竹影于视网膜上烙下黑白聚焦的底片
使得每一次出行都变得神圣而欢愉
古老的密码蜷缩成毛绒的修辞
把黑白再放大些，我也是阴阳的一部分
红外相机在雾气中捕获我的慢动作
是的，我只需要移动一点点
就可以把整个地球逗笑
我是可爱的，优雅的，顽皮的
你只需要瞧瞧我的掌纹
就能编织出全新的诺亚方舟

三雅变奏曲

雨线细密，仿若在精心缝合着山峦的呼吸
鱼骨隐匿于岩层深处，波动为化石的底色
打伞的女子，身姿婀娜，缓缓迈过廊桥
只轻轻一瞥
那月光般的回眸
早已照彻整座城池



飞仙关，你是一本厚重的史籍

□ 周晓萍

你曾是一片汪洋
雄关耸入云天
仙人难逾彼岸
从远古的尧舜起笔
托举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大禹治水，刀砍斧劈
凿出峻峭雄伟的多功峡
才有了改堵为疏
和夷底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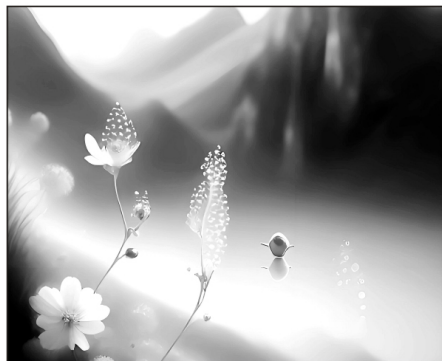
你是一个不倦的舞者
如果打一束追光，回放
万刃绝壁是你
冷峻的脸颊
深绿的青衣江
一如你柔软的腰身
逶迤的山岭作你演出的舞台背景
你踩着轻柔曼妙的节拍
舞出万种风情

你如一棵精致的微盆景
南方丝绸之路，进藏咽喉
汉文化的遗迹
历史和人文的枝丫
在这里碰撞，交汇

数不清的烽火战乱，悍匪横行
令你饱经沧桑，伤痕累累
关口的二郎神庙，曾偷听到你
暗夜呻吟

你就是一方红色的土地
茶马古道浸着先烈的热血
上关口的石墙，刻着红军长征的标语
姚家大院的马棚
是长征的战马嘶鸣
茶马互市的石板路上
有豆花饭的香味
背着茶包的汉子不时撩起衣襟，拭去
一脸风尘

你更是一本厚重的史籍
字里行间中，记载着日月轮换
民众解放时的欢呼
康藏公路钢索桥通车的典礼
川藏铁路大桥的巨无霸桥墩
华能电站以及两岸灾后重建的新宅
都是你涅槃重生的新妆
飞仙关，你想告诉世人
你成长脚步，从未停歇



九月清晨（外二首）

□郁 绵

她听见雨季，炎热抚触身体
醒来，栀子烫得心惊
梦中燃着未读完的信。她松手
香气洗净晦暗意群
洁白馥郁，如新生般

她不是嘹亮的爱人
时常漫游，随孤独在夜晚巡行
白日，想象为美引领
或期许决然的冷冽，昏昧中
幻化曾令露水碎骨的松枝

她也懂得修剪残梢，饮水后
读诗，静坐，数腕上的脉搏
平稳如远去的雷声。她想
爱，是一枚苦涩、珍贵的脏器
从不轻易与谁相连

蓝蝴蝶

新鲜的痛吻上眉梢，鳞翅状
刀刃滚过发尾。秋已过半
蝴蝶死于心碎

灯花彻夜修剪，剔一双
趋向透明的黑。靠近意味灼伤

泠泠寒潮，身后无路可退

献出骨血的蓝，抵挡
昨日尘蛻。且以此身
解缚爱的自赎，绝望里翩然低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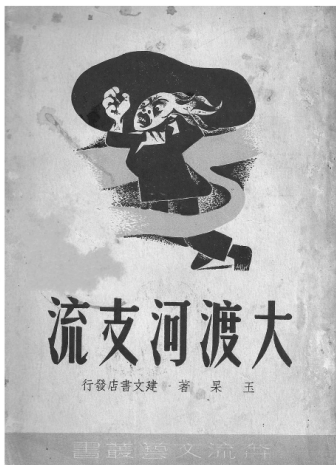
立 夏

去谈论那些让我们受伤的事物
比如，一只燕子离巢的兀然
在母亲生日的赞歌里，我祝福着
迟来的夏天。祝福着
遗憾缺席的童年
没有比铅制的心更容易
融化的温柔。日记本的尾段缀满
要与春日一同长辞的愿望
幸好那天夜里，天台上
他以言语为我编就指环
即便因匮乏而羞惭，也不必捂上眼睛
拒绝观看，神明在长久滑行后
停歇于屋顶的瞬间
因其宏大、难言的美
鸟雀都蹑脚行走，闭口不言
最亲爱的，无论爱与不爱
夏天来了。我们把封闭的心
又像重瓣百合一样，逐层展开

澎湃在大渡河支流里的命运悲歌

——再读玉杲长篇叙事诗《大渡河支流》后有感

□王尧江



◎大渡河支流 玉杲 著

长篇叙事诗《大渡河支流》是芦山籍作家玉杲的代表作，创作于1944年。曾被冯雪峰认为是有着惊心动魄力量的“史诗”。诗人玉杲以家乡大渡河支流——青衣江上游的湄河河畔为现场，用二千余行长诗叙述了一个地主家庭的悲剧故事，也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社会病理解剖，将封建剥削制度与宗法伦理蚀透的溃烂肌肤和礼教面具下爬满蛆虫的人性欲望暴露在读者的面前。那远隔时空传来的呻吟、悲恸、呐喊，仍让人同情、震惊与愤怒……

在玉杲的笔下，湄河是一条血色的河流，唱着低沉、古旧又苦涩的歌。这条河每一次涨落都裹挟着肮脏的泥沙：“罌粟花开了又谢了/烟桃子长得肥肥的”，罪恶经济随自然时序伴生；烟会场景的狂欢式书写，将乡村异化为巨大的欲望容器——烟灯照亮了瘾客的世界，赌徒们“眼睛发红忘记昼夜”，袍哥们在古寺里“用钢刀吃咒”，连空气都漂浮着“煤黑的烟土”颗粒。这是一个人性堕落、令人绝望、充满霉腐味的病态小社会。

地主山耳的宅院如同微型王国。东仓西仓堆满佃

农的血汗，楠木签押桌见证着高利贷契约的签订，而菜园古井旁女眷们的私语，则是封建性别秩序隐秘的注脚。女儿琼枝在出嫁前夜听见“许多双手摸着麻将纸牌骰子”，这暗示着她的婚姻已然被物化为父亲巴结乡长胡玉廷的筹码。

“山耳”是一个集经济剥削、精神控制于一体的封建地主典型。这个“塌鼻子生在肥大隆起的脸上”的刻薄鬼，他一方面道貌岸然，却又下流无耻地奸污儿媳妇，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家族体面残忍地勒死坏了门风的女儿，暴露了其极端的虚伪和冷血。这个微型王国里，女性群像的破碎、毁灭让人无比地痛心与悲愤！琼枝的私生子被婆婆活活摔死，她又遭父亲毒打，陷入绝望最后被逼成了疯子，“血糊着脸在田野哭喊”，发出了被封建礼教活祭的悲鸣。在苦难深渊里挣扎的，还有那守了活寡又被公公山耳奸污的儿媳妇，既要忍受被“爬灰”的侮辱，还要忍受周遭的冷嘲热讽，最终也变得疯疯癫癫。张嫂是个“偷汉子的女人”，她的逃亡史撕开了贞节牌坊的虚伪，其注定最终“低头走进另一个囚笼”的结局，成为了底层女性苦难者的血色隐喻。

作为一首现代叙事长诗，玉杲将具有地域特色的川西民歌的复沓节奏与蒙太奇手法熔铸一体。街口两个人的谈话，琼枝投井前的独白和耳听目睹父亲的丑行，那像电影长镜头般缓缓扫过赌场、烟馆、佛寺构成的烟会场景，加之方言俚语与诗歌语言的交织，顿觉地气升腾，让叙事的在场感更加强烈。当二儿子光宗的叛逆书信以文白夹杂体出现时，新旧语言的碰撞暗示着意识形态的更迭。而“老子爬灰/女儿偷人”的童

谣，彻底撕下了封建礼教和宗法伦理神圣的遮羞布。

玉杲悲愤地用血泪控诉了旧封建体制的剥削与宗法伦理，诗歌情景笼罩着一种没有光亮的窒息感。农民如“土洞里的耗子”苟活，脚夫“逼近了年关/剩一身精光”，然福的母亲冒着雪“乞求几块木板/埋葬那辛勤一世/在严冬里倒在地下的农人”，“败门风”的琼枝被埋进荒山荆棘丛里的新坟，张嫂的眼泪终将“凝成坟前白霜”……冬天的湄河哑了！这种绝望美学令人颤栗。

但黑暗最浓处恰是黎明前兆。当琼枝发出“孩子，妈跟你死”的哭喊惊醒赌徒酒鬼：“一切老的/朽的都死光吧！”光宗的叛逆信犹如一道电光。“湄河哑了”，须有“惊雷”“闪电”唤醒这片沉默的土地，作者用看似缺席的在场暗示了历史的必然性。

玉杲用诗人的敏锐与革命者的冷峻，在血色湄河中淘洗出旧中国乡土社会残酷的真相，谱写了一曲苦涩悲凉的社会学之歌。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再读《大渡河支流》，依然能感受到其作品中奔涌拍击的痛感！

（玉杲：1919年5月3日—1992年8月1日，本名余念。四川芦山人。中共党员。1946年毕业于重庆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学系。历任延安边区米脂中学、延安大学教师，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教师、教研室主任，西北文联专业创作员，《延河》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编审。陕西作协第二、三届理事及第三届主席团委员，驻会作家，陕西省第五届政协委员。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叙事长诗《大渡河支流》《起点》《人民的村落》《向前面去》，诗选集《红尘记》《飞鹰》等。）

色彩的边际

——刘明华油画作品浅议

□叶宗明

人类与生俱来就具备观察与摹仿的能力，绘画长期担任着模仿现实的角色。经几千年的时光洗礼，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照相术，摄影的诞生撼动了绘画的纪实功能，近现代画家便开启了对于新绘画风格的探索，这就出现了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观念艺术、影像艺术……以理性传统为根基的古典艺术被颠覆，曾经的经典被冷落。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涌现，让一批批文艺家们几近畅快地宣泄情绪到了疯狂的地步。源于对传统观念和传统艺术形式的挑战与颠覆，现代主义艺术强调自由探索、反叛与挑战、多样化、观念性和实验性等特征，重视人性解放和个人的创造性。受到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绘画出现了崭新的色彩组合、几何状的画面分割等形式。总的来说，画家都不能仅仅止步于再现性的写实绘画，而必须有创新艺术形式的的能力。

把刘明华老师的作品放在绘画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看，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照样是一朵晶莹剔透的浪花。刘明华老师如今已创作了近千幅的作品，但他的作品依旧变幻无穷，他永远不会满足于重复自己业已成功的绘画模式，总是以旺盛的创造力不断地给予我们惊喜，他的十八般武艺还有啥没亮出来？通观刘老师2024年的作品，在他那充满想象的脑海里，色彩的风帆正漂荡在辽阔的艺术之海，他以手中的画笔、画布、颜料酝酿着一场场的自我超越。他那挥画笔的手像施展了魔法般不由自主地飞动着、飞动着……一个精神饱满、情感丰富的魔影，在这柔美朦胧而深幽的幻想世界里，寻找他的梦中“情人”，他希望找到谁？找到了吗？还是没有找到？我们在期待，或者是在等待，有可能是徒劳的，或许急匆匆的，东突西碰的，也或者是优哉游哉的。但他却是执着的、自信的。2025年他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更纯粹、更具精神性，正如康定斯基所说：“艺术家的作品必须是主观的，必须是富有想象的，必须让思想与精神



◎茶乡(油画) 刘明华

裸露在观众面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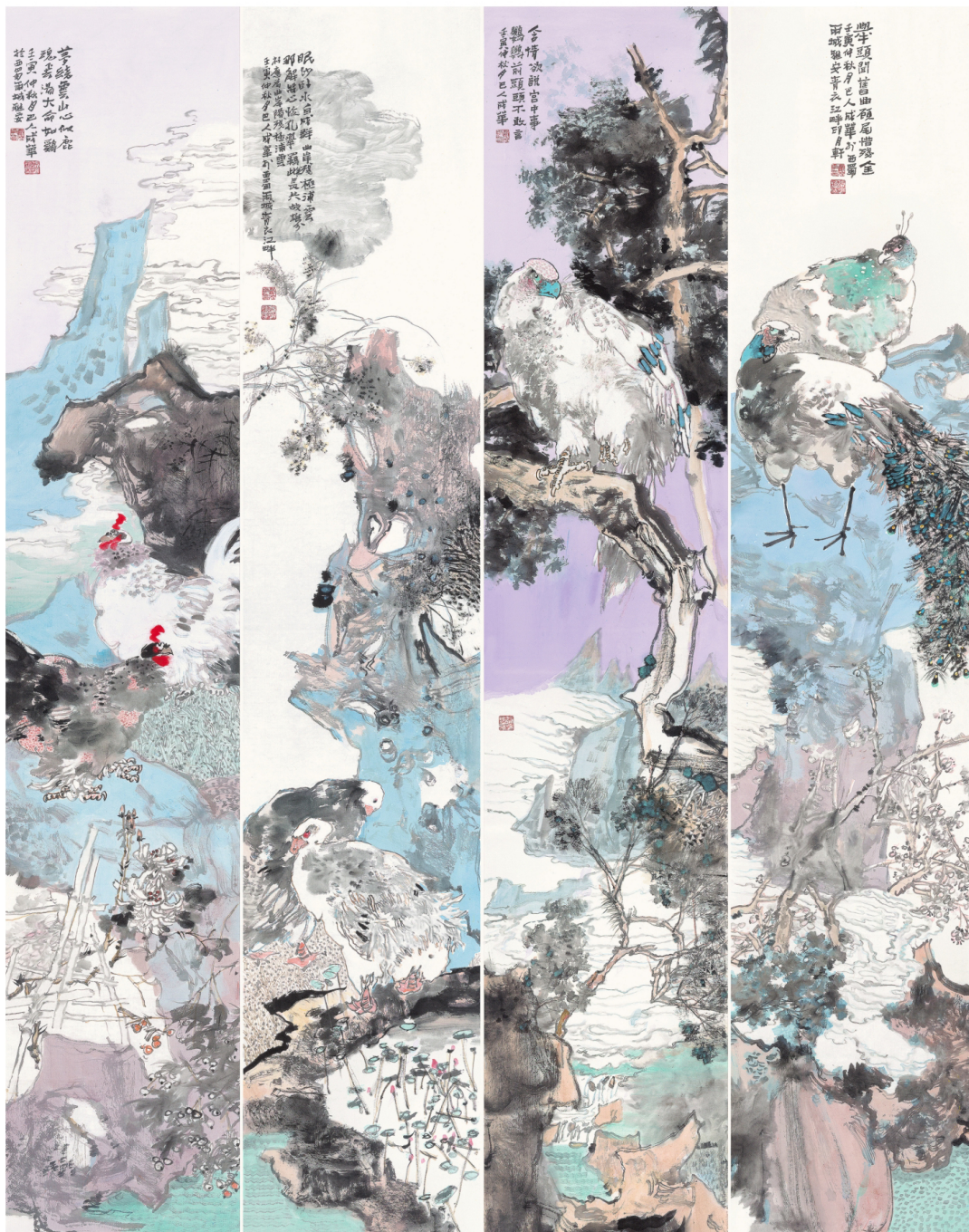
当你面对刘明华老的绘画作品时，你会明显地感知到画面形成了一个场域，音乐在其间流动，块面与线条在合奏，仿佛在聆听着一场乡村音乐会，悠缓、轻松、自然；画面上的山林、村舍、流云、草地、溪流仿佛扭动着身姿，跟随作者在温柔的和风中荡漾。除特别关注画面的音乐律动感外，他还重视诗意的“述说”方式。他把风景当作童话背景，讲述着自己孩提时的回忆；画面中那被弱化的孤独身影，正隐喻着他青年时代的彷徨无助；那地上乱蓬蓬的杂草，似乎讲述着那天不怕地不怕的荒唐年代；那细流、那小路，也正是他回归的心声在洒满阳光的草坪间，轻轻地、怯怯地怀揣着幻想信步走来，走向那深邃而神秘的小屋；那一抹浓厚的白色在天空划过，这是标识，这是签名，是神示，是灵异，是夜的一丝光亮照着不知方向的行人。不能停步，不能懒惰，不能让光亮泯灭，不能让绚烂失色。即使头顶炎炎骄阳，饱经风霜雪雨，也要时刻在路上。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刘明华老师打破惯常的秋日悲凉印象，他画笔下的秋日别有一番生机，似乎“冬日暖阳倏忽去，留下余温更迷人”更符合其基调。谁在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刘明华画笔下的黄昏更深沉、浓郁、厚重，随着黄昏的落幕，薄薄的暮月即将登场，又将迎来一个绝美夜晚的到来，可谓“黄昏如画情未尽，美景佳辰入梦多”。

艺术有边际吗？色彩有边际吗？刘明华用他的作品回答了我们。

美术
作品

选登欣赏



野山(国画)
戴成华



返景入深林(油画)
周登文



希望的田野(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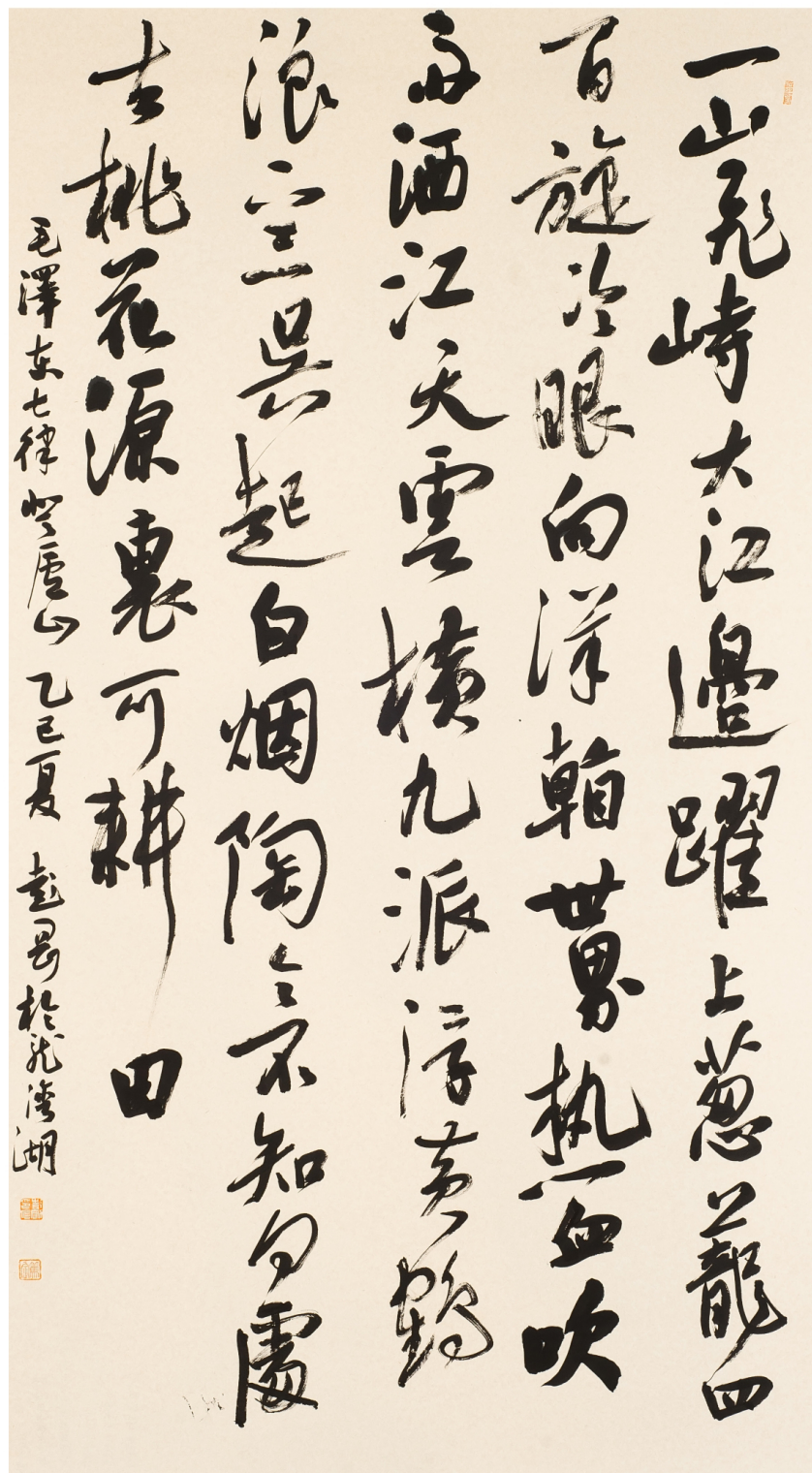
钱若娟



醉了秋风(油画)
钱若愚



选登欣赏



毛泽东《七律·登庐山》(行草)
彭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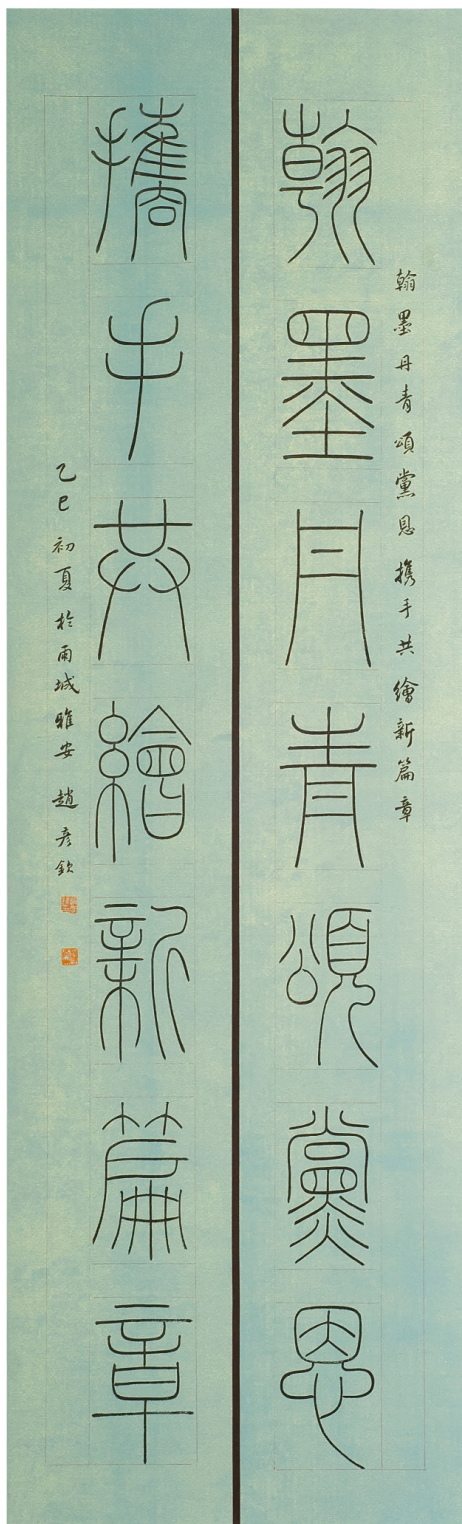
舉世聞名長征路南征北戰紅旗舞赤膽忠心天
 下聞驚心動魄景情抒四渡赤水出奇兵將士出征如
 猛虎主席用兵真如神調虎離山金沙渡山湍急泥火
 渡河奪渡機敵顯英武瀘定橋險河水橫殊死搏陣敵
 命呼岷山終年千里雪翻越雪山萬般苦茫茫草原無邊
 際泥濘泥潭難行步鐵流兩萬五千里革命史上奇迹書
 縱橫大地十四省信念之旗照征途三軍會師會寧城英
 雄重慶互傾訴中華神州齊歡喜長征精神繪宏圖

右丁萬紅先生長征頌
 丁萬紅
 田昭敏
 田昭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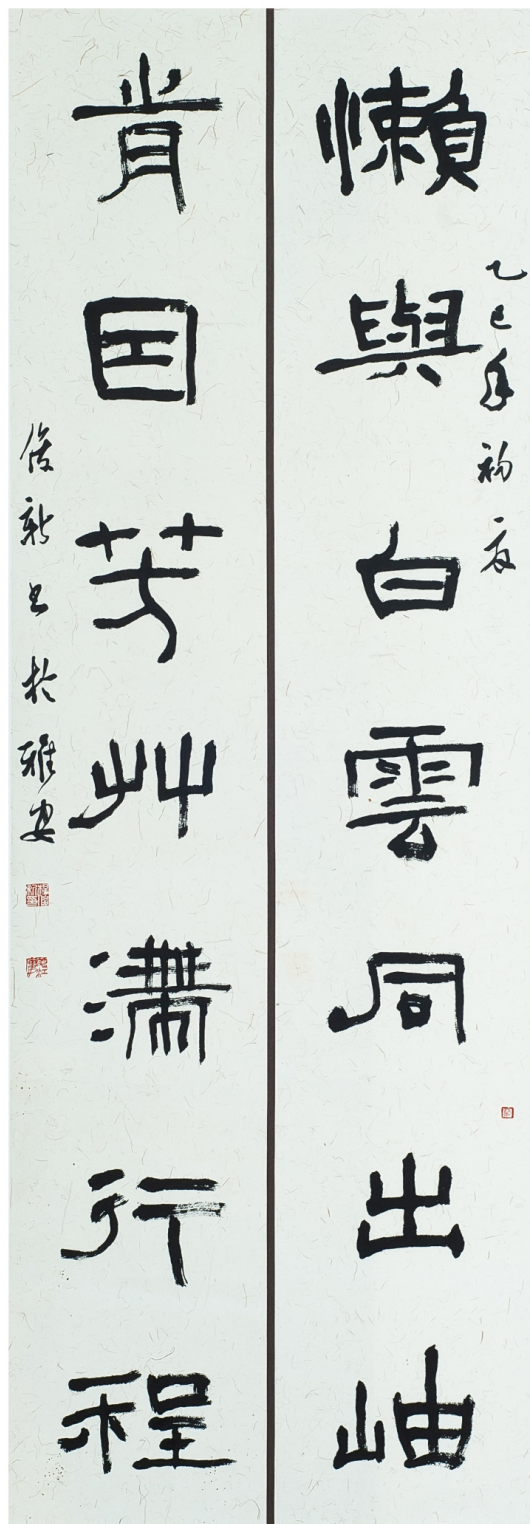
丁万红《长征颂》(楷书)
 田昭敏



《烽烟盛世》联(楷书)
刘 滄



《翰墨携手》联(篆书)
赵彦钦



《懒与肯因》联(隶书)
杨俊新



| 选登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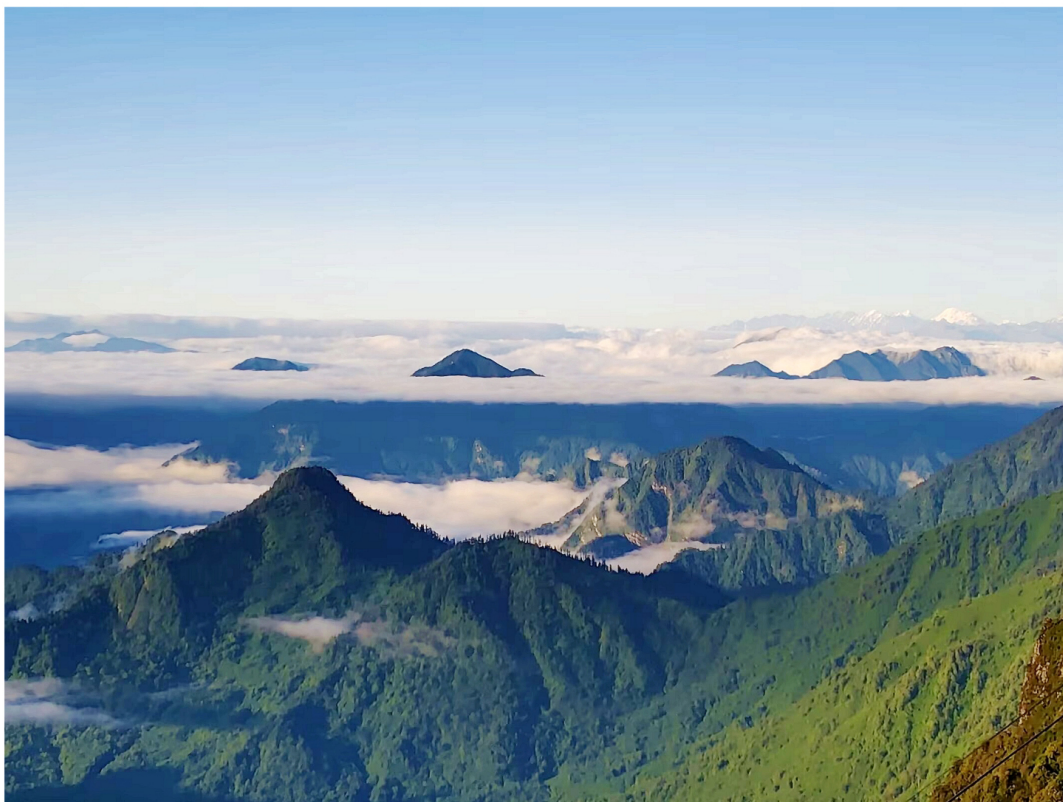
| 藏乡之路(摄影)
彭琳



长征万里险 最忆夹金山(摄影)
杨 涛



围塔漏斗风光(摄影)
李年龙



在喇叭河山巅往西远眺(摄影)
杨芳斌

雅安4件作品入选省文联2024年度“百家推优”工程



2025年7月28日晚，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指导，四川省文联、中共宜宾市委宣传部主办，宜宾市文联、《现代艺术》杂志社承办，省级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24年度“百家推优”工程发布惠民演出在宜宾市举行。

四川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向友国；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主席韩梅；四川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平志英；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剧协主席、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宜宾市委副书记、市长廖文彬；以及来自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有关同志，四川省文联党组成员、四川省文联主席团成员，四川省文联机关处室、省级各文艺家协会及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同志，重庆市文联及重

庆市各县区文联有关负责同志，宜宾市四大班子分管领导，宜宾市文联名誉主席，四川省各市州文联主要负责同志，四川省文联2024年度“百家推优”工程入选作品主创艺术家代表，四川省各市州文艺创作骨干代表，四川省文联“文艺两新”组织代表，四川省文艺期刊联合会代表，文艺媒体代表等莅临演出现场。活动现场表彰了2024年度100件优秀原创文艺作品，其中由雅安市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书法作品《苏轼题跋选》、摄影作品《这山那山茶农的金山》、音乐剧作品《熊猫归来》以及电影作品《熊猫计划》4件作品入选。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活动，市文联秘书长、市书协主席王堂兵作为入选作者代表参加发布会并赴高县开展文艺惠民活动。

《雪山丰碑1935——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连环画首发仪式在成都举行

2025年6月14日，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革命文化、传统文化，宣传推介宝兴优质文旅资源，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广体旅局、雅安市文联和宝兴县政府联合举办的《雪山丰碑1935——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连环画首发暨新书新品推介活动在成都高新区文轩Books举行。四川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余波，四川省文联组联处二级调研员张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宝兴县委书记王惠明，宝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丹，宝兴县委副书记县长岳国锐等参加活动。

首发环节重点推介了《雪山丰碑1935——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连环

画。该书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巫成金等知名艺术家联合创作，以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手法，生动还原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艰辛历程。书中通过“军民鱼水情”“主席让马”“陈云出川”等场景，展现了红军战士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团结奋斗的精神。主创团队代表巫成金现场向宝兴县赠送了主题画作，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等学校师生代表获赠图书，标志着这部红色教材正式走进校园。

此次活动以纪念中央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90周年为契机，通过连环画首发、红色旅游线路推介、文创产品展示等形式，将历史记忆转化为时代动力，为弘扬长征精神、促进文旅融合提供了新范式。

市文联召开近期重点工作专题会议

2025年6月9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主持召开市文联重点工作专题会议。会议围绕大熊猫文化、雅茶文化主题文艺作品创作、2024年度重点文艺创作扶持和文艺作品及会员补贴申报等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省文联八届五次全委会会议精神，深入挖掘雅安地域文化精髓，在题材选择、思想开掘、形式表达等方面创新方式方法，彰显雅

安文艺力量。要做好重大题材规划牵引工作，充分发挥文艺创作扶持的引导激励作用，营造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的文艺创作环境。要引导文艺工作者，潜心创作主题文艺作品，推出一批具有雅安地域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推动雅安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雅安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的文艺力量。

市文联干部职工参加会议，并针对文联工作的意见建议进行了交流发言。

雅安市第三届书法小品展在汉源展出

2025年7月10日上午，由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指导，雅安市文化馆、汉源县委宣传部、汉源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雅安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清风雅韵——雅安市第三届书法小品展”在汉源县美术馆开展。

雅安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展览开幕。汉源县政协副主席耿俊杰，雅安市文化馆馆长苏亚萍参加开幕式。市文联秘书长、市书协主席王堂兵参加开幕式并致辞。汉源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曹欧，汉源县文联副主席李霞，市书协副主席杨俊新、王汉雄、田昭敏等参加开幕式。活动嘉宾为获奖、入展作者代表颁发了证书。开幕式由汉源县文联主席牟庆主持。

开幕式结束后，领导和嘉宾观看了

展览。王堂兵和市书协主席团成员一起对展出的作品进行了点评。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展览作品紧扣“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宣传教育活动雅安行活动主题，以红色文化与雅安地域特色文化为表现文本，很好地将传统文化与时代主题、地方特色文化相结合，引导市内外书法作者、爱好者创作了一批优秀主题书法作品，进一步促进雅安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创新。

此次展览共展出特邀、获奖和入展作品100余件。参展作品扎根古人传统、从经典中汲取养份，有的大气磅礴，气势恢宏；有的行云流水，浑然一体；有的精致典雅，自然天成，既是对雅安书法爱好者书写与创作水平的又一次集中检阅，也是为雅安文旅强市建设贡献书法艺术力量。

雅安、眉山两地首届青少年书画展在雨城展出

2025年6月1日，由四川省美术家协会、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市文化馆主办的“雅安市第十一届‘花儿朵朵 童心向党’少儿书画展在市文化馆展厅开展。

据悉，活动开展以来受到了雅安、眉山两地青少年书画爱好者的热烈响应，共收到投稿作品2300余件，涵盖书法、国画、水彩、素描等多种艺术形式。经过评委会严格评选后，共筛选出550件优秀作品在本次展览上展出。展

览作品题材涵盖有憨态可掬的熊猫乘坐高铁穿梭青山的萌趣画面，也有悬浮于云端的飞行城市等未来图景；既有对茶文化、川剧脸谱、中国最美汉阙等地域文化的生动演绎，也有以森林防火、消防安全为主题的公益创作。

此次展览以书画为桥梁，串联起雅安、眉山两地的文化脉动与少年儿童的奇思妙想，为观者呈现了一场充满童真与创造力的艺术盛宴。展览还先后在雅安市科学技术馆、雅安市文联展厅等场馆进行了巡回展出。

市书协举办会员专题培训班

2025年7月20日，市书协在市文联培训室举办2025年度骨干会员专题培训班。中国书协会员、省书协理事、泸州市书协主席李在兵应邀授课，市书协全市的50余名书法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探寻书法艺术的传承脉络。上午的专题讲座以“书法传统的发展历程及当代语境下对传统的认识”为核心，李在兵从甲骨文的契刻笔法切入，系统梳理了书法演进的关键节点。当天下午，李在兵为参加培训的学员逐一点评了近期书作。培训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获益匪浅，将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为后续研习提供了清晰的专业路径。

天全县文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2025年7月3日，天全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会议并致辞。天全县委副书记田景武参加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程梁主持会议并在闭幕式上讲话。天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遗，县政府副县长郑尚权，县政协副主席郑智力参加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天全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主席团成员及委员会委员。

雨城区文联举办新书分享会

2025年6月10日下午，由雨城区文联主办的“‘古韵新篇·诗香致远’——《唐代百首经典古诗抒情》新书分享会”在区图书馆举行，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

参加活动。会上，作家倪洪伟以《古韵新篇：诗词的发展与演变》为题，分享了创作心得，多位与会嘉宾从不同维度对诗集进行了深度点评。活动以唐代诗歌为纽带，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推动古典诗词与现代文化深度融合，吸引了多名文学爱好者、教育工作者及市民参与。主办方还向区政协委员代表、市图书馆、区图书馆及周公山镇学校赠送了《唐代百首经典古诗抒情》。

芦山、邛崃两地开展书画联展

2025年7月18日，“‘风云南丝路邛芦一家亲’——芦山、邛崃主题书画作品联展”在芦山县大川镇开展。市政协二级巡视员、市政协书画院院长高凯，邛崃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副主任李志，邛崃市文联副主席杨凯义参加活动，芦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国君参加活动并致辞。展览共展出作品100余件，其中既有邛崃创作者笔下的岷山灵秀，也有芦山艺术家勾勒的大川胜景。作品内容围绕两地的自然风光、历史脉络、红色记忆、熊猫文化等主题进行精心创作，活动为两地文艺交流搭建了平台，为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助力。

市书协7件作品入选省级展

2025年7月3日，“传承与创新·四川省第五届临书临印作品展”评审工作在成都举行。展览由省文联指导，省书协主办，共收到全省作者投稿5013件，通过评审委员会、监审委员会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经初评、复查审核、审读、复评、终评五轮严格评审，最终评出拟获优秀、拟入展作品共计230件，其中拟获优秀作品35件、拟入展作品195件。由雅安市书协会员王辉、李昊阳、刘滢、田昭敏、林萌、陈一博6名会员创作的7件作品拟入展本届临书临印展。该展览在成都首展，随后移展至遂宁市。据悉，本届展览投稿数量创历史新高、整体水平较上届上升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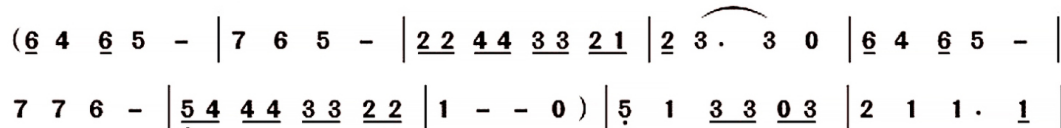
我亲亲的祖国

作词 田文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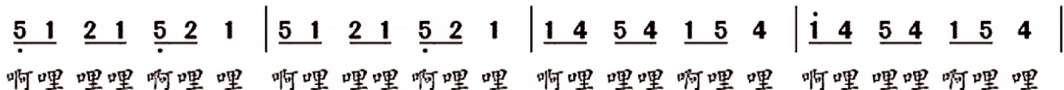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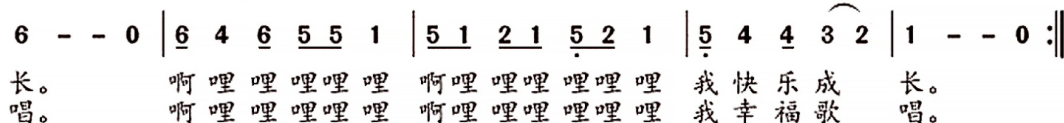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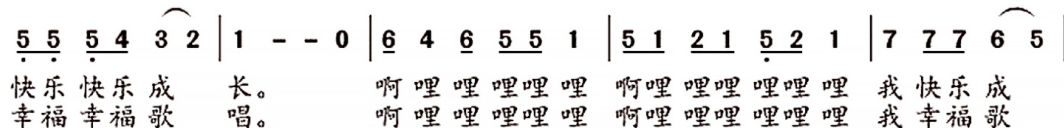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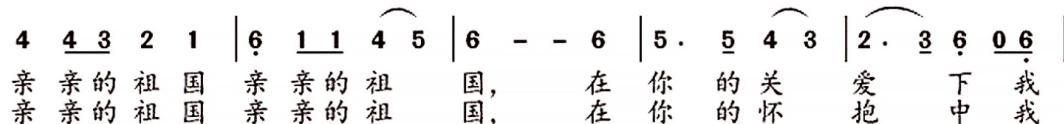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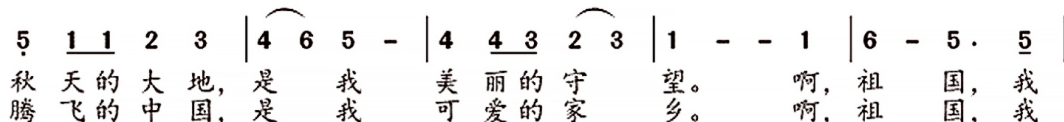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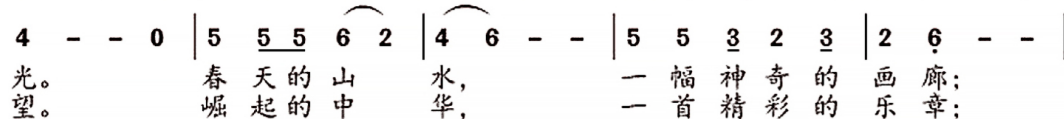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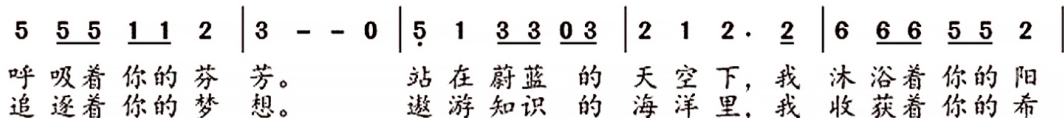
作曲 王聚宝

1=^bE $\frac{4}{4}$

幸福 美好地



生在花开的土地上，我
走在光明的大道上，我





静物(油画)
任海强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发送对象：全省各地市州文联，本地机关企
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文联各
直属协会会员，文艺爱好者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